

5 21



史軼宮白

史塔齡著 賈午譯
青年軍出版社印行

SE
MC
K8
1

MG
(K83).12) = 5
1

史軼宮白

著校上齡塔史
譯 午 賈



行印社版出軍年青



3 2285 1055 2

白宮軼史目錄

譯者序	(一一二)
插圖九幅	(一一九)
第一章 白宮——一九一四年	(一—一四)
第二章 威爾遜的求婚	(一四—二五)
第三章 威爾遜二屆當選	(二六—三七)
第四章 歐戰	(三七—五〇)
第五章 停戰	(五〇—五八)
第六章 巴黎	(五八—七四)
第七章 凡爾賽	(七四—九一)
第八章 威爾遜的悲劇	(九一—九九)
第九章 哈丁的蜜月	(九八—一〇七)

第十章	幻滅	(一〇七—一二二)
第十一章	總統之死	(一一二—一二〇)
第十二章	小個子	(一二〇—一二七)
第十三章	柯立芝時期	(一二七—一三三)
第十四章	總統下台	(一三三—一三八)
第十五章	胡佛——經濟凋敝	(一三九—一四六)
第十六章	難民羣	(一四六—一五二)
第十七章	羅斯福的新政	(一五二—一六一)

譯者序

世界各國的元首，要以美國總統的權力為最大，報酬為最豐，他兼負責任的行政責任，由美國全國人民以民主的方式選舉出來，其地位之尊崇與職務之繁重，更是不消說的。美國現在成了世界第一個強國，它的發達與進步不能不主要歸功於它開國以來歷屆總統的領導。人人都曉得白宮是美國的總統府；白宮的內情與美國歷屆總統的故事，是多少人想要曉得或讀到的呵！

美國歷屆總統當然都有他們的傳記或自傳，關於白宮的描寫一定也不乏其書，然而以在白宮內服務達三十年之久所親歷目觀的事情書寫出來，宣布給世人的，恐怕這本書還是第一次。

本書的著者史塔齡上校，由一九一四年被美國特務機關往白宮，負保護總統的責任，到一九四四年退休，離開白宮，恰有三十年的時間，歷經威爾遜，哈丁，柯立芝，胡佛，與羅斯福五任總統；因為他日常跟隨總統，幾乎形影不離，他對於每一任總統的觀察與認識，當然非常親切。

本書是史塔齡上校退休以後，根據他在白宮內所記的日記，給他母親的信件，以及他的記憶，口述給美國一位青年作家蘇格魯（現在美國「禮拜六文學評論」編輯），由蘇格魯筆記並編輯成書的。據蘇格魯在本書序文中所講，史塔齡上校是一個道地的「基督教的君子」，在外

表上是彬彬有禮，在待人上是汎愛衆而親仁，他的職位雖然不高，他的品格卻是極爲高尙的。本書出版於一九四六年春季，在美國風行一時，曾被選入「新書精華」(Omnibook)期刊，現在把它介紹給國人，除書中所記故事的逸趣以外，或可有助於國人對白宮及美國近代幾位總統的理解。

本書的淺譯，得到吾妻顏文彬女士的幫助不少，筆記之勞，全有賴於她。特附誌於此，以表示我的謝忱。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於金陵



校本著者史塔齡上校



(左)統總遜爾威與(中)者著書本



上場球夫爾高在統總丁哈與者著書本



統總芝立柯與者著書本

本書著者與柯立芝總統之一





本著者與胡佛總統

本書著者與羅斯福總統





本著書者在化裝舞會中扮華盛頓總統



史塔齡上校與蘇格魯合作撰寫書情形

第一章 白宮——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早，我走出聯合車站時，天氣寒冷而晴朗。我能聽到賣報童子^一在廣場那邊叫喊：我站在街車月台上，能看見政府機關之閃光的大理石沐浴在旭日之灰白的光明中。這不像是一個城市。這裏沒有聲音，沒有烟塵，沒有匆匆忙忙趕往上班的勞工。

我的一家旅館住下，給白宮特務隊副隊長穆蘭打電話。他在家裏——人人都好像在休假——告訴我於當日下午一時往白宮報到。我像煞有介事似的洗澡，把多年隨火車偵查匪類所積的泥垢擦掉。等我洗完以後，澡盆裏的水好像並不够髒，雖然我洗得已經夠乾淨的了。我的衣服也極為乾淨，但是我看了還是覺得有一點失望。往白宮去這一個念頭使我不曉得怎樣好。我去担任我的新工作，想同穿甲冑的武士一樣神采奕奕。走過維納旅館與財政部的時候，僥倖街上沒有行人。我同一隻獵犬吠一個望月一樣感覺緊張。

白宮好像同城內其它地方一樣沒有人蹤。沒有一個人^二在院內或在大門口。我由西北門進去，走到行政辦公室。門口沒有一個人，於是我進去，到了走廊，正面對面遇着莫非，是白宮特務隊的隊長，一個年近四十，短矮而堅實的人，鬚鬚剃得很光，外貌沉靜，看來頗有力氣。

「你是史塔齡，」他說。「歡迎你參加我們的工作。這是霍爾維，我們作先遣的人。」我同霍爾維握手，他是與我年齡大約相近的一個漂亮的人物。兩個人的眼睛都在端詳我，

像一把鋒利的剃刀剃一片柔軟的鬚鬚。這使我感覺不安，因為我曉得他們在尋找甚麼！我的面貌表現我的性格上有甚麼弱點。我在他人的面貌上查看他們有甚麼弱點，已不知有多少次了！

「請坐，」莫非說。「今天沒事作。白宮特務隊今天休假。老闆（指總統）不過來，但稍晚他或許乘汽車去遊行。」

我們騎在為來賓預備的安樂椅上，他倆告訴我一些我的職務的詳情。自麥金萊總統被刺以後，保護總統就成了特務的任務。

「你不是為總統工作，」莫非說明，「而是為財政部工作，按照國會的命令。所以他不能命令你離開，讓他自己走路。你千萬不能這樣作。他的安全是你的責任。」

「我們的辦法是給他以最高限度的保護，對他的私生活則儘可能不要妨礙。他若往白宮二樓他的住所去，我們便不同他去。但是從他下樓來到他再回到樓上去這一段時間，他是在我們的保護之下。」

「他若打高爾夫球，我們隨他去；他若去觀劇，我們也去觀劇；他若出城，我們與他一同走，霍爾維便先行去作準備。」

霍爾維開始告訴我準備總統出行一些煩瑣的手續。專車所行經的鐵路，每吋都要予以查看；損壞的地方修補起來，舊的枕木換上新的，轉轍的地方釘上柵欄並派警守衛，使人不得近前。車上的職員要經過特別挑選；車頭與車箱一再檢查，看有沒有機械上的毛病；乘車的每一個

人必須是持有證章的總統隨員，而特務人員必須見面就認得出他們。

總統若乘汽車行走，他所經過的道路，必須檢查有沒有損壞的地方，他若乘車經過擁擠的地方，必要實行特別的警戒。那時特務人員要注視沿路的人們與建築，眼中只注意有危險可能的姿式與動作。

總統一行若住旅館，便佔據整個一層樓，總統住在中間的房間，特務員住在兩邊的房間。總統一行專用一個電梯，非特別准許的人不得進入。其它電梯不得在包住的一層樓停留。旅館內所有的旅客要被檢查，尤其住在總統一行人所住一層之上下兩層的旅客。

我心裏感覺到的慌亂一定表現在面貌上了，因為霍爾維停下來微笑。

「這一切大多是例行公事，」他說，「但是過一些時候，你便習慣了。要記住的一件主要的事情，是無論甚麼事情發生，你所應唯一關懷的是總統。但是當他在人羣中走的時候，你可以把背向着他。危險不會從他來的。危險是從別的人來的——要你注意的便是這別的人。」

莫非揮一揮手，表示要我放心。

「慢慢你便感覺興趣了，」他說。「無論如何，不要因此煩惱。來，我領你看一看各辦公室。」

白宮的建築既不寬大，又不複雜。總統的辦公室，面對着我們在走廊坐的地方。它是在白宮的南邊，兩邊是他的祕書的辦公室。內閣室在東南隅。過了走廊的北邊是一個接待室及另一

間祕書的辦公室。過了這裏是通到外邊的一個門。總統使用這一個門，從白宮經由地下甬道或玫瑰花園走來。

我們回到走廊坐下。我開始曉得，二十多年當警官的經驗，對我目前的工作毫無裨益。一車黃金，放在那裏不會移動，不會被槍彈打傷。保護這樣一個東西同保護總統大不相同，因為一個總統的價值在他的智力與判斷——既不能看見又不能手摸的東西——他可以被一顆病菌殺死，而我站在旁邊，既無能為力，又不曉得原故。

「這個傢伙是甚麼樣子呢？」我問。「同他容易相處嗎？」

我對於威爾遜的認識很有限。我曉得他是一個南方人，一個蘇格蘭與愛爾蘭長老會的教徒，出生於沃基尼亞州司湯頓城牧師的家裏，長大於北加羅里拉州與喬治亞州，受教於沃基尼亞與普林斯頓大學，一生以來除過去四年都是當大學教授與大學校長——過去四年有兩年當新西綏州的州長，兩年當總統。

那麼他應當是一個相當嚴肅的人物，完全忠於他的職務而絕對清廉。我在甚麼地方讀到，他在年青時期會到李將軍，大概他曉得李將軍的名言，「責任是英文中一個最偉大的名詞。」

他應當相信智力是人類自身所能使用的最大的武器，愛則是上帝的恩賜。我自己是一個喀爾文派的教徒，所以我了解這一個觀點，但是我可以看出這使莫非莫名其妙，因為他是一個天

主教徒。他對於宗教的觀念，較爲輕忽，較爲神秘，他沒有告訴我，說威總統是一個信宗教的人。可是我曉得他一定是，所以當莫非講下邊一段話的時候，我便點頭微笑：

「他遵守時間，分秒不差；那一個人若在約會的時間遲到，他便不接見他。」

我想，我若是當了總統，我便要那樣做。總統的工作完全是勞心，他的遵守時間尤爲難能可貴。他認爲規律的精神寓於規律的身體，而規律的身體必定是按時而行。

「你的一部份的工作是儘量曉得他個人的習慣，」莫非繼續說。「在職務上我們應當這樣——這不是窺察他人的隱私，你無須那樣作的。而且，無論我們看見和聽到甚麼，永不傳給我們的圈子以外。特務工作之「秘密」部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所曉得的都要告訴你，你得到綫索，便可以自去學習。」

「比如，威夫人在今年秋天去世了。他想念她。他很寂寞。他的兩個女公子自他來到這裏已經結婚了——哲茜嫁給賽爾，依玲露嫁給財政部長麥克阿都——而另一個，瑪格利特，不大喜歡白宮裏邊的生活。她大部份時間在外邊。現在他的表妹博溫斯小姐與他作伴。她是由他母親養大的。」

「當然我們的職務不是給他作伴，並使他快樂。但是我們應當曉得他很寂寞，常常精神憂鬱。」

「他運動嗎？」我問。「他騎馬嗎？」

我的成年生活一向是寂寞的，既未結婚，又遠離家庭與朋友。我曉得克服寂寞的惟一方法是行動。

莫非大笑起來。

「他去年來這裏的時候，帶來他的自行車，希望在華府的街上騎乘，」他說。「不，他不騎馬。」

「他一定會騎，」我打斷話頭，「他是在南方長大的。」

「然而他不騎馬。他的醫生格雷遜——他是一個很可愛的小人物——堅持要他打高爾夫球。他不喜歡打，然而他每早八時半離此前往高爾夫球場。那就是說他在八點二十分走出前門，若輪到你值班，你最好在那裏等他。」

「他打得好嗎？」

「壞極了。格雷遜也是。」

一件令人不快樂的工作——在冬天早晨跟兩個壞高爾夫球手在狂風掃蕩的球場上。

「天若下雪便怎麼樣呢？」

「他還是打球。」

我應當曉得他還是要打球的。蘇格蘭愛爾蘭長老會教徒的訓練是如此。

天現在在下雪，輕輕的。電話響了。莫非接電話，說，「好啦，」於是掛起耳機。

「他要乘車去遊行，」他說。

「在雪中？」我問。

「當然，」莫菲說。「雪落得不大——可能隨時停止。」

我們穿上外衣出去。過了幾分鐘，兩部大敞篷汽車開來，第一部停在白宮前門的門簷下。霍爾維和我走到第二部車等候。我應當坐後座的左邊。莫菲前往第一部車。霍爾維給我介紹我們那一部車的司機菲特律。

威總統出來的時候，我大失所望。我本想他是戴着絲禮帽，穿着帶皮領的大衣。實際上他戴着一頂普通的灰色氈帽，穿着一件好像不合身的牛津式的灰外衣。除掉所有他的相片中所顯示的那尖鼻子與突出的下巴，我未能看出他的像貌上的特徵，同他在一起的那瘦小矮矮的年青女人，我當作博溫斯小姐。他倆上了汽車，威總統坐在右邊。莫菲在前面與司機坐在一起，司機的名字，霍爾維告訴我羅賓遜。

我們在一個相當距離後邊跟隨。霍爾維說，這路綫是一個通常走的路綫，時常由特務澈底檢查。

在我們驅車前進的時候，雪停止了。等我們回到白宮，天色已黑。我值班到十一點半，但是再沒有出其它的事情。

那年的聖誕節是在禮拜五，到禮拜一白宮內才有所作爲。我會見威總統便是在這時候。在

這以前，我被介紹給行政辦公室與總統住宅兩方面的職員。

第一是威總統的秘書杜瑪爾泰，他態度和善，我一看便曉得是一個聰明能幹而可親近的人。他的助手是約翰遜，也是一個和善而能幹的人。其次是福斯特，是白宮內一個常任的職員——就是他隨總統去留。他的官銜是行政秘書，白宮內一切的文告，任命狀，赦令，請箋，等等，都經過他的案頭。他的助手是布拉芮。

威總統的私人秘書與速記員是蘇威謨，在當時有美國最快的打字員與速記員之稱。他們對我說，他整天忙着威爾遜的公事。

「老闊思想敏捷，認識的字很多，」他們之中一個人說。

這句話引起了對威總統工作習慣的討論。

「他在短時間內能作多量的工作，其速度勝過我所見的任何人，」一個書記說。「他在他的辦公室坐短短幾個鐘頭，但是等他走了，你的桌上便堆了你一天的工作。」

「他處理一堆文件就像一個饑餓的人吃一堆點心，」另一個說。

福斯特說明。

「威總統的頭腦受過高度的訓練，」他說。「他幾乎全身都是智力。以外，三十年來，他已經習慣於處置大批的文卷——比如試卷。若當一個成功的教師，他必須學習克服瑣事。不然他就要為瑣事所困累。」

「以外，成堆的呼籲，要求，懇請，與恐嚇的信件嚇不住他。他的頭腦已經訓練得可以很快的把它處理。這幾乎像是魔術，他由重要的事情中剷除不重要的事情的方法。

「其次，他常能夠審情度勢，取中用宏，所以能夠當機立斷。他無須同任何人商酌。他不是一個機械人，所以他沒有顧問。他憎惡政客，並仇恨蠢笨。他把工作做完以後，便出去乘汽車遊行；若在其它人，必定為一個無關重要的任命躊躇不決。」

這行政祕書一邊談着，一邊他的聲音變得由讚仰而熱烈起來，我可以看出他是崇拜他的領袖的。

「聽來他好像很能幹，」我說。

「一個天才，」福斯特說。「這工作他作起來游刃有餘，對他好像是一個休假。」

我倆正談着的時候，莫非與威總統進來。過幾分鐘，我被帶進行政辦公室正式拜見威總統。

威總統的身材比中人的略高，體格瘦削而壯健，面部有力，眼睛灰色，下顎燈籠形。他的兩耳大而突出，鼻子直而善感。

他的嘴平直，嘴唇豐滿而美麗，他的頭髮斑白，由一邊分開。他所穿的衣服同他的外衣一樣裁剪得不好。

等他開口講話，我忘掉了這一切。他的聲音非常雄渾，高低有致，沉着有力，我聽了好像

着了魔。他的「你好？」簡單一句話，表現出很多東西——表現他有學識，有勇氣，有嗜好，有深厚而靈動的感情，有自然溫厚的天性。我吃了一驚。我原以為他對我是表面客氣，心實冷淡。實際上他使我感覺我不太渺小，感覺他歡迎我來。我受寵若驚似的隨莫菲回到走廊。

白宮內其他的職員，也都忠於總統這一個職位，我以後也不能例外。以後三十年間，我每次遇見總統，必定脫帽致敬。我所尊敬的不是總統個人，而是他的職位。

總統的隨從布魯克斯，是獲得關於總統的消息之一個可靠而有價值的來源。我必須常常去看他，以發現總統在計劃作甚麼。是他告訴我，格雷遜醫生如何想藉膳食建立威總統的健康。威總統好像多年以來未曾用過正當的飲食。

「那些大學教授永是吃得正當，」布魯克斯說明。「他們就是不在乎。我們的老闆剛到這裏的時候，僅是一個骨瘦如柴的軀壳——完全是精神能力，沒有體力做後盾。格雷遜醫生這樣告訴我。他說我必須與他合作，使老闆的身體強壯起來。」

此項合作未曾由威總統曉得而進行。格雷遜醫生告訴布魯克斯，早餐給他預備甚麼；布魯克斯就向他報告，每一樣吃了多少，是喜歡還是不喜歡。這樣他們發現麥片，雞，牛排，與火腿，他一定吃，而其他東西，他或者嗜一嗜，或者根本不吃。

「一切看他當時的情緒如何，」布魯克斯告訴我。「他若是快活，他便餓了。通常他把吃飯當作是虛應故事。他應當像勞工能吃。他的工作很勞累。」

「他們在行政辦公室告訴我，說他處理他的工作勝任而愉快，」我說。

「那是因為他在來到辦公室以前便做他的工作，」布魯克斯說。「格雷遜醫生所焦慮的便是這事。這個人僅曉得思想，所以他運動的時候思想，穿衣或洗澡的時候也思想。他若在吃飯與運動的時候完全不用頭腦，不過幾天便可以返老還童了。」

布魯克斯講「返老還童」等字，好像他生下來就講。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黑種人，聰明，忠實，謙虛，而有禮貌。多年以後，柯立芝說他，「布魯克斯不是一個有色的君子。他就是一個君子。」

使布魯克斯煩惱的另一件事情，是威總統的服裝。在這一點上，我完全與他同意，說我一定盡力幫忙，雖然這時我不曉得我如何能夠幫忙。威總統的衣服大多裁剪得很不合身。若由他自己，他便挑選一條與他的衣服不相稱的領帶。

「他注意到，」布魯克斯說。「他是在想其它的事情。」

他所以不注意穿着的另一個原因，是他不願有任何闊綽的表現。他深以來自民間自得。他是平民的代表，他不想在任何事情上違背平民的利益。

一天早晨，我們往球場去的路上，我第一次在威總統的眼中成了一個人物——不僅是坐在他後邊車中的一個不知名姓的特務。那是在我到來幾個禮拜以後，我綽伏在特務車の後座，戰抖在一月破曉的寒光中。忽然我們面前的狹窄的紅泥路被一輛馬車擋住。拉車的馬驚跳，把

車轉橫在路上。車夫很着急，開始向馬呼喊，用鞭子撻它們。馬一時後退，一時跳起，車子始終不能前進。

我等莫菲與霍爾維有所作爲，但是他倆靜靜的坐着，等車夫解決這問題。我可以看出，他是不能解決這問題的——至少在這短時間以內——於是我跳下車去，到車的尾端。車裝得不很滿，構造也不很重。我把肩膀放在車尾的下邊，把它舉起，推送到路的一邊。現在我們的車可以過去了。這本來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當威總統走過的時候，我看見他眼望着我。格雷遜醫生也望着我。我們到了球場，莫菲把我拉到一邊。

「你給了老闊一個很好的印象，」他說。

於是他告訴我，說在我舉起車的時候，威總統驚呼，「老天！格雷遜。看那個人的動作！他是誰？」

「我想那是新來的特務史塔齡，」格雷遜醫生說。

莫菲予以證實。

「他真是一個大力士！」威總統說。

布魯克斯促使威總統穿漂亮一點的衣服的努力，最終得到一些成功。他勸他的老闊量製一套適身的服裝。這套衣服是一個第一流的裁縫裁製的，製成以後，布魯克斯在禮拜日早晨拿出來。威總統帶一點懷疑的心情把衣服穿上，但是等他在鏡子裏一照，他很高興。

「現在他天天想要穿這一套衣服了，」布魯克斯很快樂的說，「而且他將要製幾套晚服。」

然而威總統穿衣服的習慣到春天才完全改變，而其功勞不屬於布魯克斯。當高爾特夫人！後來成了第二威爾遜夫人——表示喜歡他新製的晚服的時候，他便信服了「人是衣服馬是鞍」這句話。從那時以後，他總是穿很講究的衣服。

他在冬天感覺苦悶與寂寞。他的伴侶大部份時間是博溫斯小姐。時而瑪格利特小姐在家，哲茜小姐與依玲露小姐——塞爾夫人與麥克阿都夫人——也來省視。

威總統一家唯一另一個女人是彭漢謨小姐，是白宮內的社會祕書。總而言之，這不很像一個家庭，而威總統所需要的是一個家庭。他不大喜歡同男子在一起，也不喜歡運動，所以他是一個「男子羣中的男子」。他唯一喜歡在一起的，是郝斯上校，他常常由紐約來拜訪他。

行政祕書福斯特與我已經很友好，告訴我他對這局勢的觀察。

「這不過是我的一個看法，」他說，「但是我讀這個人的公文書，已經有兩年，我覺得他的知識與志趣與習慣非常高尚，平常一個男子天天與他在一起，是不能使他感覺興趣並使他快樂的。」

「郝斯上校怎樣呢？」我問。

「我個人認為郝斯上校到這裏來，只不過「應聲稱是」而已。我想他由郝上校獲得不少消

息，但是他是不大聽他的話的。

「我的理論是這傢伙需要女性的伴侶——一個仰慕他而為他所仰慕的女人。」

「你瞧，一個漂亮的女人是不會給他甚麼刺激的。他並不期望她在智力與學識上趕得上他。他不要她如此——他要她仰慕他的智力與學識，要她同情他，並理解他。」

「他不肯容忍男子有這種態度，因為他憎恨諂媚與逢迎，雖然我認為郝斯對他不免有一點是如此。」

福斯特是一個銳敏的觀察者，我很寶重他的觀察。

第二章 威爾遜的求婚

春天到來，福斯特的理論得到驚人的證實。我們的老闆（指威爾遜總統）在講戀愛。他向一位漂亮的寡婦高爾特夫人求婚：高夫人是住在離白宮不遠的第二十街的一三〇八號。威總統既不能常常出去，所以他的戀愛大都是在白宮裏邊進行的，因為高夫人常由博溫斯小姐與格雷遜醫生的未婚妻戈登小姐帶來白宮。

我在過了一些時以後才看見高夫人，但是我同白宮內其他的職員一樣希望老闆成功。

五月七日，美國商船「魯西塔尼亞號」被德國潛艇擊沉。很多人都害怕這一個事故。他們斷定這個事故要把我們捲入歐戰的漩渦。

「他怎麼辦呢？」第二天我問福斯特。他爲回答我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讓我看威總統準備於兩天後的十日在費城所作的講演稿。講演稿內有一句後來成了聞名世界的話，「美國自視甚大，不屑參加戰爭」。

「他未修改這句話，」福斯特說，「我想他是不再修改的。他認爲戰爭是解決爭端的一個下等的方法。他是一個文明人。也許有人比他伶俐，比他漂亮；但是我認爲世界上沒有比他更文明的人了。他是要用文字辯駁，在使用文字一事上沒有人能比得上他。」

「我認爲這不是一個文明與否的問題，」我說。「他只是實行基督教的教義。基督是反對戰爭的。」

「他不是文明嗎？」福斯特問。

幾天以後，看威總統講演，我深驚訝他在講台上的態度。他開始講的時候，神情很不安定。他的身體前前後後的搖晃。他好像不曉得把他的手放在那裏好：他的兩手時而在他的衣襟上，時而在他的衣袋內，時而摺在他的胸前。但是等聽衆對他的講演起了反應，鼓掌聲開始在最精彩的地方泛起了以後，他的神情就自然起來了。他堅定靜止的站立着，兩手背在身後。左手握着右手，右手的中指在姆指上拍出演辭的節奏，恰同他的聲音一樣，擊中每一句話中最重要的一個字。

威總統雖不願使美國參加戰爭，我們卻沒有一個人認爲他是和平主義者。一個和平主義者

是無論你把他怎樣，他也不肯參戰。國務卿勃萊安就是那樣一個人。不久聽到謠傳，說他即將辭職。我們見他出入白宮，曉得他對世界的局勢，及美國有被捲入戰爭的可能，深為悲觀。大家竊竊私語，說他不贊成因「魯西塔尼亞號」被擊沉威總統對德國所提第一次抗議的措辭，並害怕第二次抗議的措辭要太強硬。他所主張締結的仲裁條約，尙未經國會批准，美國對德外交未曾予以援用，因此他對威總統及其他閣員也深為不滿。

勃萊安在我看來是一位很出衆的人物——他的體魄當時還未受損失——其言談的本領超過其思想的能力。在我看來，他也太功利主義。他領受國家的高俸，但是他損失了國務卿一職的尊嚴。我同他談過很多的話，永是很愉快。一次，他往貝爾提摩市講演，我陪他前往。聽衆非常之多。會場的熱情非常之大。我聽了人們對他歡呼喝采的聲音，不免疑問，他既能這樣感動人民，爲何未得獲選總統。但是我對於他的懸河之口是有點不大相信的；我不禁想起一句名言，「你是你的講出了的話的奴隸，是你的未講出的話的主人。」

福斯特可以說是我的政治教官，他把當前的政治局勢說明給我。「勃萊安是一筆政治債務，」他說。「一九一二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他擁護威爾遜，推他爲總統候選人，因此他受了酬勞。在平常時候，他不過是一個勉強勝任的國務卿，但是在目前的局勢內，他可能大有損害於國家。威總統在「魯西塔尼亞號」一事上措置甚爲妥當。勃萊安想叫他爲德國愷撒皇帝的踏脚石。」

他搖搖他的頭。「老闆在政治上好自作主張，不受黨的約束，」他說。「民主黨首領史密斯推他任新哲綏州的州長，至今沒有人曉得是甚麼原故。迄至今日，他永未接受一次民主黨的命令。他猜想他們是以他的能力而選了他，所以從那時以後他總是獨斷行事。」

「或許他們是的，」我說。那時候我對於政治頗爲外行。

福斯特謙恭有禮，不好與人接觸，朋友雖然很多，知己却很少，我同他對於我們環境中的事情開始有一種共同的感覺。我倆都有一點宿命論的趨向。無論如何，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句話是不錯的。多年以來，我所以能夠生活下來，就全靠我這種態度。只要我盡了我的力量保護總統的安全，他的其它的事情我就不聞不問了。那只有聽諸天命。這樣，將近三十年以來，我擔任一件最容易引起消化不良與失眠的職務，我的健康與精神却毫未損壞。我永未曾吃過治胃病的藥，我唯一耽誤沒有吃到的飯是我沒有錢買到的飯。

可是我記得莫菲與霍爾維却有幾次沒有吃到飯。一九一五年五月，威總統前往紐約檢閱大西洋艦隊。他與他的隨員是搭「五月花號」輪船前往，莫菲與霍爾維隨行保護。我搭汽車往紐約，在碼頭上與他們會合。除威總統以外，他們的面貌都很憔悴，莫菲與霍爾維面色尤爲蒼白。看情形好像是曾經有暴風雨，差不多人人都暈了船。就是布魯克斯也垮了台。

「你吃過早飯了嗎？」我對莫菲說。

他極爲痛苦的咳嗽了一聲。「以後我再不肯吃飯了，」他說。

當日稍晚，我把紐約的報紙拿給他看，報上對於特務保護總統的情形大加贊揚，說他們在「五月花」船上保護威總統，整夜未睡，下得船來，眼睛都塌陷下去了。

「你們真堪稱爲英雄了！」我說。「你們救了總統的生命！」

「天哪！」莫非說，「唯一沒有垮台的是老闆一個人。在狂風之中，他只頭上戴了一頂禮帽，以外別無裝飾。」

檢閱時，天翻氣晴，水波不興。艦船駛過去的時候，翟爾維看了我一眼，神情很不安定。

「若是打仗，這艦隻並不多呀！」他說。

我同意他的話。整軍應戰，是人人心中的一個問題。即使我們不打算參戰，我們也應當整建我們的海陸軍嗎？

「他對這事爲甚麼不有所作爲呢？」翟爾維說，指着威總統。

我看見威總統的挺直瘦削的身材，兩隻手倒又在背後站着，我好像了解他的心情。他永久是一個仁人君子。

「我想他一定認爲整軍備戰是自損尊嚴，」我說。

過了幾個禮拜，勃萊安的辭職被接受，藍辛被任爲國務卿。現在已經到了六月，白宮內準備消夏。威總統租了美國一位小說家的房子，在新漢波奢丹考尼試城。那是一所漂亮的鄉下的

住宅，可以眺望堪萊克河流域及四週各山的景色。威總統在那裏儘量多住了一些時日。我在那裏第一次會見高爾特夫人。

她誠然是一位身段漂亮的女人，照現代美國的標準稍胖一些，但是由一個成年的男子看來却恰合理想。她的面貌不僅美麗，而且生動。她容易發笑，在她已經熟慣於我在屋後的花園以後，便常常同其他幾位小姐——博溫斯與彭漢謨小姐——到花園裏來，故意與我開玩笑。我看見她的秋波流轉，她的嘴唇抖動，竭力遏止她的笑聲，心裡想，「天呀！夫人！我敢打賭，你把老鬧弄得神昏顛倒了。」

威總統不能隨他的意願常常離開華府，但是一有可能，他便來到這裏，於是這羅曼斯便發展起來。

至少在外表看來這羅曼斯是在發展。高夫人的心曲，只有她自己曉得。威總統的心曲却洞若觀火。他是在追逐。她是在撤退。但是撤退的速度如何，及撤退的用意是甚麼，却沒有一個人曉得。

天氣若是晴朗，我們便坐汽車出去遊玩。威總統由高爾特夫人與博溫斯小姐陪着。莫非與司機坐在前面，我們其他的人坐特務車在後面跟隨。

一天，威總統命令在一家農莊門前停下，一看是一個茶館。我們馬上開始戒備。這種局勢是頗有危險的。我們對於這農莊及裏面所居住的人毫無所知，在總統下車進去以前也沒有機會

檢查。任何意外都有發生的可能，這是我們作特務的人所最要加意提防的情形。

高爾特夫人於九月間回華府以後，我看威總統與高夫人的羅曼斯的關係便更加密切了。威總統爲單獨與她在一起，把每日下午坐汽車遊行的慣例改爲下了汽車以後再在石溪公園散一會步。我的任務是在他倆每天散步的時候，跟隨他們，並把我的兩隻眼睛時刻看住總統。我想轉眼他望；我想讓一顆樹擺在我與他倆之間。但是我不能夠。可能有事故發生。

他是一個熱烈的追求者，也是一個歡快的追求者。他談話，作手勢，笑出聲，大胆的握她的手，我不敢相信他有了五十八歲年幾。他很健步，在林內小徑中行走，常常跳過小的障礙，或敏捷的繞行過去。

他倆時而回頭來望我一眼，好像提到了我的名字——他帶着想要叫你離開不再妨礙他的一個男子的半笑容；她發出看了兩個男子窘迫覺得好玩的一個女人的坦白的笑聲。她的生活痛快極了。

這時候，新聞記者都要採訪威總統戀愛的消息。他們的態度很客氣，但是他們的主意很堅決，而且他們是無孔不入。華府的新聞記者爲數甚多，他們的朋友也到處皆是。爲避免新聞記者的麻煩，我們自己私自稱高夫人爲「大奶奶」。我們也都希望他倆趕快訂婚，我們好鬆一口氣。但是恰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我們認定這一段戀愛已經整個吹了。

威總統三天沒有出門。我們聽說他病了。布魯克斯報告，說不是一件醫生所能爲力的事。

「他完全垮台了，」他告訴我。「她一定已經拒絕了他。」

我不相信這事。我確信她愛他。我斷定那是兩個愛人的小波折。於是我記起了一件事。

「郝斯上校幾天以前不是在這裏嗎？」我問。

布魯克斯承認是的。

「毛病就在這裏，」我說。「我不喜歡那個躡手躡足的傢伙。我敢打賭，他是這事的禍因。」

布魯克斯笑了一笑。「總統很重視他，」他說。

我不喜歡郝斯，就因為我不喜歡他的外表。我討厭面帶笑容，見了人就稱兄道弟，表示奉承之意的人。郝斯在我看來就是那樣一個人，後來關於威總統戀愛的事，我發現我不幸而言中。他害怕另一個女人——一個派克夫人，威總統幾年前所認識的——要來搗亂，如果威總統宣佈與高夫人訂婚。他也害怕，第一位威爾遜夫人剛死了不久即行結婚，一般人會有不良的反應。

一天下午，高夫人前來白宮，僵局於是打破。威總統的病幾乎馬上告痊了。他倆的羅曼斯又進行起來。多年以後，威爾遜夫人的「回憶錄」內記着經過的詳情。威爾遜派格雷遜醫生告訴高夫人，說郝斯上校害怕派克夫人前來搗亂。他說，為避免社會非議她，他願意把她放棄，雖然他自己毫不在乎社會對他的批評。在等候她答復的期間，他精神憂鬱，寢食俱廢。她回信說她愛他，說有關係的就只這一點，說如果他願意，她可以嫁給他，不管社會非議與否，但是

競競

白宮軼事

三二

他戰戰兢兢，不敢打開高夫人的來信——他認為信內一定是與他訣絕的話——結果她親自前來，他才放了心。

訂婚宣布於十月七日。第二天，我們離去華府，前往紐約與費府，威總統是去參加一次世界運動比賽。這是他第一次與高夫人共同出現於大庭廣衆之前。郝斯上校關於公衆反應的估計完全錯了。人們對威總統表示更加愛戴，他們看見高夫人很漂亮，也很喜愛她。

現在威總統既可以自由前往第二十街高夫人住的那所小房子，他就常常前往。過去他已與高夫人每天寫一封信，現在又在白宮與她的住所之間架了一條私用的電話線，他倆若不在一塊兒的時候，便打電話。

幾乎每天夜裏，我們送他去看她，然後在門外等他出來。他出來總是在十二點以後，若逢禮拜日，我們常常在門外等候，由下午一點到早一點。我們毫不在乎。我們都喜歡「羅曼斯」，我們也高興老闆戀愛成功了。

他常常想走路回白宮，我歡迎這一個決議，因為我的任務是與他同行，在呆着不動四五個鐘頭以後得機會運動一下，我是很喜歡的。

我還記得那十月與十一月夜間的情形——空氣清新，天氣微寒，身體爽適。天上點綴着星斗，有時候月光皎潔。我們輕快的走着，在我們橫過街道的時候，總統在人行道上跳上亦跳下。我們若等候車馬過去——這時光只有送貨的車子經過——他就跳幾下舞，口裏打着呼哨，作

爲伴奏。他喜歡他在小戲院所聽到的一個小調，他若在等候甚麼的時候，便不自覺的口吹這一個調子。他輕輕的吹着，聲音由牙齒中間出來，用腳踏着節奏：「呵，你美麗的女郎！你偉大而美麗的女郎！讓我用兩臂撲抱你，沒有你我就不能生活……」

我把威總統護送到白宮，然後走回我的寓所，曉得早晨八點一刻我還得送他去打高爾夫球。我們實在應該把一句名言改寫一下，只有在戀愛中的人有十個人的力量。

新聞記者現在公開追隨我們，我們盡力幫助他們，同時盡力保護總統。攝影記者特別難以應付。我們告訴他們，不准攝取威總統出入高夫人住所的照片。你只要曉得攝影記者的作風，你就了解這好像在一條公牛面前揮動一把紅旗。

歲月這樣過去。十月二十九日，我寫信給我的母親：

親愛的母親：

老闆正與他的未婚妻吃飯，我在這裏守衛。這幾天真夠累的。我們永不曉得他下一步的動作。他與高夫人如膠似漆，好像一個男孩子正在初戀。

日前一天晚上，我們在高夫人的母親和妹妹住的地方。我們三個人在樓下守衛——莫菲，霍爾維和我。當時大約是下午六點三十五分，我們三個人都未曾吃晚飯。最後莫菲派霍爾維去給白宮打電話，問一下總統將在何處用晚餐。霍爾維回來報告，說他將在高夫人的母親家裏用晚餐。根據這個情報，莫菲與霍爾維跑去吃飯，留下我一個人。不大一會，出我意料，威總統

與高夫人步下台階，向門口走來。我當然趕緊走到門口，把門打開——闔者當時出去了——我們就走去，到了高夫人的住所，他倆就在那裏吃晚餐，而我在那裏一直呆到夜裏十一點半。莫非和霍爾維回來，見我不在，猜想總統已經走了，便追縱來到高夫人的住所，我才得到機會吃我的晚餐。

威總統往她的住所走的時候，他的行動就像一個快樂的青年。大部份時間他哈哈笑着，他的蹦蹦跳跳使我也忍不住笑。然而，我把他送進她的住所以後，心裏不免喜歡，因為現在規定我們三個人必須隨時跟從他，因為這時候是一個危險的時候，隨時都有發生意外的可能。

昨天晚上，我們護送總統與高夫人去打高爾夫球。回來以後，威總統留在高夫人的住所，我們兩個人匆忙回到白宮放下球棒。我坐在汽車的後座，穿着一件雨衣，戴一頂英國式的帽子，為怕被風刮掉，我把帽子拉到額前。那位黑種的僕人跑出來，打開車門。他鞠了躬說，「你好呀，總統。」「你自己好呀，你這老傢伙，」我說。他一看是我，大為吃驚。於是他笑了，說，「史塔齡先生，你真是神鬼莫測呵。」

我想以後要更忙了。我們天天盼着總統宣佈結婚的日期，但是迄今還沒有一點消息。

結婚的日期在我隨威總統於週末前往紐約拜訪郝上校時無意之間聽到。近來威總統常常於週末前往紐約，拜訪郝上校，這時候我的任務是坐在升降機對面郝上校房間的門外，檢查所有前來拜會的人，必須預先約定的才能放他進去。在我講的這一天，最後一個客人進去沒有關門

在我前去關門的時候，聽見威總統對郝上校說，「愛蒂斯（高夫人的名字）和我訂於十二月的一天在她家裏結婚。我們要往沃州的溫泉去，至少要在家庭旅館住兩個禮拜。」我把門關好，很高興我終於曉得了威總統結婚的日期，但是勉強保守這秘密却使我很不痛快。我甚至未把我的發現告訴白宮內其他的特務。

關於威總統結婚的情形，我於十一月一日給我母親報告於下：
親愛的母親：

婚禮舉行於十二月十八日晚八時。儀式很簡單，參加的人只有男女兩家的家人和少數知己的朋友。因為高夫人是聖公會的教徒，所以婚典在一個聖公會的教堂舉行，由兩個牧師證婚。在舉行結婚儀式的時候，我們無事可作。我們的任務是護衛新娘與新郎出城，不為新聞記者與攝影記者所騷擾。我們雖然願意幫我們新聞界朋友的忙，可是這是性行乖僻的人的一個很好的搗亂的機會，所以我們不敢大意。

我們乘火車於翌晨七時到了溫泉。我在專車的走廊忽然聽到一個熟慣的調子。走入起坐間，我看威總統戴着高禮帽，穿着燕尾服，和灰色的長褲，而背着我站着，雙手插在褲袋內，快樂的在跳舞。我看着他時候，他腿翹起在空中，把原來口吹的調子轉而唱出那歌詞，「呵，你美麗的女郎！你偉大的美麗的女郎……」

第三章 威爾遜二屆當選

我於一九一六年一月三日由沃州溫泉家庭旅館寫給我母親一封信：
親愛的母親：

我們奉到緊急命令，準備於今晚啓程返回華府。明日（星期二）我們就可以回到白宮。我曉得出了甚麼事情，因為日來我翻譯藍辛國務卿給威總統的電報，並拍發威總統的回電。藍辛再三催他趕快回去。

我對於德國潛艇一再擊沉我們的商船，很為焦慮，我害怕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要被迫參加戰爭。我相信我們已經失掉其它國家的尊敬，它們已經認為我們害怕打仗。我們不是害怕——威總統戰鬥了一生，但是他用他的頭腦作戰，他也永有一個他所信仰的主義。目前的歐戰僅是一幫惡霸相鬥，他不想混入裏邊，我同意他的見地。我可以說我是一個徹底的和平主義者。你曉得我也是不怕打仗的。

我害怕的是，一部份熱狂的議員與政客趁機煽動，造成事端，使我國無法應付，尤其在現在我們這毫無作戰準備的時候。實在，目前我們就是打墨西哥也打不贏。

威總統和他的新娘子雖然被催回來，可是他倆在溫泉還是玩得很痛快的。有十天我未見到總統的面；他躲在新娘子的房裏。在第十天，他由門口探出頭來，說，「史塔齡，瑪爾威娜若

是來了，請讓她進來，好不好？」「是的，總統，」我說。「瑪爾威娜是那一個？」「她是蘇珊的妹妹，」他說，關了門。蘇珊是威爾遜夫人的女僕。

第二天，他倆打高爾夫球，並在附近鄉野坐汽車遊行；最後留在那裏的三天，天天都是這樣過去。一次乘汽車遊行的時候，威總統看見一個丘陵，可以眺望四下的景緻。他決定走上那丘陵，帶着威夫人一同上去。爬那丘陵是很吃力的，但是在那興高彩烈的時候，他甚麼事情都高興做。

等他倆回到汽車停的地方，威總統的鞋子滿塗污泥。

「請總統把腳放在汽車的踏板上，我給總統把鞋擦乾淨，」威總統的司機羅貝說。威總統接受了他的殷懃。威夫人俯首看她的腳。

「我的鞋子沒有泥污，」她說。「我更細心一點。但是我的一條鞋帶散了。」她帶着企求的神色看我。我馬上跪下一隻腿。

「我可以給夫人繫上嗎？」我說。

她把一隻腳放在我的腿上，同時拖起她的剪裁得極爲美麗的裙子，露出了她的漂亮的膝裸。「謝謝你！」她說。

我緊縮我的肩膀，免得我的兩手戰抖。記住，這是在二十五年以前。我把她的腳放回地。上以後，她說，「你彎起身來像一枝射箭的弓。」於是她的目光移去，面上露出笑容。

威總統站在汽車旁邊，眼睛瞪視着前面，鼻子尖指着，兩腮動轉着——顯然惱怒的表現。我一言不語的回到特務的汽車。他有兩個禮拜沒有同我講話。

回到華府以後，正是社交季節開始，威夫人也第一次作白宮的女主人。她的儀表與談吐，好像生來就適合這一個地位，她的衫褂極為恰身。威總統對於她頗為自得，但是有了她以後對於威總統還有一些實際的用處；她幫助他與賓客週旋，使他不再把應酬看作令人厭倦的瑣務，而成了他樂於參加的快事。

威夫人參加了白宮生活的溪流，而未激起甚麼波瀾。她每早與威總統前去打高爾夫球，她有她作球伴得到的樂趣較前尤多。由於格雷遜醫生的照顧，他的體力大大增加。早先他很瘦削，不過僅有一個男子的軀殼，精力與體魄都嫌不夠；現在他壯健得多了。

他倆實在並不特別喜歡打高爾夫球。在打球休息的時候，威總統就給她講故事或表演他人的聲音笑貌。一天，威夫人懶得帶她的球棒，把它放在她丈夫的肩膀上，並使他俯身，以免球棒滑脫。他馬上改變原來大踏步走路的姿勢。模仿猿猴蹣跚的步伐。等他厭倦了這個玩笑，便再俯下身去，讓球棒由他的頭上滾下來，用手把它接住。他倆都笑出聲來——那時候可以說他倆無時不笑，無事不笑。他倆萬分的快樂，他的工作雖然日加沉重，他並不以為苦。

他倆玩到十點鐘，於是返回白宮。威總統照例應於十一時到他的辦公室。在那時幾分鐘以前，他便在玫瑰花園出現，慢慢的走着，與威夫人興高彩烈的談着，威夫人把手攬在他的臂上

。走到辦公室的屋前，他看一看他的錶，吻她一下，然後站着凝眸看她順着原路回去。等她走到花園的另一端，她就回過頭來向他招呼。他就又看一看他的錶。還有一分鐘。他趕快跑往她那裏。他倆又擁抱，再分別。最後，鐘鳴十一下，最後不忍捨去的望一望她的走去的身影，他就進入辦公屋內。過去他向來未曾遲到，但是自結婚以後，他向來未曾早到。

在是年冬天，大家已經看出，陸軍部長賈里遜已經不滿意政府的政策。他是一位大有魄力的人，智力宏偉，信念堅強。他永遠不人云亦云，唯命是從。顯然，他不僅極為尊崇威總統，而且對他深為愛戴。但是他有他自己的見解，不肯隨人改變。我記得一件事，第一次使我認為他可能與威總統決裂。在與墨西哥發生爭執的時候，威總統主張緩和應付，為賈里遜所反對；於是各新聞記者推測說他必有一日辭去政府的職務。現在決裂到了。賈里遜主張積極整軍，準備應戰，為國會各領袖所反對。威爾遜對於一些立法案雖能堅持，但是在這件事上，他順從了議會各領袖的主張。結果是賈里遜多次抗議以後辭去陸軍部長的職務。

新任陸軍部長貝克，據說他不樂意担任此職，曾向威爾遜表示，說他毫無軍事知識。我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看見他身材短矮瘦小，沉默寡言，有一點女性。我們給他取一個綽號，叫他「紫羅蘭」。但是這一個綽號沒有被人叫下去，因為他後來成了內閣中最能幹的一個閣員。凡是與他談話的人都可以看出他的頭腦極為縝密，他的見解極為透闢。他走路，談話，行事，都極為沉靜而週詳，他的自信力很堅強，好像他担任這個職務是游刃有餘；他永遠不匆忙行事。

；他的態度的鎮定與自己克制的本領是完美無瑕的。他比賈里遜常來白宮的時候多，我看見很多證據，表明威總統對他甚為信任。新聞記者與他談話的時候，我見他應對如流，能夠抓住要點。他不久就獲得而且永久保持着他們的完全的尊敬。

新任陸軍部長不久就遇到一個難題，因為在三月九日墨西哥的一個土匪維拉搶劫了新墨西哥州的哥倫布城。早先我對我母親講的話，說我們的兵力還不夠打墨西哥，證明並非虛構。我們不能抓獲維拉，我們與墨西哥政府交涉也毫無結果，美國在面子上深為難堪。但是現在人人，甚至和平主義者，都看出我們的軍隊太差，而我們被捲入歐戰漩渦的可能却日漲增高。美國一般人現在都主張趕快整軍，威總統也批准了這一政策，親自參加多次「整軍日」遊行。他既已主張實行整軍，便很喜歡參加羣衆的遊行，因為他愛好音樂，行走，及羣衆的歡呼。他最想要為人民的戰士，為他們的領袖與嚮導，由他經過時人民對他的歡呼證明他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

那一年遊行很多。若沒有旁的人在遊行，總有爭選舉權的婦女在街上。有時候她們不過是在開玩笑；有時候她們引人不快；沒有一次她們不是態度很堅決，叫我們男子看了有點害怕。

翌年春天，我的老朋友巴克到華府來，看烟草行市。他在廣漠的鄉下住慣，常常與半哩以外的人談話，所以他講話的聲音非常之高，在屋內講話也不能把聲音放低。

「總統好呀？」他吼叫，屋瓦為之震動。「我給那小女人帶來了一些花，」
那「小女人」原來是威爾遜夫人。我接過花來，請人送給威夫人，附了一封贈予者的短柬

。然後我帶巴克進去，介紹他與威總統會面。巴克把胳膊一揮，用力握住威總統的手，那力量若是用來握一隻猩猩的手，恐怕它也要嚇得眯眼了。

「我很光榮，總統，很光榮！」他說，桌上的文件抖動，好像一陣風在刮。

「你好呀？」威總統說，他的眼睛眯了一下，我由他的鼻子曉得他很感覺興趣。

「我與史塔齡是同鄉，由肯州來的，」巴克如雷鳴。「我們那裏都擁護你。你說怎麼辦，我們就跟你去幹！」他把聲音稍微放低了一點，說，「或許我們應當過海去，把那件事去解決？」他聳起他的眉頭，把大姆指指向大約是大西洋的方向。「樂意爲你去幹。」

威總統面上現出笑容。

「我希望我們不至於非如是作法不可，」他說。

我納罕他的笑容。他當然覺得巴克有趣，但是那笑容還含有旁的意思。他是要人民贊成宣戰嗎？情形這樣惡劣嗎？他下次競選所根據的全部政績是他使我們未曾參戰。現在他要領導我們參加戰爭嗎？若不是被迫，他不會主張參戰，這一點我是敢斷定的。

那年夏天華府的氣候非常壞，可以說實符其名。

時而我們搭「五月花」號在波多瑪河作週末旅行。不然的話，威總統和他的夫人就在清早打高爾夫球，在晚上乘汽車玩，到太陽落了以後。石溪公園是一個乘涼的好地方，他倆對於公園也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因爲他倆結婚前的戀愛都是在這裏邊講的。

但是威總統在那年夏天工作很勤苦：實在他向來工作是勤苦的。夜深的時候，我常常聽見他打字，準備一件公文或演講稿。他總坐在白宮本部他的書齋內，連續不斷的打字；我們也曉得威夫人是坐在他的身傍讀書。

在禮拜日，他倆輪換在長老會和聖公會做禮拜，後來有一次聖公會的牧師講了一篇稱譽一條狗的演詞，他倆便不再往聖公會的教堂去。威總統對於狗並無反對，但是他非常反對一個人在教堂布道的時候，大肆稱譽一條狗。他顯然很厭棄，從那以後我們差不多就永遠參加中央長老會教堂，他是這個教堂一個長老，在教堂理事會開會時，他每次必到。他也常常參加禮拜三的夜晚禱會。

那年夏天一個禮拜日的早晨，我們回到白宮，看見一羣遊覽的人散布在院內。當時對於他們進入白宮沒有限制，他們可以隨便在白宮院內的人行道上去閒逛。有幾個人聚集在白宮的大門口。有一個是一個缺腿的小女孩。威總統與威夫人走上台階的時候，她向他倆揮手。威夫人看見這個姿態，忽然離開她丈夫的身旁步下台階，走向那小女孩。她拍她的頭，同她和站在旁邊的她的母親講話，並與她母女倆握手。

威總統不見了他的夫人，轉頭來看，面帶煩躁的顏色。他看見適才的事情，便笑了。於是他也走到小女孩的地方，同她和她的母親講話。在再走上台階的時候，他看他的夫人，帶着顯然崇拜的神氣，並在他倆走入走廊的時候，把她的手握到他的手裏。

威總統所以決定在市內住到九月，不僅因為時局緊張，而且因為他決定在白宮外邊實行再任總統的秋季競選。因為總統候選人的時候，他想儘量少住在白宮裏邊。他覺得住在白宮裏邊與他的對手休士競選是不公平的。整個夏季，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主席麥克考密克常常前來拜訪。對所有我們跟隨威爾遜的人，他成了一個熟悉的人物。他體格健壯，精神愉快，待人接物，審慎週詳，所以爲大家普遍所喜愛；威總統與威夫人不久也很喜歡他。後來，他擔任戰時通商局的局長，並出席巴黎和平會議。威爾遜總喜歡他在左右。我想我可以說，除了郝斯上校以外，與政府行政部有關的人，爲威總統担負大小的使命最多而且成功的，要算是他了。

九月一日，我們搬往新哲綏州影地，是靠河石貝公園一個八九畝大的農莊，威總統準備以這個地方爲選舉揭曉以前的住所。那房子很寬大，在房門前搭了一個講演台，是爲舉行通知總統候選的儀式而設的，儀式舉行於九月二號。我的同鄉，曾任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詹姆士，作通知候選人的講演。

從那一天以後，威總統就常常利用這個講演台對各種集會及代表團演說，都是有五百人到兩千人的集會。但是競選並非完全在大門前實行的。我們常常離去影地，有一次我們前往中西部作競選演說，到了底特律，芝加哥，歐瑪哈，及其它城市。

威總統對於一切問題自有見地，常常不肯與黨內領袖合作。我不大懂得政治，但是我曉得老闆這次競選頗不容易。休士幹才卓越，清正廉明，而且同過去一樣，金錢是在共和黨一方面

。杜瑪爾泰很愛慮急躁，威總統若不是受過長老會聽天由命教義的訓練，恐怕也要憂慮。他絲毫不動聲色，因為他認為在第一屆總統任內他已經盡了他的所能，至於第二屆當選與否，只有聽諸上帝與人民。他問他的顧問，他若競選失敗，對於歐洲會有甚麼影響。他們告訴他，說這會被解釋作美國人民不贊成他的和平目的。就因為這一點，他想要再度當選。不然的話，他會息影山林，與他的夫人過快樂的家庭生活。

他所以出為總統，是有確定的懷抱的，而此種懷抱已經見諸實行——如聯合準備銀行制度及關稅之減低。這是他的專門——社會與經濟改革。他不願意糾纏於國際外交或戰爭。

福斯特告訴我：「老闖懂得美國，瞭如指掌，但是他對於歐洲政界的人物却不大熟悉。據我看來，歐洲政界的人物在思想上比他落伍，不理睬他所謂現代的與文明的，而他對於他們也不很措意。」

「他們若讓他置喙，他所想要作的是給他們調解戰爭，讓他們實行像我們的制度，俾他們可以裁減他們的軍備，可以和平相處，不事爭吵。」

這次選舉與我個人的前途大有關係，所以我的觀感與政治或戰爭都毫無關係。我第一次感覺到我的地位不穩固，而我的工作也是一個費力不討好的工作。新任的總統不能免掉我的職務，但是他若不贊成我，我就馬上可以被白宮特務隊除名。我自己也不曉得我是否願意繼續幹下去。我已經工作了兩年，未曾曠職一天，可是我現在負了債，因為我的薪給幾乎不夠生活，而

我必須預備早上穿的禮服，至於我還欠着裁縫店的債。我喜歡威總統，我尤其喜歡威夫人，但是我很寂寞，很頹喪，而且想家。

在投票的當晚，十月七日，我同幾個人前往紐約，看一看選舉的結果。一切都表示共和黨獲勝了——東部和中西部的投票，休士佔絕對的優勢。南部當然是民主黨佔優勢，而西部投票的結果，則尚未發表。我們往阿斯特旅館共和黨的總部去參觀，那裏人聲鼎沸，笑語洋溢，人人都都在慶祝共和黨的獲勝。

第二天我們圍坐在阿石貝公園內總統辦公室的外邊，等候選舉的結果。杜瑪爾泰消沉憂悶。除白宮電報室的主任司密斯一人，其它都認為休士當選了。

「選舉的結果還未揭曉，」司密斯說。「西部的投票可能改變全局。」

彭草坪一切平靜。各位小姐都忙着探聽更多的消息——博溫斯小姐，彭漢謨小姐，與瑪格瑞特小姐——但是我看見威總統與威夫人都很鎮靜，毫無急促的表現。瑪格瑞特小姐特別焦急，親自往紐約去了好幾趟。在農莊的院中遇到各位小姐，我發現她們都憤怒不平；美國不再選舉他們的英雄，可以說是忘恩負義。

翌日下午我們驅車往泰湖打高爾夫球。威總統同平常一樣鎮靜，也同平常一樣打得不好。大家未曾歡笑或戲謔，但是他與威夫人都安詳的談話，遇到好玩的事情也祇露出笑容。格雷遜跑來報告，說加州的投票頗為有利，可以使民主黨確實獲勝。威總統未下特別的評語，繼續打

環。他的確是把這事情推開，付託給上帝。

那一天晚間，我們驅車到沙嘴，搭上「五月花」。是夜風平浪靜，天氣暖和。選舉的結果尚未揭曉，一切都很緊張，我真希望風刮起來，使空氣爽朗一點。我們都很鬱悶，很煩躁，很靜默。

我多年以來的習慣是早五點鐘起床。在「五月花」船上，我每早要往廚房去爲我自己弄一杯咖啡。第二天早晨，大約五點半的時候，我在那裏遇到布魯克斯。他在笑得抿不上嘴來；他手裏拿着一份電報。

「終於確定了，」他說，「老闆確實當選了！」

「他曉得嗎？」我問。

布魯克斯搖頭。

「你曉得我若驚醒他告訴他，他會怎麼辦，」他說。「他要撤我的職！他認爲沒有一件事情太重要，不可以等到吃早飯。」

我一邊啜着咖啡，吹着熱氣，一邊我感覺我的懷疑，我的寂寞，和我的想家，一點一點的消失了。老闆又當了大任，應付困難的時局。無論如何不重要。我究竟是他這一隊人馬中的一員。

忽然我了解我是一個威爾遜派的人，了解我相信他所代表的事情，了解我像巴克願追隨他

到天涯海角。

目前我仍舊是一個威爾遜派的人。此生恐怕我不會改變了。二十八年前的十一月十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我站在「五月花」的廚房內，了解了在那船上尚未曉得他已再度被選為總統的威總統，所代表的是大於我，大於他自己，大於美國。他代表的是世界的希望。

「這次選舉怪好玩，」我對布魯克斯說。「慶祝的是共和黨，而獲勝的是民主黨。」

第四章 歐戰

內閣在通常的時間開會——一九一七年二月二日，禮拜五，下午二時。我被派在會議室門口守衛。內閣諸閣員在我面前經過走入那大房間的時候，他們面目上的表情是煩躁，緊張，關切。自從他們於上次禮拜二開會以後，局勢已經劇烈改變。在一月三十一日，禮拜三，德國宣佈了它要實行無限制的潛艇作戰。從那時以後，我還未看見威總統。郝斯上校已經於前日上午到來，我所得到的唯一消息是從布魯克斯，他說，「他們都面有戚容。」

內閣諸閣員分別到來，靜靜的和我講話，我也想帶有一點憂鬱的口吻，然後進入室內；高大肥碩，娶了威爾遜的女公子的財政部長麥克阿都；短小精悍的陸軍部長貝克；壯健沉默的農業部長郝可頓；繼勃萊安任國務卿的漂亮的藍辛；和顏悅色絕不飲酒的海軍部長但尼爾；商業部長萊德非爾；內政部長萊恩，勞工部長威爾遜，督察長格里高立，與郵政部長勃爾遜。郝可

頓和但尼爾向我微笑。但尼爾拍我的肩膀，說，「喂，我的孩子。看守着你的羊嗎？」

威總統到來的時候，他的面貌滿帶憂容。我曉得他的計劃被推翻了。他不想參加歐戰。他想締造和平。一月二十二日，他在參議院演說，曾「代表人類」主張「不求戰勝的和平」，並提出「列強合作」保持和平的理想。他的呼籲和平的聲音還在耳際，德皇威廉就作了他的致命的宣布。看情形現在威總統不得不放棄橄欖枝（象徵和平）而拿起寶劍了。

我第一次納悶我所守衛的房間裏邊有甚事情在進行。我向來認為，大閣會議一定是一件沉悶無聊的事情。但是這一次會議卻可能決定歷史。不管怎樣，一定要有重大的決議的。

他們走出會議室的時候，面貌上有一個共同的表情——咬牙去幹。威總統咬緊着牙關，昂揚着頭。「我們要參戰了，」我心想。第二天，我們往國會去，威總統宣佈我們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只有一個步驟尚待採取了。

白宮內的空氣改變得多快阿！二月十日我寫信給我母親：

昨夜，威總統與威夫人用過晚餐以後——食桌上沒有他人——我走入那國家宴會廳，站在那龐大的壁爐前面。一個很大的木柴火已經燒剩一爐灰。廳內物影幢幢。我站着，想起家，想起你。常常希罕，我在這裏作甚麼，這樣寂寞，離開我的親愛的人這樣遠。

我的一個任務是每週把白宮內全部的房子檢查一兩次。我真希望你看見這些房間——它們很漂亮可愛，但是我想裏邊一定有鬼有神。這裏並沒有多大的快樂。總統不是一個快樂的職

務。

今早威總統與威夫人打高爾夫球。天氣很冷，但是乾燥而有風，我非常喜歡在球場上散步。威夫人是一位親切可愛的女人，我一天比一天喜歡她。

現在我們特別加緊戒備，注意一切出入的人物，所以我在身心兩方面都很勞累，尤其身體方面。我每晚為總統的安全祈禱，並為我善盡我的職務祈禱。然而我對於這樣的事情已經習慣，覺得冒險犯難頗有趣味。所以讓歹人來試一試。我準備與他拼命。

這時候我同所有的閣員都已經熟悉。我最喜歡的一個人，是那態度和藹，萬分誠懇的但尼爾，他是一位出乎大多數人意料的好的海軍部長。關於他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一個是那年青的海軍次長羅斯福講給我的。據這個故事所講，在但尼爾就任部長以後不久，美國大西洋艦隊航泊在約克河口，威總統與但尼爾前進檢閱。實在，我自己也記得那一次的事情，因為我是隨威總統在「五月花」船上。艦隊排成整齊的行列，看來非常美麗。「五月花」沿着整個的行列駛行，俾威總統可以接受艦隊官兵的敬禮，然後那海軍上將前來向威總統及但部長致敬，等他去的時候，但尼爾隨到旗艦上度夜。是晚晚餐以後，他與羅斯福坐在海軍上將的艙內，這時艦上的值日官前來，扣門，被允許進來。他步入艙內，立正，敬禮。然後，看了看海軍上將，他說：「報告上將，一切安全。」上將看了但部長一眼。但尼爾不慌不忙，若行所無事似的迴顧上將。上將向他領首。這位新任的部長於是靈機一動，曉得是讓他接受值日官的報告。他馬上非

常誠懇的說：「好！很好！我聽了很滿意！」

勞工部長 W. B. 威爾遜，是另一個可愛的人，他的漂亮的老蘇格蘭型的面孔上的每條縐紋都像是有品格的樣子。美國的每一個工人都尊敬他。縝密是他的長處，他所管的一部中，事無鉅細他都瞭如指掌。他若不是特別有才氣的話，他却是一個總統所能有的一位最能辦事的內閣閣員。除掉白宮左右我們一幫人以外，其他人大都不曉得，他負擔着一位有殘疾的太太。因為照料他，使他不能作社交的活動。他不在辦公的時候便在他的家裏，他的女公子也是如此，她為她父親的祕書，為她母親的護士。

與和顏悅色的但厄爾及坦白爽直的威爾遜部長大不相同的是郵務部長勃爾遜，他的外表與作為都像是一個非常機警的君子。他異常詭譎而且機密，可以說他的左手永不曉得他的右手在作甚麼。他常常從郵務部田白宮的東門進來，沿着漿洗房前面那條低的走廊。無論下雨或天晴，他總帶着一把雨傘和一個手提包；天氣若是不好，他便穿上套鞋，顛着腳走路。我們終於開始稱那條過道為「貓足路」。

二月三日正午，威總統向參眾兩院宣佈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當日並把回國護照交給德國大使館。德國大使柏恩斯托夫出入白宮，我常常看見他。他令人起敬而不能令人愛慕。他是一位漂亮能幹的外交官，其外表是如此，其行為也是如此。他的兩位屬員艾德與巴本在美國所發動的陰謀重重，當然他曉得他們的一切活動。但是他願欲與美國保持和平；他若是能夠的話，

他會勸阻實行無限制的潛艇作戰；迄至最後，他極力設法阻止他的政府實行那自殺的政策。他永不隨便。出入大庭廣衆的時候，他總是衣冠齊楚，禮貌週到。我們雖不喜歡他，他回國去却未免令人惘然。

對於英國大使萊士，我非常愛慕尊敬。實在，他和他的夫人成了我的很親愛的朋友。他是一位很可愛的人物，有一些真正非凡的特長。他學識淵博，富於機智；他是當時最老練的一個外交家；但是最要緊的是，他認為當由和善，體諒，與忍耐達到他的目的。一次我陪他搭摩爾根的郵艇「海盜」號作一次短時間的遊玩，我還清楚的記得他的饒有趣味的談話——因為他與我隨隨便便，同我談話好像是一個知己的朋友。

我們最大的注意是集中在即將舉行的總統就職典禮。三月四日是一個禮拜日，於是公開的典禮延展到禮拜一。若是把典禮根本取銷，我們才高興。恐嚇信件收到的很多，總統所要行經的道路，雖然每一所房子，每一個住戶，都經檢查，我們還是很擔心，很害怕。

在國會議事廳，我們比較放心了一些，因為我們常常在那裏警戒。每次總統前往國會，白宮特務隊的任務是通知衆議院的議長；總統若前往參議院，我們就通知多數黨的首領。此後國會議事廳便由我們負責，益以首都警察，國會警察，及兵士與海軍陸戰隊的協助，我們守衛它一直到總統在議會公畢，安全離去。我們從頭到尾檢查這所建築，就是廁所及容得下一個侏儒的地方也不忽略。

就職典禮正在籌備舉行的時候，參議院少數議員反對武裝我們的商船一案，由是威總統添了麻煩。是在這時候，我最欣賞的威爾遜的名言出了世，那是威總統用來講反對武裝商船一案的參議員的。威總統說。美國國民的福利，是在被「少數剛愎自用的人」所破壞。我看見美國參議院無有一時沒有「少數剛愎自用的人」。也是在二月宣佈了季草曼的通牒——德國應承墨西哥，它若向美國宣戰，就把台克薩州歸還給他。我們認為墨西哥想佔領台克薩州，簡直是笑話，但是也不能不把這事情小看。墨西哥若與德國聯盟作戰，也不是可以一笑置之的事情。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總統就職典禮，但是我的精神完全集中於我的任務，所以典禮的經過我記得的很少。由白宮到國會議事廳那一哩的路程，我們真是顛顛競競，惟恐發生意外。

星期日往國會去的路上平靜無事。街上沒有羣衆，除威夫人，麥克攷密克，與郝斯上校外，也沒有其他的客人。我們到總統的房間，是在參議院那方面，在那裏威總統把已經通過的法案簽了字以後，得到通知，說國會的工作已經完成。他於是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懷特監督，就職。他把他的手按在聖經上的時候——四年前他就第一屆總統職，及他宣誓就新哲綏州州長的時候，也是用的這一部聖經——我感到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人還是那一個人，書還是那一部書，我想無論大勢如何，他是要遵照書中的意思行事的。他的誓詞，他會逐字逐句踐履實行。他是不會爽約的。

我偷着看了威夫人一看。她用閃亮着的眼光注視着他，爲他驕傲，她的頭昂揚着，嘴唇上

帶着微笑。

第二天的儀式也平安度過，雖然我記不起威總統演說的一句話，我記得的是參加典禮的人凝聲諦聽，威總統那引人入勝，音節鏗鏘的聲調，以及一早陰雨以後的天朗氣清與朗朗陽光。總統一行人平安回到白宮以後，我便休息了。

德國的潛艇一再擊沉我們的商船。我們離參戰越來越近。威總統不願參議院的否決，下令武裝我們的商船。他命令國會於四月二日開會，他要去作特別的演說。他是要請求宣戰。我由他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他咬緊着牙關，心中若有所思；他用一種憂鬱的，心中有事的神色看我們。他講話的時候，聲音很柔細，好像整個世界是一間病房，他正在躡手躡足的在病房裏走過。

下邊是我四月二日（禮拜一）的日記：

下午一點到白宮。四點四十分隨威總統到蓋辛國務卿與但尼爾部長的辦公室。六點回到白宮。八點二十分隨威總統到國會議事廳，他在那裏出席參眾兩院的聯席會議，請求宣佈美國與德國入於戰爭狀態，並請求撥付充足的作戰經費。九點三十分返回白宮。我同威總統並肩而行，我的右肩貼着他的左肩。我覺得他好像倚靠着我的右臂。他步上汽車回白宮的時候，已經非常之累了。十一時，威總統就寢，我也下了班。

那一夜晚的景像我記得很清楚——我們在本雪爾維尼亞廣路走着的時候，霏霏的春雨落在

我們身上，前面國會議事廳內，則燈光閃照，若有大事將臨。騎兵，步兵，與海軍陸戰隊，都開出來，和平主義者一羣一羣的集聚在街道，靜靜的抗議着。在衆議院裏，集合了參議員與衆議員，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旁聽席上坐着外交官，新聞記者，及其他獲准去旁聽的人。我站立在講台的下邊，在總統的右手，面向着一個門口，我的視線便釘住在那裏。我的眼睛只閃動了一次，那時候我左邊的一個人由座位上跳起來。我轉回頭，準備動手，但是那原來是首席法官懷特，因為聽了總統說，「我們決不肯走屈服之路，」感動得由座位上跳了起來。

那天夜晚在場的其他人，會描寫會場的情形，威總統演說的偉大，及他的娓娓動人的言辭。數年前，羅斯福往國會議事廳就總統職的時候，各報紙把一九一七年的照片翻印出來，有一個箭頭指着一個人，說是「當時的海軍部次長維斯福」。實際上是新聞記者弄錯了；那不是維斯福，那是史塔齡，眼睛望着門口。

威總統是很累了。他的面色慘白，他的步履沉重。他經過詳思熟慮，決定實行參戰，認為是行他心之所安，理之所當。

美國參加戰爭以後，白宮的情形馬上改變了。各門口派上兵士守衛，我的上司宣布，說白宮特務隊的組織不變——任何人請假或請辭都不批准。他又告訴我們，說保證總統比當兵作戰尤爲重要。「我想我要留下去，」我寫信給我母親，「雖然我願遠渡大西洋，爲國家去作戰。」

四月六日，我隨威總統與威夫人散步回來，時間是十二點二十分。威總命令馬上擺設午餐。與他倆共進午餐的是博溫斯小姐。他們正在吃飯的時候，行政辦公室傳來消息，說福斯特已經由參議院接獲兩院主張宣戰的共同決議。他奉命把決議帶來白宮。威總統匆忙把飯吃完，走出餐廳。

威總統與威夫人及博溫斯小姐進入辦公室。

「福斯特，你好呀？」他說。「你拿來宣戰令嗎？」

「是的，總統，」福斯特說，「要我把它帶到你的書房嗎？」

「不必，」總統說。「我就在這裏簽字。」

他坐在桌旁。

「給我一枝筆，」他說。

「請用這一枝，」威夫人說。

她遞給他一枝金質的自來水筆，是他贈給她的禮物。

「愛蒂斯，請站在我旁邊，」他說。

她挪到他右後邊一個位置，在那裏可以由他的肩頭看到桌上。博溫斯小姐站在她旁邊。福斯特站在他所坐的椅子正後邊。我在總統的左肘旁。艾克胡佛站在我旁邊，手裏拿着一個吸墨器。威總統詳細讀那悲劇的文件，他的牙關咬緊着，他的面貌陰沉猙獰。於是，用一種堅

決，毫不猶豫的手筆，他簽了「威爾遜」三字。

簽過字以後，他由椅上站起來，把筆還給威夫人，告了辭，同兩位婦女走入遊廊，並走入電梯。

宣戰後所發佈的第一道命令，是格雷遜醫生發給威總統的。格雷遜堅持要威總統多作運動，因為白宮的工作這時加倍並三倍的沉重了。格雷遜建議威總統騎馬，出乎他的意料，威總統竟首肯了。格雷遜過去也作過此項建議，但是毫無結果。現在我及特務隊其他的人被派往沃州買馬，馬廐也在汜美大廈後邊搭蓋起來。我們特別注意我們買回來的馬可以使威總統與威夫人平安騎乘；爲他，我們選擇了一匹特別溫順而好看的淡栗色的馬，起名叫「阿麗佐娜」。它面上有一個白條下達到鼻端，並有兩隻白蹄。威總統很喜歡它，常常騎它馳騁，但是他的馬術並不高明。

威總統的身體由騎馬得到很大的好處，這也是格雷遜醫生要他騎馬的緣故。一天下午，我們在石溪公園騎馬快到終點的時候，他要與我賽馬，由渡口跑到皮爾斯磨房，我們的汽車正在那裏等候。

我倆放馬跑起來，不知不覺我已經跑在前面。我的馬跑得快些，若不是我勒住馬放慢，我就要贏了，那便不僅是我不懂禮節，不擅外交，而且是怠忽職務，因我的職任是我的眼睛不離開總統，防備對他有甚麼意外。我在外表上雖然顯出催馬奔跑，實際上我却慢慢把它勒住，讓

阿麗佐娜和威總統跑過我去。在車中等候他的是威夫人。

她常常同他騎馬，穿着她的漂亮的黑色的騎裝，顯得非常美麗。她偏坐在鞍上，他倆一同騎馬，大多數是在白宮南邊的馬道上。

在那裏有一天，她取了一條小路，她的馬——一匹新馬——踏入一個洞穴，把她摔下來。威總統和我差不多同時到她那裡。她躺在地上，面色慘白，眼睛閉着。威總統俯身在她身上，用充滿痛苦的聲音說：

「愛蒂斯，我的寶貝，你傷着了嗎？」

她慢慢睜開她的眼睛，向他露出笑容。

「沒有，梧德婁（威總統的名字），我想我沒有甚麼。就是震驚了一下。」

我們扶她站起來，又騎在她的馬上。我們慢慢騎回馬廄，威總統很担心恐懼，他的夫人蒼白而帶着笑容，她的白色的面貌同她的黑色的衣服與閃亮的黑皮鞋恰成一個對照。幸而她沒有受傷，騎馬也沒有停頓。

那一個春季，一個有趣的日子是五月十四日，那天新任我們派往歐洲的軍隊的總司令波興將軍與貝克部長一同來訪。我記得很清楚，他穿着閃亮的皮鞋在大理石的地板上踏步走路，身體非常挺直，精神非常飽滿；他不肯搭電梯，自己走上樓來看威總統。我們聽說，貝克與威爾遜已經答應波興，決不給他以政治上的干涉。他只接受這兩個人的命令，不接受任何其他人的

命令。另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是老羅斯福想自己召集隊伍，帶往法國去打仗，因而前來看威總統。我沒有在那裏，所以沒有見着他，但是有幾位新聞記者預先已經曉得，他的請求絕不會獲得允許。美國軍隊的徵募將完全按照軍事的原則，完全按着陸軍部與參謀本部規定的辦法。

他倆還打高爾夫球，但是現在他倆在球場談笑着來往散步的時候，却有一些他倆所看不見也不曉得存在的觀衆。球場旁邊的樹林裏邊佈滿了特務人員，他們在他倆到來以前便佈置在裏邊，等他倆走了以後才行撤去，隨着他倆在球場裏走動，但是永不讓他倆看見。

以外還乘汽車遊玩，並往劇院觀劇，但是在夏天必須離華府，躲避炎熱。那年因為戰爭，威總統既不能休假消夏，他就在週末乘「五月花」在波托瑪河裏去游船。

美國參戰的第一個冬天到來。我於十二月九日寫信給我母親，我以往信內的快活調子——通常是威總統同樣心情的反映——沒有了，以後幾年內也很少再出現。主持戰爭，蓋籌肇劃，使威總統極爲勞累，保護他的工作也一天比一天複雜起來。

威總統的性格很倔強。但是通常他並不固執，也不易發怒——他很近情理，也很體諒人。當他脾氣不好的時候，我曉得是他的工作太累，身心太疲憊了。

一天，我們驅車在憲法廣場上走。軍火大廈的門警有一個命令車馬停止或前進的信號，是他在多數政府的職員走過街道的時候使用的。正在我們走到那裏的時候，他打出「停止」的信號。我們當然繼續前行。我們不得不爾——街上的人很多，總統坐在一部敞車裏面，停在街中

心是太不安全了。

司機羅貝驅車走過的時候，門警沒有認出是總統一行人，大聲喊，「怎樣回事？你不認識信號嗎？」威總統告訴羅貝停車。我跑到前面看出了甚麼事。

「告訴那門警到這裏來。我要看一看他，」威總統說。

我回去告訴門警，說總統要看一看他，他的面色變白，劃了十字。

「我想我要打掉飯碗了，」他無氣無力的說。

「你說甚麼？」我問。我聽見他叫喊，但是沒有懂得他的話。他告訴了我。

「不要担心你的飯碗，」我說。「他不會叫人把你解雇的。他不是那樣的人。請跟我去看他。」

威總統冷眼看了這個人一眼。「你剛才說甚麼？」他問。

「我只是問你爲甚不服從信號，」這人說。「我沒有認出是你，不然我就不會發出停止的信號。」

「這是一場誤會，」威總統說。「你去吧！」

我可以看得出，他現在後悔造成這一個場面。而且，他既已自動停車，就已失掉他不願信號的理由。他招呼羅貝開車。門警既害怕又煩惱，走回他的崗位。

這件事故並不能代表威爾遜的作風；他不是一個心量狹窄的人。但是未來的事情，這確是一個預兆。

第五章 停戰

新年到來的時候，天氣非常惡劣，鐵路連續出亂子。威總統工作勤苦，休息的時候很少，常常爲形形色色的來賓所包圍，包括歐洲各小民族的代表團，他們聽了他關於未來和平的宣言，生起了希望。那年冬天一個常來拜訪的客人是戰時工業局的主席巴魯區，是一位高大，儒雅，和善的人，他一談到金錢，生產，及其它財政方面的問題，他的和藹幽默的藍眼睛便頓時變得像一隻擦亮了的槍銃那樣冷酷而閃光。在這時候我常常納罕他的眼睛怎麼再能變得暖和平，但是過幾分鐘，等問題轉到其它方面，他就笑樂起來，他的眼神也就帶上一個善意的人的理解的溫暖。他是一個複雜，引人入勝的人物。

一九一八年冬日的事情，我的日記和我給我母親的信，比我的記憶所能想起來的講得更清楚一些。

一月四日——星期五，

下午十二點十五分陪威總統到國會議事廳，在那裏關於鐵路立法問題對參衆兩院聯席會議講演。

那斯今晚應威總統之請到來，以協助預備對德國和平宣傳的答復。

一月八日——禮拜二

下午往國會議事廳，威總統關於和平條件對參眾兩院講演。

一月十一日——禮拜五

下午兩點二十五分，陪威總統到行政辦公室開內閣會議。天晚回到白宮時候，威總統對我說，「唔，史塔齡，天在下雪呵！」我回答，「是的，總統，從四點鐘就在下雪。」他於是用一種憂鬱的聲音說，「那麼，鐵路上的貨車就要開行得更少，一般窮人因為沒有煤炭受苦要更多了。」

一月十四日——禮拜一

威總統於正午下樓來，往航運局辦公室去的時候，我幫他穿上大衣，給他拿來皮手套，並選擇了他的灰氈帽。我把氈帽遞給他，說，「總統，你要戴的是這頂帽子嗎？」他躊躇了一下回答，「史塔齡，我想我最好還是戴那頂棕色的氈帽，因為那是太太命令我要我戴的。」我馬上笑出聲來，他也像一個小學生笑得抿不上嘴。

一月二十三日——禮拜三

前任老羅斯福總統今天到了華府，住在他的女婿的家裏，他說他來是為幫助加速戰爭。他贊成實行普遍軍訓，並組織「軍火內閣」。各階級的人都去看他——民主黨，共和黨，參議員

，衆議員等等。

一月二十四日——禮拜四

前任老羅斯福總統今晚在新聞記者俱樂部講演，人人都迫不及待的等候着聽。威總統今晚很早就寢，因為他在害很重的感冒。

凡是描寫威爾遜的人，都講過他愛觀劇。人們認爲這是一個罕有的現象，尤其對於像威爾遜這樣一個偏重知識的總統。大概因爲我自己也喜歡觀劇，所以我認爲我們幾乎每晚前往劇院乃是當然之理。我認爲一個人若能爲所欲爲的話，他一定常常前往劇院。在劇院中，我若看見威總統聽了一句特別有趣的打渾而大笑不止，或者在一個歌女唱着一隻新歌的時候，他口裏哼着並用腳擊着節拍，這時候我認爲他的精神是最常態。我自己也是這樣的。

現在回想起那時候的事，我覺得威總統由觀劇比由認何其他的事情更能得到真正的消遣。觀劇使他的精神完全休息，以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喜歡帶音樂的喜劇與好的歌舞劇，而不喜歡嚴肅的劇作。他對需用腦筋的東西都不感興趣。他喜歡醜角而大笑，喜歡欣賞歌女的漂亮的大腿——同任一常態的人一樣，他深切欣賞女性的體態——他也喜歡好的舞蹈。他自己就是一個頗有成就的舞蹈藝術家。他喜歡講傳聞故事，而舞台便是他的故事的一個豐富的來源。

我常常帶他到後台去看一些演員，尤其是那些美貌的女演員。我曉得他喜歡到近處去看她們，觀察她們的媚態，並呼吸她們的香味。看他由劇院得到滿足走向白宮，我們不難看出他的

面貌上的憂容比較少些，他的身體也比較更強健有力。第二天他打高爾夫球或乘汽車遊行的時候，常常打口哨吹着或口裏哼着他前一天晚上所聽的調子，講起劇中的諧謔又大笑起來，並且評論演員的技藝，或女演員的美貌。那對他是一付真正的補劑，比八小時的睡眠或一杯魚肝油好得多。

二月十一日——禮拜一

下午十二時十五分隨威總統到國會議事廳，在那裏他答復德國送來的和平通牒。我相信威總統所以宣布德國的和平動作，爲的是離間奧國，使它脫離德國。以外是爲告訴德國不屬於軍人派的人民，說威總統是希望他們倒戈的。

三月二十一——禮拜四

德軍在西戰場的大規模的攻勢開始，先攻擊英軍的陣地。在我看來，英軍或法軍的防綫，他們水不能衝破。

三月二十五日——禮拜一

對英軍的攻擊緩和下來，攻擊轉向法軍所據的陣地。我斷定，德軍的攻勢已經失敗了。

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英軍與法軍已經佔領了瓦茲地方的堅固要塞，擋住了德軍。

關於作戰努力，華府時常舉行各式各樣的遊行，大會，及示威。一天，在英軍進攻康布萊

時，大顯神通的坦克「不列顛號」運來華府，停在行政辦公室前面。那是一個拙笨而龐大的機器，上邊彈洞很多。威總統乘它由行政辦公室到白宮的前門，然後下來。他在門口躊躇，想找一個下來時可以把握或依靠的東西。上邊有很多氣管，一個兵士告訴他握住一個。他握了一個，不幸他所抓的一個是排洩油灰的管子，非常熱。他的右手的手掌燙得很厲害，於是馬上回到白宮敷藥包紮。

過了兩個禮拜他才能再使用他的右手，但是保險公司太不表示同情了。他本來保了意外傷損的險，但是保險公司說他的損傷未致使他不能作事，因為他還可以用他的左手簽署法案。在他燙着手的那一天，我的日記寫着，「下午威總統未召集內閣會議，而接見陸軍部長貝克。貝克等他去見總統的時間，我同他談了很多話。他對於法國的戰局像是很樂觀。」

那年春天，白宮得到一些綿羊。有十八隻被散放在後院，成了大家笑謔取樂的一個主題。五月十七日——禮拜五

下午三時到了紐約。威總統住在阿斯托里亞旅館，下午三時半隨威總統與威夫人，郝斯上校與格雷遜醫生乘汽車遊行。五點半回來。六點威總統站在他的房門口四下觀望，看見我，笑了，說，「史塔齡，我想溜出去散散心。我可以從後門偷着出去嗎？我厭煩了警察與準備。我想像一個普通公民散一散步。」「好哪，總統，去吧。我不怪你。我可以招扶你，但是你曉得按照規定是應當不只有一個特務跟隨你的。」「好，我們走路，談話，笑樂。他像一個小孩子。」

在麥底生廣路他跑出去了，我緊在後邊追。一部汽車正向着他駛來。我抓住他的胳膊，拉他回轉。又一個特務終於找到我們。我們在一個鐘頭以後才回來。

往郝斯上校家裏吃晚餐。八點一刻，威總統，威夫人，郝上校夫婦，往全球劇院觀劇。五月十八日——禮拜六

上午十時半隨威總統由第五廣路到大學俱樂部。街上人羣聚集，開始歡呼，益以汽車的喇叭聲，真正像是人聲鼎沸。在俱樂部內，我坐在閱覽室，同時威總統寫他的關於紅十字會募捐的演說詞。看他在打字機上起草，是很有趣味的。

下午兩點半，威總統領導紅十字會遊行。

五月二十日上午我們返回華府，下午我們在一家劇院參加爲意國兵士募捐的音樂會。出唱歌唱的人大都是意國的歌劇名星，其中有阿爾達夫人與凱樂素。我在舞台上守衛，我不僅對於這位偉大的男高音歌者的爽朗的歌喉讚佩，而且對於他歌唱時他整個身體所表現的能力極爲欣賞。他大量的流汗，在他退入後台的時候，站在幕旁的侍者給他用手巾擦臉。在下次出台的時候，他們給他重新化裝。我未曾看見任何其他人流過這樣多的汗。有總統在場，當然他有些驚慌，但是由侍者服侍他的情形看來，我想平常時候大概也是這樣。

他唱完以後，我帶他到總統的包廂，介紹他見總統。他受寵若驚，但是威總統也很高興。他的神采奕奕，熱烈的與這位歌唱家握手。「你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說，帶有深切的感

情，「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我受了很大的感動。」我仍舊不曉得，像凱樂素這樣矮胖的身體怎樣會唱出超絕的音樂。大多數唱男高音的是高大而瘦削，但是他們之中最偉大的這一個却反而是一位寬肩膀的矮個子，頸頸短而胸膛厚。

不久我們就到了又一個華府的夏天，在這一個人夏天，甚至乘「五月花」去遊行都很少了。我們都很少消遣。六月十日可以代表其它的日子：「隨威總統與威夫人，威小姐，博溫斯小姐，與麥克阿都先生與夫人去看電影。十一點十分回來。午夜我仍舊在白宮值班，威總統，可憐，仍在他的書齋閒蕩，讀紐約晚郵報。」

八月初旬，威夫人病了，威總統的担心與憂愁一天在高爾夫球場上表現出來，那一天他的脾氣非常之壞。他正在打球的時候，球場旁邊一個小孩子把雙手放在嘴上，想學印地安人呼喊。威總統站起身來，倚在球棒上，不勝其厭煩的說，「那孩子一定是在練習當參議員。他總在吵嚷，而講不出甚麼話。」

十月上旬，我在家鄉度我每年的例假。等我回到華府，歐戰已到最後的階段，和平謠言同麻雀一樣的多。威總統很快樂，威夫人也反映出她丈夫的快活。

但是十月二十四日我的日記記着一段不很快意的事情：「威總統在今天向人民呼籲，請於十一月五日舉行的選舉中只選舉民主黨人爲國會議員。他的這一個行動，惹起了很大的風波，我真替他後悔不該作此呼籲。我確實相信這事情是他做錯了，因爲迄至今日他的地位是超越黨

派以上的，一般人都把他奉爲神明。」

這一個錯誤是威爾遜後來失敗的朕兆，但是我們當時却沒有一個人看得出。當時威總統與德國政府籌商和平的文牒，不斷往返，人們對白宮極爲擁戴。我們不曉得，我們的盟國表面上雖然接受了威總統的十四條而停戰，實際上却不肯在和平會議予以實行。我的日記所反映的白宮內的歡樂景像，在威爾遜當政期間，以後永未再來了。

停戰恰在美國工人預定舉行遊行的一天來到。威總統與威夫人站在行政辦公室的台階上，檢閱遊行的行列。晚飯以後，他倆在本雪維尼亞廣路驅車緩行，賞覽羣衆的遊行歡呼。那天是意國國王的生日，意國大使館舉行跳舞會。威總統興高彩烈，決定前往參加，於是我們都穿上禮服，陪他前去。

過了多日，事情才恢復常態，不幸恢復常態以後，又發生了一件於前途不利的事情。我們聽說，威總統決定前往歐洲出席和會。幾乎沒有一個人認爲他應當前往。出席和會的代表團被選定，裏邊沒有一個參議員，又沒有一個重要的共和黨人。十一月二十五日，麥克阿都辭去財政部長職務。我的日記記着：「對麥克阿都辭職甚爲驚異。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與威總統已經獲得諒解，要麥克阿都爲下一屆總統候選人，爲使他獲選更有把握，威總統決定接受他的辭職，並派他爲出席和會的代表。我現在才曉得，麥克阿都曉得了威總統要三屆連任，所以大不高興，於是決定在他的聲望日見高升的時候，脫離威總統的關係，不爲旁人的光榮而損害他

自己的健康。」

十二月二日，威總統對國會聯席會議講演，說明當前需要的立法，並宣布他前往法國參加和會初步會議的意願。我的日記記着：「國會對威總統的講演的反應非常冷淡。大多數的鼓掌是由衆議員海呼倫領導的。民主黨的前途完全繫於威總統此次出國之行了。」

第二天晚上我們離去聯合車站前往紐約，登「華盛頓號」前往歐州。

第六章 巴黎

我們於十二月四日午前不久，在郝布肯登「華盛頓號」輪船，以後不久便由大西洋艦隊的旗艦「本雪維尼亞號」戰艦及十五隻驅逐艦護衛，駛入海內。在途我們出了陸地的視綫以後，五隻驅逐艦回轉去，其餘十隻則在我們的左右兩面排列開。「本雪維尼亞號」在我們前面駛行，作爲一隻領路艦，因爲海內不僅有飄浮着的地雷的危險，而且戰爭剛剛停止不久，我們可能遇到與國內根據地斷絕聯繫，不曉得戰爭已經停止的潛水艇。驅逐艦與戰艦對我們的保護已經很週到，但是他們發給我一張「棄船」的名單，並告訴我如遇有此項緊急情況時，招呼威總統的特別計劃。

船上有我們特務中八個人：莫菲，史賴，奈德威，薩理文，福開森，斐茲哲，麥克加希爾，與我。隊長穆蘭與霍爾維已經先到巴黎，作爲先遣人員。總統乘坐的船已經從頭到尾，從上

到下，檢查一遍，美國全國的特務人員也已忙於檢查船上的人員。他們不曉得被檢查，但是在這隻船被選定爲總統搭乘的時候，他們的姓名與家庭住址已經交給了我們，而我們則已經把此項情報送給我們各地的分機關。沒有一個火夫或侍役的家庭情況與社會背景未曾被澈底查考過的。

以外，隨威總統出發的完全是白宮內可靠的職員——他的隨從布魯克斯；典禮長艾克胡佛；與兩位速記員史維謨與華格拉。隨侍威夫人的是她的祕書彭漢謨小姐，和她的侍婢布斯，一位和和氣氣的黑種女人，稱我們爲「銀務」（英文「特務」一辭中之「秘密」一字與「銀」字讀音相近似）。威總統住的房間包括一間辦公室，一間寢室，和一個洗澡間。辦公室內裝置有兩部電話，一部是無線電話，以與華府保持聯絡。威夫人佔了三個房間，一個起坐間，一間餐室，和一間寢室帶洗澡間。

與威總統同行的官員是法國大使布色朗與夫人；意國大使塞奈爾與夫人；國務卿蓋辛，是出席和會代表團的一員，與夫人；及懷特，是和會代表團中唯一的一個共和黨員，是一位老資格的外交家，也是我所見過的一位最令人欽敬的人。出席和會代表團其他的代表——郝斯上校，與布里斯將軍，已經先到巴黎，把辦事處設在克里永旅館。以外在巴黎的是巴魯區，胡佛，與克里爾，他們是代表團的非正式的團員。

對於藍辛國務卿，我已經有了一個明晰的印象。他是一位機警，聰敏的律師，不成問題在

國際法上很有學識，但是胸襟頗不開朗，對於自己的職權非常把持。他神經敏感，容易被人獲罪。因為有這些特性，所以常常與郝斯上校起爭端，因為他認為郝斯上校侵犯了屬於他的職權。他當國務卿，大部份時間用於保障他的職務，對旁人時時刻刻加以疑忌。我初次與懷特熟識，他的胸襟則比較寬闊，性質也比較純厚，實在他是我所認識的一位品行最好的君子。他永遠是精神愉快，永遠是體諒他人，永遠是胸懷寬大，所以你同他接觸，好像你精神上在服用一劑補藥。有他在左右，是令人愉快的。當然他是一位共和黨員，我們也曉得他是老羅斯福與洛治的朋友。但是他很快的轉而忠於威爾遜總統與威爾遜的理想，他對於兩方面的忠心也永未動搖過。

海上的旅行很愉快，威總統也得到一些休息與休養。每晚有電影，船上的船員也為我們組織了一個歌詠隊。以外有軍樂合奏，船上的官員並交互請客，船上就好像是一個小型的華府。

「華盛頓號」是一隻堅固的輪船，長七百呎，每小時走十八海里以上。它原來是一隻德國船「威廉愷撒號」。戰爭爆發時被拘留於我們的港口，由我們沒收的。我們信靠它，並信靠護送的驅逐艦及那隻戰艦，但是我們一想起下邊是幾哩深的海水，不禁感覺不安。我們作了種種的預防。一天舉行跳水演習，我把救生圈繫在威總統的身上，威夫人看了那達到他耳朵的大圈子，笑了說，「你看來像蘇格蘭的瑪琦女王！」

我們走的是南路，在十日的破曉時瞥見亞速爾羣島。翌日，又有兩隻驅逐艦參加了我們的

護航。十二月十三日早四時二十分，在水平綫上看見了燈光。七點二十五分，九隻戰艦進入視線。每一隻駛近我們，施放二十一聲禮砲。然後十二隻驅逐艦進入我們的視線。十時十七分，我們看見我們的目的地，法國的布勒斯特城。不久飛機在我們的上空飛旋，遠處並看到一隻汽球。

十一點，兩隻法國的巡洋艦與九隻法國的驅逐艦經過我們，向我們敬禮，一點二十分，海岸砲台放禮砲，一點三十五分我們泊岸，由我所見過的最大的艦隊環繞着。

儀式馬上開始，到三點一刻，威總統與他的一行人上岸。一羣喜極欲狂的人等候歡迎，總統一行人驅車往車站，在人山人海裏邊穿行，羣衆熱烈歡呼，我敢斷定這熱鬧是世界空前的。那一天全歐洲拜倒在威總統的脚下。他若想做歐洲的皇帝，只須說一聲，便可以成功。

下午四點，威總統的專車開往巴黎。特務隊長穆爾和我留在後邊，七點鐘我倆搭另一列更快的火車，先專車而到巴黎，以籌備歡迎它。我們追過專車以後，就當它的壓道車，於翌晨八時到巴黎，比專車早了兩個鐘頭。我們發現在蒙巴爾拉斯車站的準備還好，但是等威總統到來，見爲威總統一行人預備遊行的馬車，沒有我們特務乘坐的，深爲驚怖。馬車行列規定威總統與普因迎來乘坐第一輛；威夫人與普夫人坐第二輛；藍辛國務卿與茹色朗大使坐第三輛；藍夫人與茹夫人坐第四輛；波興，布里斯，與霞飛諸將軍坐第五輛；賓遜海軍上將與一位法國海軍上將，第六輛；哈茲將軍與一位法國將軍，第七輛；格雷遜海軍上將與一位法國軍官，第八輛

。騎兵與騎自行車的法國的便衣警察在行列的前後左右隨行保護。

這一種安排使我們驚怖不已。我們在任何情形之下永未會讓騎兵作護衛。駕馭一匹倔強的馬就夠一個人招呼的了；他沒有時間注意羣衆，若有危險發生，他不能騰出他的手，他的身體也只有聽任驚慌而不可預料的馬的擺弄。至於自行車，在一個人能夠下得車來實行動作以前，一中隊總統也可以被殺光。我們的辦法是站在車的踏脚板上，一手握住車，另一隻可以隨時掏槍。車若在人羣中慢慢行進的時候，我們就隨車行走，兩隻手都可以隨時活動，我們的眼睛也注視着人羣。

在目前的情形中，我們毫無辦法，因為是法國負責籌備，而我們不過是賓客。我們惟一的辦法是徵用了一輛馬車，列在第九輛的地位隨行，心中忐忑忐忑，希望不要有意外發生。終於我們在凱旋門下邊過去以後，到了我們的目的地，於是又可以步步追隨威總統了。以後，我們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切實告訴法國的警察以我們的需要，以及以後遊行或舉行公開典禮時我們所要佔的地位。我們要一部其司機會講英語的汽車，並規定在任何及所有的時候，我們要保留緊在總統後邊的那個位置。我們的請求馬上被答應，在我們留在巴黎的期間，法國的警察對於我們所使用的方法顯示甚大的興趣，等我們第二次到巴黎的時候，我們注意到法國的便衣警察已經多少美國化了。

威總統與威夫人住在米拉親王的宮殿，這住所的確富麗堂皇，名不虛傳。宮殿外邊圍着一

塔高牆，各門口有人守衛。我們請求改由美兵守衛，被允許了。由我們的軍事情報部，我們得到翻譯人員，每天與我們工作二十四小時。總統每天約定前來拜會的名單，每早被檢查，先由我們，再由軍事情報部。

和會在法國的外交部舉行，我被派在會議室的鄰屋。出入外交部的人只准走一個門口，所以我們往外交部去只走一條路綫，這路綫是有兵守衛而且經過檢查的。

威總統前來巴黎的計劃，是馬上開會實行討論，在美國國會延期以前攜帶和約返回美國。法英，與意國的代表，顯然不是這樣想法。他們的態度，是盡量討論，把任何具體的問題拖到無限的未來。有人建議，要威總統前往英國與意國，使各該國人民得有機會瞻仰他的豐采。這事他是願意作的，因為他的全部的計劃是為這些人民的福利，但是若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就先舉行和會，再往各國作勝利遊行。然而，他既是來救治歐洲政治上的毛病，對於它的社會上的陋習他甯肯遷就。於是在聖誕節前夕的午夜，我們上了開往波奧將軍總部所在的休蒙的專車，我們計劃是在那裏過了聖誕節，然後再往倫敦拜候英王與英后。

我們於早九時到了休蒙，波奧將軍與他的幕僚前來車站迎接。我們於是驅車往市政廳，在那裏他們開會歡迎威總統並贈給威夫人一盒手套。以後我們驅車往一個地方，威總統在那裏檢閱我們的軍隊，並對他們訓話。我們又驅車往馬的尼，與我們的官兵共進聖誕節晚餐。然後我們驅車經過幾個小地方，檢閱駐在馬州，古倉等等地方的小部隊。我給我母親寫道：「看見我

們的兵士忍受這樣的困苦，尤其在聖誕節日，我心裏非常難過。」

晚上我們回到我們的火車，翌早九時半到了加萊，上船渡過海峽，於十一時到達多佛。二時半我們到了倫敦的查倫十字車站，有英王喬治，王后瑪麗，公主瑪麗，勞合喬治，貝爾福及其他人前來歡迎我們。驅車往白金漢宮，確是一次勝利的遊行。人民對威總統夾道歡呼，好像是對他們自己的英雄。我喜歡倫敦與英國人民，在我步入查倫十字車站，看見前來歡迎的人的時候，我的心妙想天開，想入非非。「以我的名譽為担保，我已經愛上了王后瑪麗」我寫給我母親，「她長得像一匹駿馬。」

我未能在倫敦久住，因為我必須趕往曼徹斯特與卞里塞爾布置威總統前往各該城。我先到曼徹斯特，威總統在該地將為該市市長及其要人的賓客。他對於曼徹斯特特別尊崇，因為它是自由思想與社會改革的中心，而且因為他所崇拜的兩個人物——攷伯敦與布萊脫——是生在這個地方。這城市有點不像英國的城市，因為一般人那樣拘執。有一位英國陸軍的軍官，在上一個旅館的電梯的時候，擁抱而且吻了管電梯的姑娘，而走廊中好像滿是穿便裝的婦女，由這個房間跑到那一個房間，好像同每一個房間都很熟悉。也許是在舉行一個很大的家庭宴會！

卞里塞爾是一個美麗的邊地的小市鎮，同我意想中彬彬有禮的英國城市更相接近。實在我在那裏所遇到的人們恰同我家鄉的人一樣，所以我馬上覺得很心安。我把市政府的祕書找到，關於威總統前來的布置，一切都同他商量決定。翌早，威總統與各新聞記者到來。威總統被帶

往他的祖父會爲牧師的一個長老會的教堂，在講台上作了一篇開短的演說。我注意他演說的神情，看他顯然心中頗受感動。

下午我們前往曼徹斯特，在那裏度夜。翌日，我們返回倫敦，威總統與威夫人又往白金漢宮。翌日，英王與后在維多利亞車站送別他倆，我們又渡海峽返回法國。

我們於是晚七時返抵巴黎。翌日，我們在聖克魯打高爾夫球，在下午七時搭上意國國王的御用火車。我醒來的時候，我們是在阿爾卑山中，我由車窗外望，飽覽美麗的景色。整天我們在積雪的山峯中下行，最後到了肥沃的平原，有牛馬在耕田，而上邊的山坡上則有葡萄園閃耀在陽光中。我們是在元旦離去了巴黎。在一月三日早十點半到了羅馬。

我們在羅馬所受的接待，其盛況超過有生以來所見所有的羣衆遊行。人民簡直歡呼威總統爲神——「和平之神」。他們在街上鋪上鮮花，在很長的路程中看不見路斷。我向未曾看見過這樣的玫瑰花，白色，大朵，美麗的花，在我們緩慢的由歡呼，歌唱，與啜泣着的人羣中走過的時候，像雨點似的拋向我們。歷史上恐怕沒有一個人像威總統那天由意王與后陪往意國皇宮的時候所受的崇拜那樣大了。我們到意國其它城市——熱那亞，米蘭，與都靈——所受歡迎的情況，與此同樣熱烈。

意國人民這樣歡迎威總統，對於我們都有實際的用處，因爲這樣減少了我們對他的安全的擔心。把羣衆擋開，使他們不接近汽車與馬車，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斷定沒有人有意加害於

我們所保護的人。而且在意大利旅行的計劃是按照我們自己警戒的方法規制的。我們的特務隊中有一個原籍是意大利的人，他在意大利作了多年特務的工作。他陪我們的隊長穆蘭先往意大利去佈置，所以在意大利的戒備同威總統若在美國作同樣的旅行所實行的戒備是一樣。

在羅馬，威總統參加意大利國家的宴會，對意大利國會講演，拜訪教皇，遊覽古跡，於四日晚九時搭火車前往熱那亞。

在這裏我們又被當地的高級官員歡迎，包括美國的領事和他的夫人。預備為我們特務乘坐的汽車，被招待委員會的人徵用了去。我們只有在總統的車旁步行，必要時在踏腳板上跨行幾步。我向四下張望，看見意大利一位海軍軍官駕着一部大型的遊覽車。我同他講話，發現他懂英語，於是說明我們的處境。

「你們可以用我的車，」他說，面帶笑容，「我很願意當一下美國白宮特務的司機。」司萊和我不勝感激的坐上車去，同通常一樣緊隨總統的車在熱那亞的街上駛行。在整個的行列中，我們的司機長得最漂亮，拋往總統車上的玫瑰花有時不能中的，落入我們的懷中，這時我們不禁領首道謝。

我們驅車往哥倫布的紀念碑，威總統要在那裏獻花圈。這時候天在下雨。我由我們的車上下來，走到威總統的汽車的旁邊，耐心的等着有人拿出花圈。過了一會，威總統打開一個車窗，低聲問我，「史塔齡，你等甚麼呢？」

「我們在等美國領事，並在等花圈，」我說。

我到哈茲將軍的車旁，告訴他爲甚麼耽擱。他說：「花圈是在領事的馬車上，大概馬趕不上我們的汽車的速度。」

這時候久已不見的莫菲與霍爾維跑上前來，幾乎喘不過氣。他倆未能像我徵用一部由一位海軍軍官做司機的汽車，於是抓了一輛由一匹肥胖而昏昏欲睡的馬所拉的馬車。車夫不願把車給他們，他們強制要坐，他又不懂得英語，僅是呼喊叫鬧，好像喊出一個「花」字。

「坐位下邊有一個花圈嗎？」我問。

「是的，」霍爾維說，「有的。我們本要把它扔掉，莫菲決定給所有主留着。」

「快拿出它來，」我說，「那是總統正等候獻在紀念碑上的花圈。你們兩個強盜把美國領事的馬車偷來了。」霍爾維拿出花圈，遞給威總統，於是儀式便告完成，同時大雨傾盆，淋在我們沒有遮飾的頭上。

接着我們還有一個這樣的儀式。現在我不記得那個名人是誰了，但是我決定我們要準備好去應付他。威總統回到他的車上以後，我張眼四望，看見人人都在逃避大雨，於是趕緊把哥倫布的花圈偷來，把它拿回到我們的車裏。我們到達下一個紀念碑的時候，雨仍在下，而且果不出我所料，沒有人帶來一個花圈，我拿出我的戰利品，把它遞給威總統，他於是把它獻給另一個意國名人的墓上。

此次經過給了我們一個教訓。從那時以後，每次總統出發獻花圈的時候，我們總在特務車裏帶着一個重份的花圈。

上午十一點，我們在開往米蘭的火車上，兩點半我們到了那裏，在人山人海車駛往皇宮，晚間去觀歌劇。十一點半我們前往都靈。我們於翌早到了那裏，參加了連續幾次的儀式，於下午五時啓程返回巴黎，於翌早十時到達。

有人建議，要威總統到其它地方去，作各式各樣的旅行，但是他決定先辦公務，於是在法國外交部當真開始開會，雖然由我所看到的，我曉得話講了不少，而事却作得不多。一月十五日，我在我的日記中寫道：「我們離開法國外交部的時候，適當我把一條毛毯蓋在威總統的膝上，他低聲對我說，「我喜歡離開他們。這裏大家僅只高談闊論，不作實事。」和會仍舊在開，各國代表在原則上都遵守威總統的十四條，並服從世界的輿論。一月二十日，我寫信給我母親：

過去十天，我們的時間完全用於開和會的初步會議，威總統的興緻很好。當然，見那些偉人走入會議室，每一位都跟隨一位帶公事包的隨從，是很有趣的。今天我提威總統的公事包。我被派在會議室的鄰屋。所有進入會議室的人必須經過我。所以我天天看見普爾迦萊總統，克雷蒙梭，福煦元帥，勞合喬治，貝爾福，薛錫爾勳爵，休士，巴恩斯，奧蘭多，桑尼諾，與威尼采洛這些要人。

上午的會，在十點開會，一點散會。下午的會，在兩點半開會，通常在六點半散會。各房間之間的門都是不透聲音的，實在都是雙重的門。除經委員會批准的人以外，任何人不准到會議室的任何鄰屋。各室內有一些高妙的繪畫與雕像。好像所有藝術家喜歡採取的主題，是裸體的女人形。

我很舒服的住在克里永旅館，是美國人在法國開的。我僥倖住到一間帶洗澡間的房間，用熱水洗澡很是痛快。美國代表團的辦事處就設在這裏。我們的飯食非常精美，我也養成了吃茶的習慣。此地晴天很少，所以人民必需喝一種甚麼東西。我不曉得法國人的精神怎能保持這樣愉快，他們好喝酒我以為是天氣使然。今日下午，我必須前往法國歌劇院，作威總統於禮拜五晚去觀劇的準備。我將坐在他的包廂裏。

巴黎仍舊是一個戰時的城市。人們還憑購買證購買物品，點心糕餅還不准製售。街上滿是俘獲的德國大砲，兒童們在大砲旁邊玩耍，呼喊著，摹倣着當兵的父親與哥哥的動作。大多數男子還穿着軍服，他們還在尋找作戰時請假回來所作的娛樂。巴黎究竟巴黎，在我一個偏僻小鎮的人看來好像有點太浪漫。我寫信給我母親：

昨晚我看一齣叫作「牧童的愚爭」的戲劇。這一個劇院，還有多數其它的劇院，是一種半飯館的性質，裏邊有茶座，觀衆可以要各種飲料。在休息時間，人們在一個空地地方散步，不久就有年青的姑娘前來，用一種柔和懇求的聲調問你，「先生，可不可以給我買一杯酒喝？」或

著，「請給我一枝紙煙，好不好？」你若答應了她的請求，你就可以準備作到極限。這些地方當然是兵士娛樂的淵藪，我聽說在戰爭期間，她們的生意興隆，利市十倍。這些法國人真是不同凡響，甚麼都屈服他們不了。

米拉親王與王妃今天在他們的家裏——現在是威總統與威夫人住着。夫婦倆像貌都很美，他們的儀表與動作也很平民化。昨晚我看見威總統在宮內的接待室等候日本外相的時候，在試跳草裙舞。我走進去的時候，他抬頭一看，大笑起來。他好像對於會議進行的情形頗為滿意，但是他也很是疲累，看來比兩個月以前老得多了。除上下午在法國外交部開會以外，還有國際聯盟的會議，每晚八時半起開會。

有人不斷勸威總統到被破壞的戰區去考察，但是他說他現在的工作是使戰爭不再爆發，在他要使世界邁步向前的時候，無暇向後回顧。最後他同意用一個禮拜日乘汽車到那些地方去看一下。我們於早八點離開巴黎，一行有六部汽車。我們先由白露森林到提恩利，在那裏用過午餐以後沿瑪恩河的康邊戰區到藍斯。我們於下午三時到藍斯，正值飛着大雪。

這一個被破壞了的都市，在白雪掩映之下，更顯得淒涼。那著名的大禮拜寺，雖還存在，但已經殘破不堪，雪由屋頂上的大洞飄下來。樞機主教梅西謁親自領導我們看這歷史上的建築，說藍斯原來有五十萬人口，現在却僅剩了三千餓得半死的人民了。這城市令人看了確實傷心，頽垣破壁，荒涼寂寞，每條人行道上還架着鐵絲網，還有累累的彈坑。

我們一行人中有一位老朋友攝影家哲克遜，現在是一個中尉，但是還帶着他的照相機。哲克遜不以照普通的照片爲滿足。他必須要採取一個非常的角度，我們每一次停下來，總見他辛勤的爬上一棵樹或一堵破壁頽垣。在一個地方，破壞非都澈底，沒有一樣站立的東西。那裏沒有一棵樹，沒有一堵牆，甚至沒有一個拉圾堆。威總統四下看了一下，眯了眯眼，說，「哲克遜，你怎麼照像呢？沒有一樣東西讓你爬上去。」哲克遜紅了臉，口中嗚嚶講不出話，威總統笑了。「我們再到一個有樹或有高牆的地方，我們就停下來讓你照一張像，」他應許。

現在我們決定返回華府，然後再回來完成和約。威總統總算把國際聯盟草案由和會通過，并予以宣布。二月十四日（禮拜五），我們離去巴黎，前往布萊斯特。在上火車以前，威總統與新聞記者談了一個半鐘頭。談話的內容多未發表，我的日記上記着，他說克雷蒙梭提出多數反對的意見，但是他不成問題會服從多數的。他說澳國代表休斯態度最爲惡劣，不聽旁人勸解，也不理睬有關當前討論的問題和會所供給他的意見。翌日清早，全世界的人民正在閱讀盟約內容的時候，我們登了「華盛頓號」。午夜我們駛出港口，向前進行，我們留在巴黎的是不可究詰的誤會，懷疑，恐懼，猜忌，與貪婪。

目前距離巴黎和會的時間還不久，很難辨別我當時所曉得的事情及後來揭露的事情。我在巴黎閑散無事的時候，常常與美國的新聞記者談話；我們對於和會都發表了不少的意見，作了不少的預言。有好多事情都不幸而言中。出席和會的歐洲各國的代表，對威爾遜多持反對的態

度。他們把他認作是以強力干與歐洲的事情，美國對於戰爭的貢獻並不大，而他在和會中包攬的權力則太多。他們自有解決歐洲問題的方案，不願讓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家前來干與，而所謂「不切實際的理想家」乃是他們描寫威爾遜的一個最客氣的名詞。

過了幾年，參加和會的人當然都自己吐露了實情。克雷蒙梭，貝爾福，與勞合喬治，在他們的自傳與回憶錄中，都承認他們向來真正信從威爾遜的十四條，並曾陰謀違反十四條的規定。勞合喬治的計劃是故意搗威總統的亂，表面雖然表示與他同意，實際却別有用心。他們在作戰期間就彼此締結了密約，規定瓜分戰爭的贓品，也是勞合喬治發明了委任統治的計劃，以掩飾他的偷盜行爲。威總統接受了委任統治的計劃，雖然實際上委任統治的地方完全爲受委任的列強所佔領，與割據毫無不同。

所以巴黎和會除威總統一個人以外，其他代表都是一些高等的陰謀家，專爲自國的私利設想，分贓唯恐不多，同時却用威總統作掩飾，掛出國際道德與善意的招牌。還有克雷蒙梭，帶着一付獠狗的面孔，野獸的眼睛，用一付棉織手套遮掩他貪婪髒污的手。他憎恨德國，對未來的和平毫無信心，而且決心要把德國打垮在地下，使它永不能翻身。

勞合喬治不惜陷世界人民於水火，以達到他在國內再度獲選的目的。奧蘭多專以訴說意國的苦況爲能事；還有豬眼睛，鷹鼻子的桑尼諾，根本不可信靠。

對付這一幫人，威總統留下了郝斯上校，而郝上校的弱點是虛榮心太大——這虛榮心又爲

他的女婿所利用。協助郝斯的是藍辛；他是一位面目姣好的律師，因為嫉妬侵佔了他的職權而與郝斯反對。其他都是幾位能幹的人，但是都失於太誠實無欺：艱苦卓絕的老布里斯將軍；足智多謀的本遜海軍上將，彬彬有禮的懷特。我想他們都不會使用卑鄙手段，而使用卑鄙手段却是在和會中能夠達到目的的唯一的手段。

我那晚倚在船欄上想起這一切的事情，真覺得回國是一件好事。歐洲不適合我的脾胃。歐洲人太疲憊，太世故了。我覺得甚至於它的皇室也頗令人失望——沉下臉來的英王喬治，旁邊站着魁梧的瑪麗王后，矮個子的意王愛瑪虞限，旁邊走過他的高大漂亮的太太。我願意回到男女可以比肩齊眉的美國，那裏你的朋友若是拍你的肩膀，他不會手裏拿着一柄要殺你的刀。

在「華盛頓號」上每天出版一種小型的報紙，叫做「斧頭」。二月十六的一期，列舉我們一行人的人名，裏邊有海軍部次長羅斯福和他的夫人。一個禮拜以後，與威總統及他的一行人慶祝華盛頓的誕辰的記載並行刊載的，是這一個標題：「波拉大肆攻擊國聯」。我心懷不安的讀波拉的講演：「我可以用一句話講明我的立場。人類智慧所能創造的超國家的法廳或超國家的政府，絕不能如美國一萬萬人民自己照顧他自己的利益之週到。」

可是，前塔虎脫總統仍繼續他擁護國聯的遊行講演，其他共和黨人，如茹特與休士，在一九一六年，與威總統競選幾乎獲勝，也在擁護國聯。翌日，我們在波士頓上岸的時候，人民夾道歡迎我們，若潮水一般湧入工程大廈，在那裏參州的共和黨的州長，一位身材矮小，不大惹

人注目名叫柯立芝的人講道：

「我們現在歡迎威總統比過去歡迎華盛頓將軍還要熱烈，比歡迎林肯總統還要一致。我們歡迎他，是因為他是一個偉大民族的代表，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是我們把命運付託給他的人，他是我們未來一定擁護以實現我們的目標的人。」

聽衆狂烈喝采。講台上的人也鼓掌稱許，尤其是年青的海軍次長羅斯福。威總統面帶笑容，精神快樂。他返回國來，被本國人民熱烈歡迎，同被歐洲的人民歡迎一樣。任何一幫政客其奈全世界羣衆之一致的意志何？他可以實現他的理想，他可以獲得勝利。

第六章 凡爾塞

我們在華府住了一個禮拜，三月五日又搭上「華盛頓號」。我們返回華府的時候，是凱旋歸來，受盡人民的頂禮膜拜；這次重往歐洲，却是荆棘滿途，受盡了磨折。

三月四日——禮拜二

上午十點四十五分，隨威總統往國會議事廳，他在參議院方面的他的房間休憩。第六十五屆國會休會。未簽署任何法案。共和黨搗亂。因威總統未於事前與國會商酌，而接受國際聯盟，共和黨與他嚴重決裂。共和黨說威總統除與他自己及他的黨商酌以外，未遑得任何人的同意，所以他的行動只能代表他與他的黨的片面的意見。

威總統是容由自取，不能怨旁人。他對美國人寫信，要他們只選舉民主黨人，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他未曾任命塔虎脫或布特等共和黨人爲出席和會代表，是又一個錯誤，結果得罪了共和黨。他應當在幕後主持，讓其他人出席和會。

下午八點一刻到紐約。與塔虎脫同在都會劇院演說，主張參加國聯。聽衆狂烈歡迎，十時一刻登船。

這一次我們走北邊的路綫，天氣又很和暢，威總統在甲板上散步以自娛。在船上的前幾天，他留在船內，恢復他在華府所感受的疲勞。他在紐約講演以後所發生的一件事故，好像使他大受打擊。原籍愛爾蘭的美國人的一個代表團，曾請求見他，爲呈遞一篇關於愛爾蘭向和會所提要求的請願書。該代表團的團長可哈蘭在作戰期間曾肆行搗亂；威總統同意接見除他以外的代表。

他在都會劇院講演完畢以後，往樓上去，準備接見該代表團。杜瑪爾泰進來傳達，說可哈蘭也在內。威總統大怒。他拿出他的錶，說，「我等五分鐘。他們其他的人若想進來，我可以接見他們。不然，我要走了。」杜氏極力勸說，但無效果。杜氏向代表團下了最後通牒，於是代表團員進來，未有可哈蘭。無論他們的請求是什麼，當然沒有得到結果，因爲威總統的態度很冷淡，他們也很惶惑。

海上的空氣不久恢復了他的精神。一天，威夫人來到他的臥室的門口，問我有幾個門口通

到威總統的房間。我同她查看他倆的房間，威總統也參加進來。等我們走到他的浴室。我們發現一個涼台正俯瞰着那浴室。威總統問威夫人，涼台爲甚麼修在這樣一個希奇的地方。

「我想，」她說，「這一定是爲在你洗澡的時候，船上的軍樂隊可以給你奏樂。」

他倆一同大笑，那時他倆好像同戰前一樣的快樂。

我們又按照威總統的迷信，規定於十三日到達布萊斯特。他認爲「十三」是他的吉利數字，這一天恰巧是禮拜五，同我們上次到達的日子一樣，他認爲那是雙重的吉利。

天已八點半我們才靠岸，已經趕不上開往巴黎的夜車。幾位法國的代表到船上來由郝斯上校和他的女婿奧欽克勞斯陪着。威總統看見郝斯，便向法國的代表道歉，邀郝斯到他的房間。我追隨他倆，在威總統的門外守衛。在那裏我被「國際新聞社」的記者尼文發現，講給我關於和會的新聞與傳說。傳說是，威總統所成就的事情，郝斯上校已經予以破壞。他在同勞合喬治，克雷蒙梭，和奧蘭多合作，而他們則在利用美國參議院之反對國聯爲攻擊威爾遜的十四條的資料。英國當然是在攻擊其中的第二條——海上自由。法國堅持要德國償付巨額的賠款，並嚴格限制德國，使它不能再起。意國想分得可能得到的最多的贓品。

我一邊聽着，一邊對於郝斯上校更加憎惡，同時我越發感覺威總統不該前來巴黎，應當在華府坐鎮，讓他人折衝樽俎，最好是共和黨人。這樣，一切的成功，他可坐享其名，而一切的失敗，則可由共和黨的代表受其謗。

厄文去了，過了好像一段很長的時間，郝斯上校從屋內出來，面貌慌惑，走路很快。在我走進去關門的時候，我看見威總統站着，他的眼睛盯着我，但是好像不認識我的樣子，他的兩臂，無氣無力的垂在兩旁。他的容貌反常使我吃了一驚。他的臉色蒼白，好像很疲累的樣子。他的整個的形像表現出頹喪。我關上房門，心裏咒恨郝斯上校。

第二天我們到了巴黎，威總統與威夫人改住在一個新地方——合衆國廣場十一號的B宮。這地方沒有未拉宮殿那樣闊綽，但是更適合威總統的脾胃，他常常用它作四巨頭開會的地方。我回到克里永旅館，美國代表團仍住在那裏。

威總統馬上開始工作，謝却一切的應酬。他或許已經感覺到締訂和約的工作不能如他的意願，但是他仍奮力將事，想把目前解決的問題留待國聯去解決。他認為一切目前解決歐洲問題所犯的錯誤，都可以在未來國聯開會的時候予以改正。他的整個的戰略目的，是把國聯規定於和約之內，使參加和會各國予以接受。他受到很多的反對。

郝斯上校當然是上了反對威總統者的當。實在，從最初他接受他的「和會專員」的任命就出了不少亂子。威總統的意思，是叫他不公開活動，讓他在幕後劃策獻計。過去在國內他就是擔任這一個角色。在巴黎他犯了「七種滔天大罪」的第一項——驕傲——開始要爭名取寵。

我們第一次前來歐洲的時候，因為討論國際聯盟的會議，在郝斯上校的房間而未在藍辛國務卿的房間，藍辛憎恨，因而起了麻煩。藍辛當然是對的，因為他是國務卿。有人把這事告訴

了威總統，他於是馬上把開會地點改在藍辛的房間，以後就在那裏開會。現在厄文來對我說，郝上校在舉行新聞記者招待會，這是他沒有權力舉行的。新聞記者若到旅館採訪新聞的時候，他們就被郝上校的秘書奧欽克勞斯領到他的房間。

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類的事情是在發生，因為由美國寄來的報紙與雜誌，其中多數刊有文章，欽贊郝斯上校，稱他為美國代表團的天才。英國與法國的報紙也時而有這種論調。用一種巧妙詭詐的方法，威總統的令名是在被破壞。

「你為甚麼不把這事告訴格雷遜呢？」我說，「我不願轉口重述這故事。」

厄文告訴了格醫生，他不大相信，一天以後，兩個會到，厄文說他要證明他的說話。

「請同我一回到屋頂上來，」他說。

他們進了電梯，上到克里永旅館的頂上，發現郝斯上校在同一幫新聞記者攝影。格雷遜相信了，把他所看見的事情講給威夫人。他們決定不告訴威總統，第一因為這像是講閒話，他一定不高興，第二因為關於這件事已經不需要再警告威總統。郝上校因為性格上的弱點，背棄了威總統的所託，對其它國家的代表讓了步，這在對任何人絕不讓步的威總統看來，是罪不可追的。從我們第二次到巴黎的時候起，威總統對郝斯上校的謀劃與獻策，就不大採用，他在布萊斯特與郝上校談話後，所感受的幻滅與悲痛，慢慢變成冰冷冷的蔑視，凡是熟悉威爾遜性格的人都可以看得出。

人人都曉得的他倆的「決裂」，這便是其開端。

四月一日晚，我正站在威總統的門口，我們住巴黎大使館那位專為威總統與克雷蒙梭傳遞秘密消息的人，前來致送一個文件。房門敞開未關，當它關上的時候，我聽到威總統極為憤懣的說：

「此事我決不忍受。再有一分鐘也不成！我要停止一切商談，先回國去！把這告訴克雷蒙梭！」

兩天以後，在四月三日，他患重感冒，臥病不起。他的發燒有加無已，胸部亦受感染。他仍舊繼續與克雷蒙梭，勞合喬治，及奧蘭多商談，他們到他的房間來訪他。威夫人與格雷遜醫師——他現在是一位海軍上將，是在我們第一次出國時遷陞的——抗議舉行此項會議；但是威總統堅持要舉行。他是病了，但是他的害怕多於他的患病——害怕他被蒙蔽，被欺騙，如果他從事他所需要的休養，不過問和會的事情。

威夫人服侍照料他，像一個其情拳拳的母親。夜裏有幾次，在我守衛的時候，她喚我進來，幫他移動他的床或打開那笨重的窗子，在床移動或窗子移格的響時，他毫不動彈，深深而靜謐的睡着，但是更像是一個死人，而不像是世界之活生生的希望。

四月七日，宣佈他已命令「華盛頓號」馬上開到布萊斯特。反應是即刻而且劇烈。翌日，勞合喬治，克雷蒙梭，與奧蘭多，來到書齋看他。在那以後的那天，威總統能夠起床並乘汽車

遊行。第二天早晨，他的三個伙伴，又來到他的書齋的門口，從那時以後，談判進行得相當快，於是我們在下次大戰以前離開巴黎的希望好像可以實現了。我於三月十八日寫信給我母親說，我們的計劃是「約在六月一日或甚至更早一些回到美國，在七月一日召集國會開一次特別會議，並於同時在西部各州巡遊，以宣揚和約與國際聯盟的利處。」

但是威總統仍舊疲乏，瘦削，而憔悴。他在病榻纏綿多日，身體已經很衰弱。他以後永未再恢復他的體力，他的身禮的衰弱自然反應到他的精神。他沒有了他過去的機敏，很容易疲乏。以外值得注意的，是他現在與郝斯上校會面的時候很少，他倆的關係已經很緊張。早先郝上校每天來拜會一次或多次：現在他很少前來，就是他來了，威總統對他也很冷淡。

威總統第二次所受的打擊是在意大利。奧蘭多與桑尼諾堅持由意國佔領埠姆，和會本已經議決把它給南斯拉夫，使該新興國家得有在亞得里亞海的出海口。奧蘭多退出和會，返回意國。幾乎是轉瞬之間，意國人民對威總統的態度便改變了。他由一個神仙變成一個魔鬼的使者。在埠姆，一張帶侮辱性的漫畫，畫着威總統戴着一頂德軍的鋼盔，面前畫一個大開號，貼在街上與商鋪的窗子上。我們陸軍情報部駐埠姆的代表佛朗少校報告，說他向格拉齊奧里將軍抗議，要那些漫畫馬上撤去，格將軍面帶諷刺的笑道，「我向你保證，二十四小時以內就把它們完全去掉。」

「現在已經過了二十四小時了，」佛朗少校說。

格拉齊奧里鞠躬。「我不久就下命令把它們去掉。」
兩個鐘頭以後，沒有一張漫畫被去掉。佛朗少校於是坐一部車子巡行全市，自己把它們去掉了。

奧蘭多終於返回巴黎，和會又繼續進行。

一天，我們國務院一個代表，啣有一個機密的使命來看我。

「明天或後天將討論日本問題，」他說。「明天威總統前往法國外交部去時，他的手提包內將裝有所有關於日本的情報。天氣很熱，日本小鬼將不惜犧牲一切得到這些情報。我請你注意總統的提包，讓它一刻也不要離開總統的手。」

翌晨，威總統帶着他的手提包出來，我凝目看着他走入會議室，提包仍在他的簷下。散會以後，一部份出席的人出來，這時候我踏進門內，尋找威總統。他正站在日常開會時他所坐的那張小書桌旁邊。每一位開會的政治上的巨頭，都有一張小書桌，我看見他們坐在那裏，像小孩子等候教師，覺得很有趣。

威總統正與勞合喬治專心談話。手提包放在小書桌上。威總統一面同勞合喬治講話，同時走開書桌。我很吃了一驚，但是我未有所動作。威總統是一位細心的人，不會丟三掉四。我的任務是追隨他，但是在跟他走以前，我必須取那提包。雖提包不到四呎，眼睛盯住它的，是兩個日本的代表。我走到書桌檢起那貴重的提包，向兩個日本小鬼欠身，他倆也回報我以欠身及徽

笑。「太對不起，你們這些壞蛋！」我說。

我在威總統正穿他的外衣的時候趕上他。我把提包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的帽子也在那桌子上。他仍在專心與勞合喬治談話，拿起他的帽子帶上，轉身走去，沒有注意我所做的事情。然而勞合喬治在第二次檢起手提包的時候，却注視着我，對我作了一個會心的眨眼。由這事證明威總統的精神已經不是頂好，而且疲乏之得很快；勞合喬治的任務既在折磨他，他得到這樣的成功，一定感覺一點勝利的愉快。

兩個人分手，我同威總統上了汽車。我與司機坐在前面。正在我們走到孔高德廣場以前，威總統忽然俯身向前，對我說，「史塔齡，我們得回法國外交部。我把我的文件丟在我的書桌上。」

「請原諒，總統，」我說。「你在穿大衣的時候把文件交給了我。手提包現在我的膝上。」

他嘆了一口氣，放下心，「請你還給我。我不能讓它離開我的手。」

提包裏邊裝的是甚麼，我不曉得，但是在我們參戰以前，威總統告訴他的多數的知己，說美國所以不應當參加戰爭的一個原因，是他的實力要被削弱，有礙於最終不免對日本的一戰。他認為與日本一戰是不可避免的。

起草委員會現在正在工作，我們都在迫不及待，三五成羣的站着，等候國內寄來的郵件，

並討論國內的新聞。

五月七日，和約的條款在凡爾賽的特麗阿隆宮的餐廳交給德國的和平代表。德國的代表心神不安。克雷蒙梭把這文件遞給布勞克道爾夫伯爵，用簡短幾句話告訴他，說跟他和他的同僚於十五大內答復，說一切的意思必須用書面提出。

威總統現在肯於休息了。他去看賽馬並去觀劇。一天我陪他去巡遊戰場，隨行的是海軍上將格萊遜與巴魯區。我在我的日記中寫着：「我注意法國人對於他們的馬匹，照料得很週到。它們都很肥胖，很光滑。牡馬永遠不鬮，可是它們還是很馴順，肥胖，且容易駕馭。」

五月二十九日，德國代表提出他們的答復。他們拒絕接受和約中的多數條款，並要求立即參加國際聯盟。和會又給他們考慮的時間。於是德代表團被召回柏林，改派了另一個前來。這些人到了巴黎以後，雙方的要價還價又繼續起來。好像我們永沒有回國的一天了。

最後，和約準備簽字。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威總統往凡爾塞查着即將在裏邊舉行簽字的「鏡廳」。克雷蒙梭與貝爾福在那裏與他相會，他們查看了該廳以後，把整個的宮殿巡視了一下，走過一些祕密的門戶，上下一些隱藏起來的樓梯。威總統好像很喜歡巡覽這宮殿，對於裏邊的一「議院」也很感興趣，引導的人指出黨俄在裏邊所佔的地位，以及克雷蒙梭在四十年前所坐的坐位。

二十八日我也穿上禮服，特務隊其他的隊員深為豔羨。原來他們告訴我們，不讓我們特務

隊員進「鏡廳」。我不肯接受這個規定，至少我自己是要進去的。於是我奔走活動，終於得到一張特別入門證，以威總統侍從的資格進入廳內。在舉行簽字儀式的全部時間，我站在威總統的背後。

我所以一定要參加的經過是這樣。從和會開會以來，各國代表喋喋不休，我漸漸認為那些穿禮服戴高帽的人實在是一羣壞蛋，我心中的怒火不禁上升。等我聽得不讓我進入「鏡廳」，我簡直瘋狂起來。我對法國政府幾位有勢力的官吏，坦白表示我的憎恨。這一爆發使我達到我的目的。但是當我把我的禮帽戴到頭上的時候，我心中仍舊憤憤不平，所以故意把它斜戴一點，表示與那些外強中乾的傢伙不同。

我們到了凡爾塞以後，我就往「鏡廳」查看了那整個的房間一下。它是長方形，面向東，東面的牆上是很大的法國式的房子。進口是在北邊，主要來賓就坐在這裏。新聞記者坐在南邊。各國代表環坐在三面。在西邊一條長桌的中部坐着勞合喬治，克雷蒙梭與威總統。在他們的前面，房間的正中央，是放置和約的桌子。在各代表團坐的長桌的末端，坐的是德國的代表。

我在威總統背後站好的時候，看見一個法國人凝目看我。最後他過來與我講話。我猜想他是要問我在這裏作甚麼，並要告訴我，叫我走開。我的怒火到了不可遏止的時候。我把他拉到旁邊，問他是否懂英語。他說他懂得。

「那末你聽着，」我說。「我是一個美國人，我恨透你們對我們美國人的樣子。我是美國特務隊的一個隊員，我的任務是保護我們的總統。我所以在這裏，我在這裏要作的就是這事，我不讓你這混帳忘八蛋干涉我。」

「現在你給我滾開，不要再打攪我，不然我就把你粉身碎骨，決不留情！」我向他大發脾氣的時候，他的眼睛，睜得一會比一會大，他的八字鬚的翹起的兩尖也慢慢的垂下來。他一言未發，轉身離開我，走回他的位置，在全部舉行儀式的時間，他的眼睛始終沒有離開我。我不曉得他是否在猜測我是誰，或是否他害怕我去追尋他。他也穿着禮服，或許認為我重視穿禮服的人。我不。我曉得他是凡爾塞宮的監督。

恰在三點鐘以前，各代表進來就坐。三點，德國代表被帶進。德國代表只有兩個，彌勒與貝爾博士。彌勒身材高大，骨格粗硬，髮色淺淡，兩眼窪陷，神情慌促。貝爾博士瘦弱黝黑，短頸頸，大頭腦，頭髮翹得很短。兩個人的眼睛，都看着地下。他們戴着眼鏡，繫着黑色的領結。三點七分，他們被帶到屋中央那張桌子，並被告訴以簽字的地方。他們進來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起立；廳內的空氣完全是對他倆的憎恨與仇視。這很像他倆帶着手銬被帶進來，讓他們寫下他們的名字，然後再給他們帶上手銬。這很像，復仇心切的法國人看了雖然滿意，我却不大喜歡。

現在威爾遜總統站起來，走到桌子旁邊，其它美國代表在後邊跟隨。他們簽過字以後，勞

合喬治率領英國代表簽字。其次是法國，其次意國，再其次日本，最後是各小國。四點五分簽字完畢，儀式告成。

我們離開簽字的房間以後，克雷蒙梭興高彩烈，跨起威總統的胳膊，偕同勞合喬治與奧蘭多，在花園裏散步，裏邊集了人山人海的人羣。人民已經不能被擋住在後邊，他們擁擠在四巨頭的週圍。我極力掙扎，才能保持我的地位，站在威總統與慶賀他的人的當中，但是這局勢是危險且不舒適的。其它特務同我一樣掙扎，爲四巨頭開闢一條行走的道路。最後，我們把威總統護送到車上，返回了巴黎。

我們的行裝已備，準備回國，是晚赴了法國總統普因迦萊的宴會以後，便搭火車到布萊斯特。翌日下午二時，「華盛頓號」駛出海港，有四隻法國的驅逐艦護送。威總統站在艦橋上，脫了帽，同時軍樂隊奏美國的國歌。如此我們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告辭了法國，攜帶在凡爾塞簽字的和平條約，裏邊包括國際聯盟的盟約，返回國去。我們人人都希望并祈禱，當時且相信，我們在巴黎已經消滅了戰爭，和平的時代已經開始。

翌日，我們到了大洋，天朗氣清。威總統常常在甲板上散步，他面色蒼白而憔悴，顯出疲憊不堪的樣子；在我看來，從他在巴黎患病以後，就沒有恢復以往身心協調的狀態。

七月八日，我們望見前來迎接的二十二隻驅逐艦與四隻戰艦，以及載着各方面歡迎人員的各式各樣的游艇與拖船。我們赴歐洲的遠征就要終結了。

七月十日，我們回國兩天以後，威總統把和約提出於參議院，於是亂子開始。雙方的戰綫早已經拉開，威總統在巴黎所受談判與會議的苦惱又行重演。他的立場是，他與其它國家共同簽字的和約，他在道義上沒有權力更改其隻字。各參議員認定他們是廚師，已經給他們作出的飯菜，他們不肯吃，他們要自己動手，製作羹湯。

七月過去了，繼之以八月，華府的酷暑令人厭倦。往西部遊行講演的計劃時作時輟。格雷遜醫生與威夫人反對此項計劃，理由是威總統的健康不能勝此艱巨。但是威總統的態度很堅決。他認為沒有其它方法可以打敗各參議員。他是人民的代表，所以他要去到民間，請求他們堅持要國會接受他為他們所爭得的自由。

我們於九月三日晚離華府，我們的行程規定於九月二十九日到路易城。我計劃在那裏下車，回我的家鄉霍浦金城度我每年的例假。我的母親在病着，我急於想見着他。

我們最初幾天的經過很順利，歡迎威總統的羣衆很多，且極熱烈。威總統在西雅圖檢閱太平洋艦隊，然後沿着海岸南下，到舊金山與洛杉磯。由洛杉磯，我們的鄧佛。這時候威總統已經精疲力竭，然而仍鼓着勇氣參加民衆的歡迎會並作講演。

威總統所到過並且講演過的城市，他一經離開，他的政敵——黎德、波拉、約翰生諸參議員——便追縱而至，也作講演。他們對聽過威總統講演的人指明，說和約不是一個好和約，說十四條已經被曲解與竄改，說過重的賠款與成問題的疆界一定要引起糾紛，說國聯盟約要我們

派兵參加以後可能發生的任何戰亂，無論此項戰亂如何微小，與我們的利害如何毫無關係。聽他們反對威總統演說的羣衆越來越多，他們的反應也越來越熱烈。

威總統也曉得他們對他的批評大部份是對的。實在，他比任何人曉得的更清楚，因為那是他在巴黎失敗的一個尺度。他曉得他在巴黎受了騙，曉得他受了利用，曉得他被打倒，而使和平條件符合了法國「勢力均衡」的理論，滿足了法國要德國衰弱的欲望，並使一般人認為威爾遜的計劃是太理想。但是他有他的主要目標。在其它方面他雖然失敗了，然而他使國聯列入和約以內，在這一點上他却獲得了全勝。他曉得所有的問題不能在和會中一下解決。他的計劃是使國聯成爲一個永久存在的和會，隨時解決有關世界和平的問題。只要他能使和約被批准，國聯就可以慢慢解決一切未決的問題。

九月廿五日上午，威總統在鄧佛的禮堂講演。十一時，我們啓程往皮埃布魯。我們將近該城的時候，威總統坐在火車後邊的月台上，問下午的程序。福斯特的助手布拉芮告訴他，說程序規定先往美場去與一部份羣衆會面，然後再往禮堂講演。這程序好像使他很惱怒。

「那一個規定的這種胡鬧的程序？」他問。

布拉芮說，往美場的規定是包括在威總統自己在華府批准的計劃以內。威總統說沒有那回事。

「叫杜瑪爾泰來，」他說，「告訴他拿來原來的計劃。」

布拉芮去請杜瑪爾泰，杜氏拿來原來的計劃，果然包括往美場去的程序。計劃簽着威總統自己的名字。威總統怒不可遏。

「批准這樣一個計劃的笨伯，不該在白宮裏居住，」他說。

於是他轉向我，要我傳話給作先遣的霍爾維，說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他決不往美場去。

我們到皮埃布魯以後，歡迎委員會請求不要改變原來的計劃。約有一萬人已經在美場集合，若使他們失望恐怕要造成一個反影響。他們懇請威總統至少乘汽車環繞該場一週，向羣衆揮一揮手。很躊躇的，也許想起了追隨他的蹤跡的政敵，他同意了。我們回到該城，停在禮堂的時候，我在他旁邊隨他由汽車走到禮堂門口。門前只有一步台階。他跌倒在上邊，我把他拉住在。我用手扶持他，幾乎是把他抬上了講台。他未曾反對。過去他絕不肯接受我的扶持，即使是在我們在人羣中掙扎前進的時候。

他講演時，我緊站在他後邊，怕他隨時倒下。他的演詞的大部份是喃喃的講出來的：他吐出一些字句，好像以往向未講過那些字句。他常常作長時間的停頓。他好像講了前面忘了後面。以往他的情辭並茂的講演，這一次一點也沒有了蹤影。他的聲音很微弱，每講一句話好像要費他的全身的力量。一次他哭了。我們在五時離去，前往維其他。在晚間的涼爽中，火車停了，我被召去與他和威夫人去散步。格雷遜醫生認為在空曠地方活動一下可以對他有好處。我追隨他倆沿着一條多塵土的鄉間的路走去，到了一條小溪上面的一座木橋。在那裏他倆停下來，

注視着橋下的流水。於是他倆回轉來，威總統走得很慢，好像腳上帶了枷鎖。

回到火車上，我爬上我的臥鋪，一直睡到天亮。在甬道中我遇見布魯克斯。他告訴我，說在夜裏威總統患了好像是中風。他是在臥病不起的狀態。

「現在一切都完了，」這忠實的隨從憂愁的說。我趕快回到威總統的車內，發現威夫人，格雷遜海軍上將，與杜瑪爾泰正在開會。旅行決定中止。火車是要開到維其他，但是要停止在郊外。在那裏我們要與當地的委員會會面，說明當前的局勢。

一切都照這樣做了，並要霍爾維取消其它的約會。鐵路職員安排了馬上直達華府的行車。關着車窗，我們馳過該城，向東駛去。

我們大約可以於當晚或翌日清早到聖路易，但是現在我不預備在該地下車了，因為我必定要我隨往華府。晚間威夫人召我。

「史塔齡先生，」她說，「我不願因為總統的病就攔你去看看你的母親。我倆都願你照你的計劃在聖路易下車，我們也願你等你母親的病好了再回來。你下車以前，請你來看我們。我倆都有一點小禮物，請你帶給你的母親。」

我到威總統的車內，見他斜倚在一張臥榻上，披着一件睡衣。裏邊他還是穿着全付的服裝。他的左臉好像垂陷了一點，但是他面色太蒼白，又太疲勞，也許是我看錯了。他伸給我他的右手。我握了它，但是未敢用力，因為他當時的身體經受不起。

「我很對不起總統，」我說。「我要祈禱總統康復，我斷定總統不久就可以康復的。」他面上露出笑容，現在我看清楚只有他的右臉還可以運用自如。

「謝謝你，史塔齡，」他說。「請你爲我給你母親帶一點東西。」

他給她的禮物是一件美麗的披肩。威夫人加了兩大盒糖果。我講不出話。他們在他們自己的憂愁中，還顧念到我和我的母親，使我非常感激。我握了威夫人的手就下車了。

第八章 威爾遜的悲劇

我再見威總統，已是一九二〇年春天。和約與國聯已經被否決，威爾斯親王及比國國王與王后已經到了白宮又去了，藍辛與雷恩兩國務卿已經辭職，敵對的參議院也已經派遣浮爾與希遲考克兩參議員到白宮偵探，以斷定威總統精神失常的謠言是否屬實。

我記得兩位參議員到來的那一天。我很認識浮爾參議員，他好裝腔作勢，口中太甜密，外表太和氣，內心決不會真誠。他見了威總統下了電梯的時候，我問他他看見威總統的情形如何。「他的精神若有甚麼毛病，我願意得與他同樣的毛病，」他說。布魯克斯很高興的對我報告，說威總統對兩位參議員很恢諧滑稽。浮爾告訴他，說他們在爲他所禱，他便說，「要我死還是要我活？」

藍辛是由威總統要求辭職的，因爲他未經總統同意私自在他的辦公室召集內閣會議，違反

了習慣的法律。考爾伯接替了他。雷恩辭職是因為威總統拒絕批准他把政府油田租與私人公司的主張。也是在這期間，威總統否決了佛爾斯大德法案。由以後十年的歷史看來，僅只這兩個決策就可以證明威爾遜在這時候的判斷力並沒有虧損。

第一次中風以後不久，他又患了第二次中風，現在我們見他的時候，他的左半身受了很重的感染。他只能走幾步路，而且必須拿着手杖。若走遠一些的道路，他使用一把帶輪子的椅子，我們在四月一個溫暖的日子見他，他便是坐着這樣一把椅子。

五月間，馬戲團第一次到華府，我們與它交涉，要他經過白宮威總統所坐的地方。與他在一起的除威夫人以外，還有格雷遜的幼子高登，現在成了威總統的遊伴。高登要一個汽球，於是我去給他弄來一個。過幾分鐘，他把它弄破，我還得給他再弄一個。從此以後，我們同每一個在華府獻技的馬戲團交涉，要他們經過白宮，圍內的丑角及其它演員常常向威總統揮手，或在街上爲他要一些把戲。他與他的小朋友高登高興得不得了。

一部電影放映機在白宮裏裝置起來，這樣彌補了劇院的缺陷，他是很想在劇院去觀劇的。等他體力能支持的時候，他又去觀劇。

我們想盡種種方法給他舒適與安慰。他出去遊行的時候，我們就組織一隊人站在大門口，在他經過的時候歡呼。第一次這樣作的時候，他眼內含着淚。

「你瞧，」他對威夫人說，「他們仍舊愛我。」

但是無論他的精神還如何健全，可是因爲他所受的挫折及他所患的病，他的脾氣却壞得多了。他常常容易發怒，我們執行他的不合理的命令很感覺困難。在我搭車前進的時候，他不願讓任何車輛追過我們，而我們爲使他觀覽風景，車子又走得不快，通常是每小時走十五哩或二十哩。每次有汽車追過我們，他就命令特務車去追它，把司機帶回來審問——是數年前他對火藥局門口的門警的行爲的重演。

我們總告訴他，說那車子開得太快，追趕不上。於是他說他要當一個和平法官，就可以逮捕這樣的司機，予以審訊。我們告訴他，這有失總統的尊嚴。

這聽來好樣他專注意一些小事情，但是他雖然患着病，雖然受了挫折，他還是計劃要民主黨指定他爲第三屆候選人，他確曾派考爾伯到舊金山舉行的民主黨大會，要他把他的相片在適當的時機懸掛出來，好使各代表投他的票。攷爾伯執行了他的命令，但是這陰謀失敗了。等他被告訴這事情，他大發雷霆，痛罵不止。

攷克斯與羅斯福被選爲民主黨候選人。在芝加哥，哈丁與柯立芝被選爲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攷克斯與羅斯福來到華府，並拜訪威總統。他對他們詳細講國際聯盟的意義，及世界若想避免毀滅，國聯成功之絕對必要。兩個人都大受感動，兩個人也都未曾忘記他的話。我所以曉得，是因爲後來他倆這樣告訴我，而其中一位，羅斯福，也曾永遠把國聯的目的懸爲努力的目標。他倆承諾擁護國聯，他倆也確實那樣做了，但是他倆的競選却已經注定要失敗。共和黨正

利用美國一股反動的高潮，他們的成功是那樣容易，他們自己幾乎都不敢相信。他們所遇到的唯一的挫折，是有人說哈丁有黑人種的血統。威總統自己壓住了這個報告：他不肯讓它流傳。

狄克斯與維斯福前來拜會，及他倆向他所作的承諾，使他的精神與健康俱見增進。

我們整個夏季都留在華府，乘汽車遊行是我們唯一的消遣。因為他自己決定要忍受酷暑，所以他認為白宮內跟他的人應當與他一同受罪。他的脾氣越來越壞，是沒有問題的。當格萊遜說他想帶他的家人住新哲綏州住幾個禮拜時，他很不高興的說，「好。我想杜馬爾泰接着也要去。人人都要離開我了。」

格萊遜不是沒有理由去休假，因為威總統現在有其他專家照料。後來他的汽車壞了，需要重新裝修，他的反應亦復與此相同。威夫人要威總統使用我們的車，我們則乘另一部汽車追隨。但是當威總統聽說預先沒有同他商量而作了此項規定，他便靜靜的說他要換乘馬車。於是我們只得給他找了另一部敞蓬車，而我們則乘一部電力發動的車子追隨。

有人認為在這時期威夫人為威總統代作主張，這種人最好是想一想再講話。威爾遜是我所曉得的最有獨立見解，最不肯聽信他人的人。他崇拜威夫人，但是即使是最微末的一件事，她也不能使他改變他的主張。

誠然在威總統患病的時候，只有威夫人與格萊遜在他的左右，其它的人都不得近前。他倆蒙蔽了甚麼事情，却永是一個疑團。他們關心的是他的健康，嚴格說來，那是他們的第一個責

任。有人說，若是讓某幾個人去見他，可能使參議員與威總統謀得妥協。關於此事，據說郝斯上校給他的信未曾答覆。或許郝上校的信未曾得到答覆，因為到那時候威總統對郝上校的印象已經同威夫人與格雷遜醫生對他的印象一樣的壞。謀得妥協的話更是不值一顧。那是「殺死」和約與國聯的人企圖自行粉飾。他們所求的唯一的妥協是威總統的澈底失敗。他們達到目的了。

十一月，哈丁當選。威總統在白宮的時日既已確定結束，他好像忽然更愉快了。他現在既不能在促進國際聯盟一事上有所作為，於是轉而注意他自己與威夫人的私事。只有一次我看見他對於選舉的結果動了感情。那是在我把巴克的一封信報報告給他聽的時候。

「巴克先生想要你曉得，他仍舊與你站在一起，」我說，「他並且說，他仍舊願追隨你到你所要去的地方。」

他正坐在車中，於是趕快把頭轉過去，因為他的眼中已經噙着眼淚。他想要露出笑容，等他再轉回頭向着我的時候，他的眼淚已經咽下去了。

「告訴巴克我謝謝他，」他說，「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地方可去了。」

實在也好像沒有地方可去了，因為我們在城內四下爲他倆尋找一所合適的房屋。他們已經決定留在華府。華府是威夫人的家鄉，威總統也想利用國會圖書館作他的研究工作。他計劃要從事寫作。威夫人已經賣掉她在第二十街的房子，然而找一個適合他倆的需要，並有放置威總

統成千成萬冊的書籍的地方，却是不容易的。

他們最後定居於S街的一所房子，並把它買下了。這所房子的建築是爲單身男子居住的，添置了一些書架，放書的地方有了。一間車房必須建築，還要一條通達電梯與街道相平的進口。在作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天天乘車經過那裏，威總統就像一個剛結婚的新郎，急切想要回到私人生活，並重理他的研究與寫作的舊業。他卸脫了國家的責任，恢復平民生活的自由，好像獲得了新生力。但是他並未忘却他的夢想。一晚在劇院中，威夫人與我先他而走入包箱，以遮蔽他就坐以後，他堅持要我們扶他站起，以答謝聽衆對他的歡呼。

一九二一年三月四日是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新獲選的哈丁總統與哈夫人來到白宮，這時內閣閣員，隨員與政府各機關的來賓已經集合。參議院派洛克斯參議員爲新總統的護送人，譚南則代表衆議院。布魯克斯引威總統走下樓來，他和威夫人與哈丁夫婦相會於藍室。威總統那天決定要走路，並由前門走出來。他還沒有錯失，與哈丁同坐上一部車裏。威夫人與哈夫人繼之坐到第二部車裏，緊在特務車的後邊。往國會議事廳的路上，我有時候挨近夾道的羣衆，聽到如下的批評：「可憐的威爾遜總統呵！這不要使他氣死嗎？」「新總統的面貌倒像很健康。」

按照慣例，新舊接替的兩位總統是要一同走上國會議事廳的台階。威總統當然不能走。哈丁被告訴了此事，於是自己走上去。他下了汽車以後，車開到一個旁門，布魯克斯帶着威總統

的有輪的椅子在那裏等候。我們由一個電梯到威總統的房間。等他在他的桌後坐定了以後，交替的儀式便開始。他簽署了一些法案，向新總統道了賀，於是臉上記起了一陣紅暈。走進房來的是國聯最大的敵人，把威總統的夢打碎的洛治。他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他的責任是向威總統報告，說國會已經完成了他當前的業務，總統若沒有其它的吩咐，便準備休會。

威總統傾聽此項正式的報告。於是他簡單的說，「我沒有任何咨文；我謝謝你的客氣。再會。」

他未到參議院看副總統柯立芝宣誓就職。他的體力已經不能支持。聽到哈丁已經宣誓就職以後，我們便由進來的路綫離去。現在在車裏的是前任威爾遜總統與威夫人，格雷遜醫生，杜瑪爾泰，布魯克斯，和我。我們很快驅車到S街的住所。那裏有一些旁觀者正在等候，還有威小姐與波茵小姐。我們扶威爾遜先生下了車，走入與街道相平的門口。我們把他扶入有輪的椅子，把椅子推入電梯。於是我們向他告辭。他道謝我們對他的服侍及我們對他的忠誠。

轉過身來我遇見威夫人。她握了我的手，並謝了我。威小姐與博溫斯小姐都睜着眼睛，吻了我。我回到汽車，於是司機羅貝和我驅車回到國會議事廳，給另一個總統服務，如果我們需要我們的話。在那一刻，我們不管他需要或不需要我們。我們的心是遺留在我們的後邊，在那裏我們辭別了一個偉大的男人和一個偉大的女人。

第九章 哈丁的蜜月

我們回到國會議事廳的時候，新總統正在作他的就職演說。羅貝把車子停在一排車的首位，準備新總統乘坐，我進了特務車，檢查了返回白宮的遊行路綫。我於是回到國會議事廳廣場，參加遊行行列，那時正準備出發。羣衆向哈丁歡呼，猶如他們向威爾遜歡呼——後來我發現，猶如他們向任一位總統歡呼。

白宮內擠滿了一些政客，共和黨的參議員與衆議員，尋找工作的人，新總統夫婦的朋友，以及華府官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下午是在白宮前面一個檢閱台度過去，檢閱遊行的羣衆。領導一隊人的是一位黑種人的鼓手，穿着鑲着金邊的白色的制服，戴着一頂花花綠綠的軍盔。他踢他的腳幾乎到他的頭上，敲鼓敲得非常之嫻熟。哈總統注意到他，派我把他叫回來，使他再在檢閱台前表演。這是我爲哈丁所作的第一件事情，這時我還沒有會過他。

翌晨，他正式召見我。他面貌漂亮，態度友好而懇摯，眼神和藹而富有同情。他的嘴唇弛弱，我也注意到他的「胃凸起」——他的腹部上漲，迫擠他的胸骨。過了幾天，我才會見哈夫人，比她丈夫大八歲。她的外表整飭，服裝講究，在衆人面前很矜持。她的嘴唇堅決有力，但是她的眼睛缺乏決斷。她的眼睛表現出有野心，要上進，但是有一種陰翳，惶惑的神色，而沒有表現頭腦清晰的那一種明亮的晶瑩。同她的丈夫一樣，她好像健康，但是不久我們就聽人家

說，她只有一個腎。哈總統稱她爲「公爵夫人」，並如對他的朋友對她，很禮貌很客氣。

隨哈總統到白宮來的人是他的祕書克立斯乾；哈夫人的醫生騷野；海軍部給哈總統指派的醫生布恩。克立斯乾是哈總統的一位終身的朋友，也是他的瑪立茵故鄉的一個鄰居。他是一個和善而可親近的人，對我們熟悉我們的新老闆的習慣與癖好很幫了我們的忙。我問他哈總統做甚麼運動，喜歡甚麼遊戲。

「他愛打高爾夫球，」克立斯乾說，「他若打得分數多些，便高興得要死。他或許喜歡騎馬；我不曉得。任何遊戲，只要不粗野或使人不感覺痛苦，他便喜歡。」

「比如說，他憎惡賽拳與打獵。他不願意給任何人或任何物以痛苦。」

「一天，我同他坐在他的前門口，我看見一些螞蟻在門柱上爬。我摺起我的報紙掃去螞蟻。他抗議。『你爲甚麼殺死那些無害的昆蟲？』他問。『它們傷害過你嗎？』」

這是我第一次曉得哈總統的性格，他不相信任何人性惡，或在求助的背後有任何的自私。對新聞記者俱樂部的人說，「幸而我不是一個婦女。我若是一個婦女，就會終年懷着孕。我不能說一個『不』字。」

關於哈丁任內的政績，人們已經作了多量的批評與指責，以致哈丁這一個名字幾乎成了政治上貪污的代表。現在過了二十餘年，我們回頭看那時的情形，容易看出實情。哈丁是被他的朋友們所損害了，恰如威爾遜是被他的敵人們所損害了。但是最主要的一點，是他根本不應當

當美國的總統。

他本來不想當總統的。他當瑪立茵「明星報」的主筆與出版者，生活很快樂。他的朋友陶特——據說他第一次看見哈丁便說，「他當一個總統多適當哪！」——給他活動了一個參議員的位置。這已經是出乎他的望外，但是他覺得當參議員還好玩，也頗能善盡他的職務（這實在也有點是過獎）。第一次提到要他候選總統的時候，他退避三舍，辭不敢當。但是陶特意思很堅決，哈夫人更推波助瀾，因為她向來是催促她的丈夫要他上進的。陶特研究了在芝加哥所開的共和黨代表大會，斷定哈丁可以被選為總統候選人。他看對了。共和黨的兩位領袖相持不下，以外任一個雙方妥協的候選人都有缺陷——除掉哈丁。他被指定候選了，他當選總統了，於是他就任總統了：「歐海歐幫」便人山人海的前來華府，收穫他們的同鄉當選的贖品。陶特被指定負責論功行賞，但是有不少人直接會到哈總統，他們即使未能滿足他們的慾望，也各自都有所收穫。這同威爾遜的作風是完全相反了。

看情形白宮特務隊也要為此項分贓所波及。哈總統就職不久以後，杜瑪爾泰找到我，說他得到確實的消息，哈丁夫婦要要求調換我。有人報告他倆，說我是一個南方人，是一個民主黨人，說我好管閒事。

「我有可以請託的朋友，他們可以為你關說，」杜瑪爾泰說。

我請他不要。我為威爾遜夫婦的命運很惆悵，我又非常想家，所以決定回家與我的母親度

日。我歡迎他們把我撤職。

幾天以後，我的另一個朋友又爲這事來看我，我謝了他的盛意，但是說我已經決定回家。不久以後，我遇到我的同鄉，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委員賀特。他說他很高興在白宮中有他的一個朋友，於是我告訴他我不想再在那裏幹了。他問我爲甚麼，我就把我聽到的話告訴他。

「不要理會！」他說。「我保證你，哈丁當一天總統，你可以在白宮幹一天。」

我不相信他，我也毫不在乎，但是過了幾天，他的預言竟證實了。哈夫人召我到西起坐間。

「史塔齡先生。」她說，「我得向你道歉。我們剛到華府的時候，聽到關於你的報告，後來證明完全不確實。爲這事我很抱歉，現在我想對你作一個請求。我想要你在我的丈夫當總統的期間始終跟他，無論他往那裏不離他的左右。我曉得有你他是安全的。」

幾個禮拜以前，她若是問我，我便會辭卸了。但是現在春天已經來到，我的憂鬱已經打破。我已經陪哈總統前往高爾夫球場，我也已經陪他第一次騎馬（他騎馬的姿勢不及威爾遜總統）。生活好像又好起來，可以過下去，即使是在華府。我謝了哈夫人的坦白與信任，說我要盡我力之所能履行她要我擔任的任務。

克立斯乾說哈總統「愛」打高爾夫球，可以說是言符其實。他打高爾夫球好像他的生命繫於球棒的每一擊。

他咀嚼多量的煙草，當時我懷疑他的消化不良或許是由於此。他也吸煙，但是我曾見他撕

開一枝紙烟，在他神經不安想要咀嚼的時候，把煙傾到口裏。由一般人對於咀嚼烟草習慣的意見看來，我不曉得哈丁總統怎麼會得到被女人歡迎的名譽。當然他不被女人歡迎，但是關於他的傳說簡直可以使登徒子赧顏。

他除掉漂亮以外，沒有具備被女人歡迎的任一個條件。他喜歡同男子在一起：他愛好打高爾夫球與撲克牌，並圍坐起來講故事與賭輸贏。他咀嚼烟草，對人和善，容易相處，也不表示自己已有文化或藝術的修養。

他當了總統不久，一位接近他的人來找我，要我爲他與紐約某一位未指名的青年女子通訊作媒介。我謝却了，說那不是我的職務，而是必須總統親自處理的一件私事。後來我聽說，特務隊中另一個隊員接受了這個差事，一次帶那位青年女子到白宮與哈總統匆匆一晤。這位青年女子我想是布琳婷，她後來寫了「總統的女兒」一書，在書裏她講述了這事的原委，並承認是她向哈總統求愛。這事至少是可能的——凡是認識哈丁的都相信他不會追求她。但是他既有兩個不能——不能說「不」，不能傷害任何活東西——則他的德行的藩籬大概不是不可以逾越的。究竟他也是一個人。但是這是人民所不能饒恕一個總統的唯一的一件事情，雖然他們常常因爲他作過這樣的事情而把他抬到總統的地位。

布琳婷事件，若會發生的話（我是不敢斷定它曾經發生的），也是在哈丁當參議員的時候開始，到他進白宮以前便終止了。從他被選那一天起，到他逝世那一刻止，他向未曾離開我們

的耳目。他的行爲是我可以發誓證明的。他除掉對一個高爾夫球輕輕的咒罵，並同他的朋友打撲克以外，沒有作過其它的壞事情。他是我所認識的最慈祥 and 善的人。但是他太懦弱，他也太相信人。所以哈丁只有一個悲劇，就是他根本不應當總統。

對此負責的是陶特，他後來任哈丁的檢察長。陶特原來是一個公司的顧問律師，對於國家的政治忽然發生了興趣。他渴想抬出一個總統，從他遇見哈丁那一天起，他覺得獲得其人了。他想把他安放在白宮，猶如運動競賽的老闆想使他手下的運動員獲得錦標。他成功了，但是從那以後，他就像一個小男孩要求一個小女孩接吻。等她說可以，他倒不知所措了。「現在她答應了我，我怎樣辦呢？」他問。

陶特在且街租了麥克廉的一所房子，麥氏是華盛頓「郵報」的年青的發行人。麥氏的父親是陶特與哈丁的老朋友。陶特用這所房子做住宅，並在一樓設了一個辦公室，爲接待前來會他求官的人。求官的人來得很多，應接不暇，並引起物議，於是陶特放棄了這所房子，搬到花園旅館。在他住在且街的房子時候，哈總統與哈夫人幾次到那裏同他晚宴。我提這件事，只是爲分辯且街的房子與「K街之小綠房」；哈總統向來未曾到過這房子的。

這後一個房子，就我所知道的，是一些鑽營請託的人租設的，常去的人也是一幫無聊的政客。關於這所房子當時傳說着種種的故事，其中一個，是一個女人在那裏被殺了，殺死的情形是另一個女人用一個香檳瓶子的碎片割斷了她的喉嚨。這一個案子，華府的警察廳既沒有紀

券，又未予以偵查，證明它全屬子虛。你殺了人不會沒有事，即使是在華府。

確實到過區街這所房子去的是史密斯，是陶特的親信隨從，這個人頭腦簡單，待人和氣，有哈丁的短處而沒有他的長處。陶特認識他已經很久，因為陶夫人有病，所以他接受了他給他的狗一般的忠誠，使他成了他的伴侶。在華府，史密斯照料陶特的家務，並招呼他個人的事情。哈丁政府在華府所打成的朋友圈，他是不關重要的一環。其它的朋友是浮爾參議員，彌勒上校，哈丁任他為外國財產管理處長，以及福伯斯。比較起來，重要的一環是騷野醫生，是一個有謀略有幹才的人。他所以能在華府存在，是因為他熟悉哈夫人的病況。她的卑腎每次痛起來便痛得要死，這位醫生能使她度過危機，所以不可須臾離開。哈總統任他為准將，這位醫生喜歡外表，常常戴起將官的服飾，騎在馬上，像煞有介事。出乎哈丁意料之外，他發現他是一個能幹而可重視的顧問。

另外重要的一環是哈丁的秘書克立斯乾。所以任用他完全是友誼的關係，因為哈總統這位故鄉的老鄰居是一個民主黨人。他為哈總統應接賓客，排除困難，手法很高妙，進退很得體，對哈總統的幫助是很大的。若按當秘書說，可以說沒有比他再好的了。

哈丁任命他的內閣，却是一秉至公，量才為用。他所得到的都是最賢良的人才，其中兩位是在參議院中的老朋友，然而他倆的才能却是衆所週知的。浮爾參議員被任為內務部長，魏克斯參議員被任為陸軍部長，都能克盡厥職，深孚衆望。陶特接受了檢察長的位置，結果沒有

幹好。國務卿休士可以說最適此任，內閣其他的閣員在能力上也與他相伯仲；胡佛，商業部長；邁倫，財政部長；戴維斯，勞工部長；華萊士，農業部長；鄧伯，海軍部長；黑克，郵務部長。

哈丁樂於接受這些人的勸告，他非常向以下諸人請教：安德伍德參議員，凱洛格參議員，洛治參議員，道斯，及副總統柯立芝。

哈總統需要勸告，因為戰後的美國問題叢脞，亟待解決，一般人認為哈丁當政時期，是民安物阜，但是這是他執政後兩年的情形。在一九二一年，有實業問題，國債問題，信用問題，農業問題。戰時的賦稅尚未取消，政府的開支非常之大，生活的費用仍舊很高，工商業也陷於困難。我們尚未與我們的敵國媾和，因為我們拒絕了威爾遜的和約，而且我們不曉得怎樣應付世界各國。當新總統召集國會開會的時候，有多量的工作待作，過了一年半國會才能休會。

哈總統工作勤苦。他遊玩也很當真。他無論作任何事情都是悉力以赴。禮拜日以外他打高爾夫球。禮拜日上午他騎馬，我的任務是隨他早些回到白宮，同哈夫人往浸禮會去作禮拜。他不大喜歡作禮拜，但是他的太太堅持要他作一個榜樣。一早，他對我說，「史塔齡，我們走那條路吧。」我說，「我們若走那條路，就趕不上做禮拜了。」他說，「我曉得了——你的記憶真好！」

晚上他若不打撲克或赴宴，便喜歡去觀劇。我與他坐在包廂裏，不禁把他的儀容與威總統

的儀容比較。在演「瑪麗」一劇的休息時間，我看見他把他的劇目單捲起放在口上，向觀衆中他的一個老朋友招呼。「嘿，約翰，」他壓低了聲音說，「你喜歡那些姑娘們嗎？」

別方面，他交好富人，爲威爾遜所不爲。他常常去拜訪城內與鄉下有錢的朋友。

上述是哈丁任內的一蜜月時期，當年冬季的社交活動，也很充實。哈丁招待與宴會賓客，規模總是很大的，若想被邀參加也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人人都說新總統很平民化，他們都預料他至少可以在白宮住八年。他在以堅決手段解決使全國陷於不安的鐵路罷工問題，而他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華府所召集的裁軍會議，結果也很成功。哈丁的前途樂觀。

有人認爲哈丁政府太縱情於酒色，我想是因爲美國國民當時是處在這樣的狀態。「吼叫的二十年代」開始在縱情極慾，人民在打破制慾的藩籬，而白宮也加入了這個洪流——在那裏每有宴會必美酒羅列，盡醉方休，雖然就我所知，哈總統是一個每次僅喝一杯的人。當時婦女都時興短髮短裙。在裁軍會議結束各協定簽字的時候，我寫道：

我們的裁軍會議圓滿閉幕。這次與凡爾塞和約簽字的情形大不相同。這次會議，各國代表都表現出好感與互相信任。凡爾塞會議是在緊張的局勢之中舉行的，大家的感覺是判決戰敗國的罪。

我真希望各國下定決心，不要再爆發另一次戰爭。請看我們現在的情形。美國的負擔很重，人民都不滿意。英法兩國在鬧别扭，都担负着沉重的戰債，勞工也鬧着罷工。德國是被打倒

了，但是在很快的復興起來。俄國在跑到前面。它在訓練大量的軍隊，而成千成萬的窮人則在餓得要死。

第十章 幻滅

一月末，華府大風雪。在一個禮拜五的晚上開始下雪，到午夜雪積有十吋。哈總統與哈夫人在黑爾參議員家裏吃晚飯，到十二點半才離開。汽車很費力才到達白宮，我坐了街車回家，但是翌晨我必須走路去上班。禮拜六整日及晚上都在落雪，到禮拜日早晨，雪已降了二呎深。禮拜六早晨就停開的街車，到禮拜一晚上才恢復，還是在少數幾條街。禮拜六晚九時左右，尼可包克劇院的屋頂被雪壓塌，死了一百多人，傷了二百多。我早先向她求婚的一個女人同她的丈夫在那裏，結婚不到五月。她受了傷逃出來了，而他則壓死在裏邊。全城都憂傷震悼，白宮也停止社交一週。

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季。三月我們往福洛里達去。我們回到白宮的時候，春天已經來到。不久哈總統就出去在後院練習打高爾夫球。他鋪一塊舊地毯在地上，把十幾個球都由上邊打到南邊的地上。他的愛犬波義把球給他啣回來。

在冬天不斷談到夏天到阿拉斯加去旅行，但是時日遷延，國會沒有把它的工作做完的跡象，往阿拉斯加旅行的計劃就逐漸的消失了。以外還有鐵路罷工問題尚未解決。哈總統不得不自

行隱忍，在華府再過一個夏天。到了春天，有人送給他一部汽車，他想起要坐這部汽車往他的家鄉瑪立茵，由他自己駕駛。他甚至想在熱天駕汽車走來走去，只為破除暑期的岑寂。

我們一再勸他放棄這妙想天開的計劃，他才決定乘白宮常備的汽車往瑪立茵。這由我們的觀點看來也是很不妥當的。在一九二二年，汽車是不大可靠的。輪胎常常破裂，輪軸容易摧折，馬達也常常發生故障。

通衢大路鋪修得還好，但是急彎及陡坡都還存在。道路窄狹，橋樑不固。在雨溼的天氣，大多數的道路是容易發生事故的。

我選擇了最安全的一條道路，並祈禱天氣晴和。僥天之倖，路上沒有發生事故。在瑪立茵，關於接待總統的布置是未費周折的。人人都對於這高陞了的朋友傲然自得，都願意盡其所能使他的回家感到愉快與舒適。

哈總統在他的故鄉所住的短短幾天，我想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幾天。當時他正在全國眾望的頂點，他的鄉黨對他的熱烈歡迎正是全國人對他的印象的一個反映。像他這樣一個汎愛衆且要衆人愛他的人是別無他求了。這正是他趾高氣揚的時候。

在聖誕節前後，我們由高爾夫球場回來的路上，停在一位雪維爾先生的家裏，威爾遜在S街的寓所正是對門。我為保持溫暖正在人行道上來回散步，忽然一個人走近來，說，「你不是史塔齡先生嗎？」我認出是艾克遜醫生，是第一位威爾遜夫人的弟弟。

「我想是你，」他說。「威爾遜先生與夫人在那邊的車裏，他們要我過來問你是否可以過去同他們講話。」

我同他走過街去，同我的老雇主握手。夫婦倆面容都很好，威爾遜稱我爲上校（這時哈總統已予史塔齡以上校銜）的時候，威夫人格格的笑出聲來。

「唔，」她說，「我忘掉稱你上校。你現在是一個有榮銜的人物了。」

現在威爾遜的面貌是自由自在，毫無憂慮的樣子，我看了以後，心中低徊了多日，因爲我看見哈丁總統滿帶愁容，勞頓不堪，正像過去威總統的像貌。現在輪到哈丁勞思焦慮了。

一天，布魯克斯把我拉到一邊，說：

「上校，我們的老闆要有甚麼事故了。」

「怎麼回事？」我說，

「他夜裏不能睡覺。他不能躺下。他必須用枕頭支靠起來，那樣坐一整夜。他若是躺下，便不能呼吸。」

「我想是他的「胃突出」的毛病。無怪他在球場上那麼容易疲累。」

我們形影不離開他，他并不惱恨；只是事情不得不如此，他未免遺憾而已。一天，他在白宮接見賓客，滯留太久，在往球場以前沒有時間吃他慣常吃的夾肉麵包，并喝他通常喝的一杯牛奶。等我們到了球場，他要我往俱樂部去取一瓶礦水及一些麵包和奶餅。他想在他去參加打

球以前可以有時間把點心吃完，但是他剛把麵包咬了一口，就有人來催他前往球場，說因為他就攔了其他人打球。他趕快出來，一手拿着麵包，一手提着水瓶。我們走到球場邊上，他忽然躲在一顆樹後。

「上校，」他說，「當着那些人吃我的午餐，恐怕有失我的身分。我們在這裏站一下，等我吃完。」

「上校，可恨，這就是當總統的麻煩。你不能為所欲為，也不能隨心所欲。你得顧及你的身分。」

我們在佛格里達的時候，浮爾部長辭了職。無人對此有所揣測。浮爾要出國去，當一個煤油公司分公司的經理，必須辭掉他的官職。當時哈丁政府沒有露出腐敗的破綻。國會開會的情形良好，我們計劃已久於夏季往阿拉斯加去的旅行，也決定實行了。我已經在準備行程。

但是，在私下人們對於哈丁政府的謠言已經開始流行。退伍軍人管理局局長福勃斯已經被牽連，哈總統曉得此事，騷野醫生曾經警告他，經過考查以後，證明傳說不誤。福勃斯本來是一個有高行的君子，唯用人錯於失察；他在檀香山認識了哈丁夫婦，成了他們的親信。哈總統不願見他受侮辱，被檢舉，於是派他出國公幹，要他出了國門以後，即行辭職。他的辭職書於二月十五日接到，三月二日參議院便開始檢查退伍軍人管理局。三月十四日該局的法律顧問克萊謨自殺。哈總統一行人在佛洛里達接獲這個消息，甚為震驚。但是現在一切都尚未證實，福

勃斯還未證明有罪。不過事端愈出愈多，前途頗爲黯淡。

一天，哈總統正在球場打球，忽然我認識的一位退役軍官把我拉到旁邊。不久以前，我曾幫過他的忙，現在他說他想要報答我。

「我有我的一個朋友由西部寄給我的一封信，」他說。「我想請你讀一下。信內或有你可以轉達給你老闆的事情。你若認爲你要那樣做，我可以把信給你。」

我讀了信。信內告訴我的朋友，說關於海軍油田租讓一事正在醞釀一種謠言，該項謠言可能到達哈總統，并牽涉他的整個的政府。寫信的人是在通知我的朋友，要他看一看是否有與此案有關的朋友，千萬不要受到連累。

「我願意帶去這封信，」我說，「我不曉得是否應當拿給哈總統看。我可以帶去嗎？」

「你可以隨意處置，」我的朋友說。

在打球的時間，我完全追隨在哈總統後邊，心裏辯論怎樣做好。這封信不是捏造謠言或挑撥是非一類。信內所講的話像是確實可靠的消息。或許哈總統已經曉得了此事。他好像那樣疲乏而無精打彩。他若是不曉得，我爲甚麼增加他的麻煩呢？可是這事情可能還在一個可以補救的階段。

我們騎馬回到白宮的時候，我打定了主意。我等他走上樓去，進了他的房間，其他的人都已散去。於是我追上去敲門。他讓我進去。我進得房內，把信遞給他。

「也許我不應當這樣冒昧，」我說。「我的一個朋友給我這封信，要我自作決定，呈給你看，我決定把信給你。」

他讀了信，他的眼睛一行一行看信的時候，面色變得慘白。他讀完了的時候，頭垂氣喪，極像威爾遜總統在布萊斯特與郝斯上校談過話以後的情形。

「我喜歡你把信給了我，」他說。他的聲音平淡而無力。「這是我應當曉得的事情。」

「我決不告訴另外任何一個人，」我說。

他機械式的點一點頭。我走出來，把信留給他，心中懷疑我是救了他還是害了他。無論如何，我真願不是我把信交給了他。

第十一章 總統之死

哈總統往阿拉斯加去，雖然主要是為休假，却也帶一些公務的性質。在華府，三十五個政府機關，正在爭論全國資源的管理權：木料，礦產，與漁權，都被涉及。有人請求哈總統當機立斷，解決這一個糾紛，他答應在旅行回來以後辦理，因為在旅行期間他計劃去看爭論所涉及的地點。

新任郵務部長白朗預先出發，籌備總統在行經各地的活動程序。在我出發安排總統的行程諸事以前，哈總統召我到她面前。

「白朗把這一次旅行變成馬戲團的遊行表演了，」他說。「他規定在我們所停留的每一個地方，我要作八時至十時不斷的活動。這樣我得不到片刻的休息。」

「我請你前去，把活動日程減到最低限度。我一定支持你的規定。在這一次旅行中，我要儘量少作工作，我要靠你幫助我達到我的目的。」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表示在任何事情上對他自己的舒適的關心。他向來對他的工作和他的朋友是鞠躬盡瘁，不辭勞苦的。但是現在對於他的人都是好人的理論，又來了一個打擊。五月三十日陶特的伴侶及私人秘書史密斯自殺了，是在花園飯店陶特的房間用手槍自殺的。

在這事發生以前，陶特曾告訴哈總統，說史密斯顯然「學壞了」，是在同一一些壞人交往。哈總統赴阿拉斯加旅行的隨員人名單上，已經把史密斯的名字取消。他自殺以後的結果如何，沒有人曉得。這就看史密斯做了甚麼犯法的事。可能又引起對哈總統的物議。

這是現在哈總統所最害怕的事情。他本來不想當總統，但是他既已當了總統，便立定了一個志向。他曉得他不可能成爲一個偉大的總統，但是他希望可能成爲一個好總統。現在甚至連這一個希望也沒有了，如果福博斯和史密斯是犯了傳說中的罪過，而煤油受賄案也爆發了的話。

他的面貌又顯得憔悴。前一個禮拜日，哈夫人曾在浸禮會教堂把我叫到旁邊。我們到晚了，在等候開場祈禱完畢以後再就我們的座位。

「你不久就動身安排旅行的食宿嗎？」她問。

「在十二日，」我說。

「我想請你答應我一件事情，」她說。「無論我們停留在那裏，我想叫騷野與布溫兩位醫生住在鄰近總統的房間。若叫他們住在隔壁，我就更爲感激。無論如何請你告訴我，在每一個地方他們所住的房間的號數。我也帶了一位有經驗的護士。」

她瞪着眼睛看我。「你懂了嗎？」她問。

「完全懂了，」我說。

「你「確實」懂了嗎？」她說。

「我要你這樣做不是爲我自己，」——她的纏綿已久的病這時才好了一些——「而是爲華倫（哈總統的名字）。」

「我懂得了，」我說。「我願遵行你的指示」。

我這樣作了，哈夫人所帶的那位護士，我發現就是在白宮看護威爾遜總統的那位很能幹的小姐，心中頗爲安慰。

七月二十九日，我在洛杉磯，哈總統一行人在舊金山，住在皇宮飯店。午夜以後，我被舊金山來的長途電話驚醒。

「哈囉，上校，」史密曹斯說。「老闆病了。克理斯乾要同你講話。」

克理斯乾告訴我，說聽從醫生的勸告，哈總統已經決定不完成旅行的程序。

「請取消一切的安排，」他說。「但是也不要確定。我們可能再恢復。」

翌日下午我到了舊金山皇宮飯店，克理斯乾與穆蘭告訴我，說哈總統的病況轉好了。他患氣管枝炎，已經過了危險時期。

八月二日，哈夫人派人召我，我到她的房間。她說哈總統的病況確實好得多了，但是說她想要我做馬上返回華府的準備。

「請不要把你的計劃對克理斯乾講，」她說。「他不願放棄旅行的計劃，他對華倫又是這樣忠實。我也不願讓你告訴華倫。我曉得他願意見你一下。請進去，好不好？」

她帶我到哈總統的臥室。他正坐在床上，用很多枕頭支靠住。情形正同布魯克斯對我所講的一樣。

「好，上校來了，」他說。「你回來我很高興。我謝謝你在這次旅行爲我所作的完美的安排。你完全執行了我的命令。」

他的精神很好，雖然面色蒼白，體力衰弱。他講往阿拉斯加一次旅行的經歷，告訴我使他感覺興趣的事情。他的唯一的遺憾，是他的釣魚的運氣不好，沒有釣住一條魚。

「但是我要在洛杉磯釣一些，」他說。「我們要在那裏住十天，在深海裏釣魚。那是一個好地方，不是嗎？」

「好得很！」我說。「在那裏你想釣甚麼就可以釣住甚麼。」

「你去佈置，」他說。「一切我都讓你去安排。」

又過了幾分鐘，我告辭出來。哈夫人送我到門口。我決心貫徹我對他倆的忠誠。

當日下午七時半，我接到穆蘭的電話。

「史塔齡，」他說，「你的老闆——哈總統——死了。」

我聽到他在哭。他是一個好動感情的人。當他抑制住了他的感情，他說，「請趕快到旅館裏來料理一切。」

我乘汽車風馳電掣般跑到皇宮旅館，搭電梯上了哈總統一行人所住的八樓，看見穆蘭，舊金山的市長羅西與警察局長奧布里恩。

「史塔齡，」穆蘭說，「我請你主持清除旅館。」

我派警察把守每一個電梯，叫他們除奧局長允許的以外，不讓任何人在八樓停留。所有來賓應預先通知我。同史密魯斯，我開始籌備運靈火車前往華府。

同時我設法探聽哈總統彌留的經過。哈總統原來表面很好。哈夫人在讀東西給他聽。忽然她從屋內跑出，召喚醫生。他先身體僵直，繼而氣絕。等醫生到來，他已經故去。我問騷野醫生，他是否曉得致死的原因。

「腦溢血，」他說。

「其他醫生也同意嗎？」我問。

「是的，」他說。

但是我發現他們未曾簽署一份致死原因的證明書。現在雖然是午夜以後，我告訴史密曹斯邀請他們舉行這樣一個儀式。到來的除騷野，博溫兩位醫生以外，還有現任史丹福大學校長威爾伯醫生及舊金山一位心臟病專家古伯醫生。

四位醫生在鄰接哈總統臥室的一個前屋集合，簽字證明哈總統是由腦溢血致死。他們說明哈丁總統與威爾遜總統所患的病是一樣，不過哈總統的尤為劇烈，以致在大腦的基地溢血致死。

由翟爾維，史密曹斯，女護士，及隨哈總統旅行的合衆社記者歐萊，我得到一些哈總統彌留時的情形。哈夫人正在讀一篇「禮拜六晚郵報」上所刊載講他的文章。文章的題目是「靜觀一個靜人」。哈總統喜歡那篇文章。「那很好，」他說。「接着讀下去。」於是他僵直了，顫抖了，氣絕了。

哈夫人出來召喚醫生的時候，歐萊適逢在走廊。他曉得事情很不妙，於是跑下樓梯到一層樓，打電話給合衆社舊金山分社。他告訴他們準備出號外。

同時翟爾維與史密曹斯正在樓下餐廳用晚餐。他倆聽到消息，馬上到八樓。他們一進前屋，看見女護士站在哈總統臥室的門口。她向他倆點頭，無言之中說明哈總統已經故去。

門口開着。他們可以看見哈夫人坐在床邊，哽咽着，反復自言自語着，「華倫，華倫，華倫！」哈總統躺在枕上。沒有懷疑他是死去了。他的面部弛緩下來，他的表情是平靜的。

歐萊在走廊中走來走去，看見霍爾維與史密斯。在他倆未開口講話以前，他倆的面貌已經把新聞告訴了他。他又跑下樓梯，打電話給合衆社。這樣合衆社關於哈總統逝世的消息，比其它通訊社早發表了二十五分鐘。

哈總統於下午七時二十分逝世。二十四小時以後，在八月三日的晚上，運靈火車離去舊金山。我將永不能忘記那一次行程。全國人都憂傷悲戚，我們所經過的每一個城市都在哀悼中。我們的火車慢慢駛過時，人民站在鐵路的兩旁，唱着讚美詩。在三千哩的行程中，無處的人民不悼惜總統的亡故。

八月七日清晨，我們到了華府。那天晝夜，哈總統停靈在白宮。晚上哈夫人召我。

「上校，」她說，「我向你作一個最後的請求。過去我所求的，你都給我作了，我衷心的感謝你。」

「葬禮在瑪立茵家鄉舉行，在發矧的時候，我要你和霍爾維護靈到墓地——你倆各在靈柩的一邊。到墓穴的時候，請站在墓門口，各在一邊，停留到墓穴封閉。」

「華倫在生前喜愛你倆。他感激你倆的忠誠與義氣。我曉得我現在所作的這一個請求會使他高興。」

我答應她我們如她的請求行事。霍爾維和我這時都很忙碌，他忙於準備在國會議事廳所舉行的追悼儀式，我忙於籌備運靈到瑪立茵的火車。我倆都未想到參加送葬行列，我們也都沒有適當的衣服。當時我倆都沒有套黑色的衣服或一頂黑禮帽。商店已經關門，翌日清早也不會開門。我最後只得去找我的一位朋友，請他帶我到他的店舖臨時裝扮起來。

翌晨，靈柩被放置在靈車上，緩慢的向國會議事廳進發。我走本雪維尼亞廣路那一哩路向來未曾這樣緩慢，心中也向來未曾這樣痛楚。海軍陸戰隊的軍樂隊在奏着「前進，基督教的戰士」。在這音樂上邊，我聽到一陣尖高的聲音。成千成萬的學童在唱着「我的上帝接近了你」，靈車走近他們的時候，他們向街上投擲花朵，讓靈車在上面走過。

在國會議事廳的儀式是簡短的。天薄暮時，運靈專車離去聯合車站，開往瑪立茵。整夜裏，車頭一再緩慢下來，我們聽到人民的歌聲。到第二天下午，哈總統才最終到了家。他被抬往中心街他的父親的家裏。在那裏他的老朋友們去看他。他們默無一言。他們沒有哭。他們的感情太深了，非眼淚所能表達。沒有一個人他們的心裏佔過這樣一個地位，現在他們既已失掉他，他們不知所措了。

翌日，八月十日，葬禮舉行。一條綠色的地毯鋪在家宅的台階上。抬靈柩的人抬着用國旗蓋起來的棺材在上邊走過。行列在瑪立茵的街道曲折走過，經過哈總統生前所主持的明星報館，那時哈總統的生活很快樂，他的夫人爲他的助手，每天由那裏騎自行車出來。我覺得那是一

個他倆永不應該離開的地方。他倆離開這地方遠一步，就更接近今天的悲劇一步。

在墓場我們走到坟墓。它的鐵門已經打開。墓內堆積着鮮花。靈柩被放在墓門前一個棺架上，送葬的人站在旁邊。新任總統柯立芝站在十二年前任總統，現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塔虎脫的次位。

我們又聽到讚美的歌聲。一個人開始祈禱，另一個人哽咽，那是哈總統的父親。於是儀式完畢。靈柩由棺架抬下。一個號手吹號。哈夫人步入墳墓。一秒一秒的過去。柯總統，塔首席法官及其它人等候。

她出來。她沒有哭着。她的頭仰起，她的眼睛閃着過去我未曾見過的光明。她走開，其他人隨着她。

他們都走了以後，墓門關起來；霍爾維和我手裏仍拿着我們新置的黑禮帽，緩慢的跟在他們的後邊。

第十二章 小個子

霍爾維和我離去瑪立茵的墓地以後，我倆暫時成了自由人。我們對哈丁總統的責任已經終止，我們對柯立芝總統的責任尚未開始。特務除其他的人員在保護他。在回華府的路上，我們一身輕閒，到了華府以後，我進入我的房間，睡了整整十二個鐘頭。我是完全精疲力竭了，又

休息了一天才去報到。早晨六點前一刻，我往維納旅館，在三樓柯總統的房間外邊等候，我聽說他是一個早起的人。六點後一刻，房門開了，他走出來，穿戴的樣子是要去散步。他認出我，說：

「史塔齡上校，早上好，我早想要見你。我想叫你在我的任職期間留在這裏。」

我沒有躊躇答應了他。他是原籍沃爾蒙州山裏的一個獨立教會派的教友；我是原籍肯塔旗州山裏的一個長老會派的教友。這兩派人的差別雖然很多，他們的品格的基礎却是一樣的。這位個子小而體格堅實的柯總統，頭髮微紅，眼睛棕色而柔和，下巴堅決而有力，我一看便曉得他的性格。他是誠實，勇敢，信教而囂強。同這樣一個人，我可以相處。

「我留在你這裏，是很喜歡的，」我說。「我能服侍你，是我的榮耀。」

他沒有回答，一直走到樓梯。我跟着他。我們下了三道樓梯，出去到F街，走向華盛頓旅館。幾位攝影記者已經熟悉了這位新任總統的習慣，正在等候。他讓他們照了像，於是我們繼續前行。

翌晨，我們又在早飯前散步，於是我曉得以後天天是要如此了。當時我住在十三街，為趕到維納旅館，我必須在四點鐘起床。當我正在為難，無計可施時，柯總統一天作了一個建議。我們是在維納旅館前面。

「你應當搬到這裏來住，」他說。「這是一個好地方。」

我搬來了，在他兩屆任總統的期間，始終住在那裏，後來在我的房間與白宮之間還架了一條私人用的電話線。

哈丁夫人整理行囊預備搬出白宮的期間，柯氏夫婦仍住在維納旅館，一天，哈夫人召我，要我從她丈夫所搜集的高爾夫球選擇一付。

「你隨便拿一付去，」她說。「我曉得華倫想要送給你一付的。」

我把這一付球棒同威爾遜夫人從她丈夫所收藏的球棒中送給我的一付放在一起。我特別喜歡在休假回家的時候使用牠們，在一個美麗的球場上面打球，那球場我想是兩位總統都未曾用過的，打球時我的心境泰然自得，我想這也是兩位總統所未曾經驗過的。

在白宮我每早在外邊等候柯總統。他雖然一言不發，可是實行下來，他表示已經選擇我做他的散步的伴侶。清早若不是我值班，他就不出來散步。

他搬進白宮幾天以後，我們又像通常出發，正值一幫勞工在修路。那愛爾蘭籍的工頭，看見了我們，對站在旁邊的一位特務隊員說：

「我們的新總統是多漂亮呵！這樣高大，這樣挺直！同他在一起的小個子是誰呀？」
他被告訴，說那小個子就是柯總統。

「榮耀歸諸上帝！」他說。「那樣一個小個子的人可以當最高大的總統，這個國家真是一個好國家！」

從那時以後，特務隊的人員及白宮內全體的職員，就都稱柯立芝總統爲「小個子」。

我發現柯總統除掉散步以外，不作任何其它的運動。他不打高爾夫球，不騎馬，不釣魚，打獵，遊泳，或下棋。他沒有業餘的嗜好，甚至不集郵。以外，他走路的姿式是頭俯向前，兩手背在背後，兩肩聳起，胸部凹陷。後來我大着胆量告訴他，說他既是爲健康而散步，他應當改變他走路的姿式。

「走路的姿式，」我說，「應當是昂頭挺胸，讓兩臂擺動。要緊的是促進胸部血液的循環。」

他沒有理睬我的話，有一個禮拜仍繼續以往走路的姿式。於是一天他忽然把頭昂揚起來，兩臂前後擺動得很遠，我走路必須離開他三尺之遙。我未發一言。過了幾天，他的兩臂恢復正常的搖擺。他以後永不背着手走路了。

他喜歡到F街沿鋪購物。往那裏去，我們經過財政部。當時財政部前面的人行道，情形惡劣，道上的鋪石凸凹不平，在下雨天凹地方常常積了雨水。

一天，我看見一位青年太太的襪子被這些水凹裏的水溼了半截。我提請柯總統注意她，并說這裏的人行道實在該修理了。

「是的，」他說，「財政部應該想辦法。不然的話，我的部長，老麥倫恐怕一天在這裏走，心裏算着帳，要跌一交。」

他稱每一個人都帶一個「老」字，我是「老史塔齡上校」，福斯特是「老福斯特」，他的內閣閣員是「老麥倫」，「老鄧伯」等等。同樣，一切人都稱爲「我的」：「我的財政部長」，「我的海軍部長」，「我的特務人員」。屬於總統的一切物質的東西，他也稱爲「我的」：「我的汽車」，「我的房子」，「我的草地」，「我的花園」等等。

他這一種佔有的觀念，是他的態度中令我莫名其妙的一點。他對於當總統並不覺得特別值得驕傲；他憎恨一切形式的傲慢與虛榮。他的情形好像是一個小孩子想作皇帝的夢，忽然一舉而實現。這時他簡直不敢相信他自己，心中且喜且懼。

他非常喜歡開玩笑。在下午，我們有時由行政辦公室出發去散步。他若是高興，便按動一個電鈴，由此白宮內所有的人都曉得他要歸白宮了。於是，當那些警察，門房，與管電梯的人都匆匆忙忙準備的時候，我們就由西行政大路散步出去，讓他們白忙一陣。

他講笑話或說俏皮話的時候，永不帶出笑容。他執行他的職務非常能幹，行政辦公室的職員不久便輕閒起來。福斯特又可以恢復正常的的生活了。在哈丁任內，他忙得不可開交，因爲哈丁不善於處理文書一類的工作，而福斯特必須加班工作。

「這小個子同威爾遜一樣，善於處理公事，」他說。「他能夠提綱挈領，刪繁就簡。他決不越權包攬。他當總統一定可以勝任愉快。他總在慎思明辯，深謀遠慮。」

誠然，他不包攬別人的工作。一天，他的私人秘書克拉克來到辦公室，請示柯總統是否可

以批閱勞工部長戴維斯想讓他看的一束文卷。

「他想請示總統是否同意他的決議，」克拉克說。

「我不肯批閱，」柯總統說。「你告訴老戴維斯，我雇他是當勞工部長，他若不能勝任，我便另雇一位勞工部長了。」

一天晚上，我們在薄暮時候回來，我看見海軍部長鄧伯的辦公室點着燈。我說鄧伯是一個努力的工作者，常常在他的辦公室停留到深夜。

「他對於他的職務一定是勝任愉快，」我說。

「我以爲不然，」柯總統回答。「我不在夜裏工作。一個人若不能在白天作完他的工作，他便是不漂亮。」

數月以後，各報紙宣稱，說關於煤油受賄案鄧伯所犯的唯一罪過是他的蠢笨。

他認識人並判斷人的本領，向來使我驚異。一次，我說某人是吝嗇，柯總統馬上舉出那個入爲慈善事業所捐的巨額款項，并說他花錢爲一個青年人療病，且招呼他一家五口人的生活。

柯總統與威總統在很多事情上大不相同，然而他倆在根本上是相似的。對於他倆，人生主要是一個精神的經驗，但是這一點在威爾遜身上雖然顯然可見，而在柯立芝身上却不然。當我倆默無一言走着的時候，我永猜想不到他的心中是在於忙國家大事，抑是忙於日常瑣務。最後，我斷定大部份時間他是把他的憂愁煩惱遺留在下意識，而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天真爛漫，享樂

人生。一天早晨，我們經過一個百貨公司，他說，「你若是結了婚，不要讓你的太太在那裏買東西。我的太太到那裏邊去，花了我很多錢。」

柯總統深愛他的夫人。他當然是一個很重感情的人，也是一個很羞怯的人。他不泛交，但對少數人卻有深摯的感情，且不願把感情流露在外邊。年長月久，我漸漸發現他非常近人情，非常顧慮他人，於是我斷定他外表上的緘默與超然是一付自我保護的軀殼。

在夏天晚上，柯夫人不在的時候，我們一同坐在後門口，吸煙談天——他讓我吸他的大的黑色的雪茄，煙力幾乎把我打倒。常常在那時候，他詳細講他在普萊茅茨的童年時代，講他對他母親的深厚感情，講她的淡色頭髮的美貌，講她的愛好鮮花，講她的理解他，並講她幫助他解決他日常所遇到的問題。他好像記得他與她同住的每一天。她在他年青的時候死去，他懷念不忘，時常追憶過去，以致那些過去的事情，在他的印象中非常新鮮，就好像是他當前所經歷的事情。他與她神交，與她談話，把每一個問題向她請示。

「我恨不得能真正與她談話，」他在一天夜裏說。「我常常那樣希望。」

在他進入白宮以後不久，我第一次看見他發脾氣。我們正向S廣路急走，在傑克遜廣場他低聲憤憤的說：

「我不去。」

我未發一言。又走了一段路，他說：

「我不去，我也不讓我那位太太去。」

我想我應該理會他的話一下，於是我說，「你當然應當取決於你自己的判斷。」又走了一段路，他說：

「我住在維納旅館，作副總統的時候，他們不曉得我在城裏。現在我作了總統，他們把我拉到他們家裏，吃他們一次晚餐，向很多人誇耀：我不去！」

我現在記起那請帖了。那是當前華府的社交王后發來的。

「我不去，我也不讓我那位太太去，」他又說了一遍。
他到底沒有去。

第十三章 柯立芝時期

柯立芝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四日就任第二屆總統的典禮，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職演說，這是第一次用無線電廣播。在舉行典禮以前幾天，我同無線電工程師工作，裝置廣播的設備。無線電當時在萌芽時期，很多人還把它當作是玩意兒。

從那一年年初，行政方面的人事就迭有變動。柯總統的秘書於一月辭職，由桑得斯繼任。國務卿休士已經辭職，由凱洛格繼任。

柯總統的倔強的性格在那年又碰了一個釘子。在選舉以後不久，他往芝加哥去旅行。他不

肯乘鐵路局給他備的專車，因為糜費過巨。結果他搭乘普通的火車，在車上租了一間接待室。這樣他完全不能免去其他旅客的煩擾，因為車上太熱，接待室的門口又不能關上，於是車上所有的人都來門口經過，看一看總統的像貌。此後他再不這樣作了。

那年夏天，柯總統往斯萬斯格去消夏，因為那裡離他的家鄉普萊茅茨不遠。他的父親丁柯立芝上校身體不好，在我們到了斯萬斯格以後不久，剛因病施行割治。這老人現在是八十一歲，柯總統的醫生認為他不能久在人世了。在休假期間，我們往普萊茅茨去了幾次，這父子二人對坐談天。他倆彼此都有一點羞怯，但是父子二人的感情之深是顯然可見的。

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塔虎脫，常常來白宮拜訪柯總統。有時候他的使命是建議任命法院或司法院的人員；有時候我們推想是作一般的獻議。共和黨內一般保守的領袖認為塔虎脫應該與柯總統保持接觸，俾在必要的時候可以影響柯立芝。但是柯立芝所信任的還另外有人。一次他對我很鄭重其事的說，「我在白宮處得越久，我越相信，若相真正成功，我必須徵詢務實際的政客的意見。」所謂「務實際的政客」他所指的當然不是那些唯利是圖的政客——他瞧不起他們；他所指的是像克雷恩那樣眼光遠大，腳踏實地的人：克氏在柯立芝一步一步爬上政治舞台上會給了他很大的幫助。

我想勸柯總統除散步以外作一種其它的運動，但是我的努力還毫無成就。他的身體上的趨勢是趨向懶惰。一個最好的例證，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前任管出納的雷諾爾德，被選為華盛頓

銀行的副行長的時候。他來看柯總統，告訴他以他的好運氣，坐在行政辦公室一把椅子的邊緣上，而這小個子坐着的姿式則是把兩腳放到前面的書桌上，慢慢的噴吐着一枝雪茄。

「總統，」雷氏說，「你曉得我爲共和黨籌款不無勞績。當時我未要人賞識或感謝，現在我也不要。但是你若肯在我的銀行存款，却對我有很大的好處，也是我的一個光榮。你可以不作呢？」

柯總統繼續噴吐他的雪茄，一邊看着他的兩隻腳相碰相踏。最後，沉默了幾分鐘以後，他說：

「你不可以使我當一個名譽的存款者嗎？」

我多時以來的計劃是想引起他的釣魚或打獵的興趣。爲達到此目的，在我倆散步的時候，我關於戶外生活談了很多話。他好像認爲他曉得自然界的一切，認爲戶外生活是兒童的玩意，長大成人以後便不應當作那種玩耍。

他的父親現在病得很重。一月，由白宮到普萊茅茨他的家鄉架起了一條電話綫。柯總統的醫生告訴他，說他父親一旦垂危，即行通知他，使他能到彌留時回到家裏。

父子二人剛在去秋告別。柯總統與柯夫人都勸他父親前來華府，在那裏生活可以舒服，且可以同他們在一起。但是這老先生願意死在他自己的家裏，與他的鄉人故舊不分離。

柯總統每天同他在私用電話中談三四次話。他憂心如搗，害怕在彌留之前不能趕到家裏。

他自己也幾乎病了；他的食慾消退，消化不良。

老柯立芝於三月十八日逝世，柯總統終於沒有趕上與他父親在生前一晤。柯總統的父親去世以後，柯總統不再想回普萊茅茨消夏。他派我去找一個休假的合適地方，要我特別注意與柯夫人的健康有利的氣候。山裏邊的松樹林對於她最合適，於是我找到奧士古湖上山內深林中的一個山莊。

我們於七月到奧士古湖，我也馬上開始勸柯總統實行釣魚。費了很多唇舌與心機，我終於達到了我的目的。這小個子變成了一位最熱心的漁翁，在那裏無論晴天或下雨，我們天天去釣魚。

翌年消夏的地方，經過我勘察以後，我請柯總統批准在黑山。我倆散步的時候，討論這個問題。

「你可以天天釣魚，」我說。「夜裏可以睡得好，你可以騎馬到快城的行政辦公室，每星期三四次。你回到華府以後將要是一個新人。」

「我對我自己並不耽心，」他說。「使我耽心的是柯夫人的健康。我想她對華府的天氣與社交生活不能再忍受了。」

「我自己對華府的生活也十分厭倦了，」我說。「等你任滿以後，我要離開白宮特務隊，往西部去，在那裏釣同我的臂膀一樣長的魚，並捕雉雞。我想我要在黑山附近買一片牧場。我

喜歡那地方。」

「你不能跟我來嗎？」他問。「等我任期滿了以後，我們可以在國內作一次暢快的長途旅行，我們可以任意釣魚打獵，沒有人打攪我們。然後你可以隨我在一起。說不定我可以在一個地方找到一個工作。」

我對他的話的意義的反應來得很慢。最初我想到他的謙虛——一位前任的總統認為找一個工作會有什麼困難。繼而我感覺到他對我的感情是這樣真實，全身都為之溫暖起來。他已經把我當作他的朋友——為甚麼，我不曉得，除非是因為我倆都是愛母親的鄉下孩子——而且他想要在他離開白宮以後，讓那友誼繼續，要我永久同他在一起。

繼而我忽然想起，他在確定的說他不作第三屆競選了。我決定要問個明白。

「總統說那一天走，我就跟總統走，」我說。

「我們等不了好久了，」他說。

就我看來，這是一個自然而合理的決定。當總統的新奇已經過去，他的長公子的死亡已經使總統的職位沒有了光彩；當時國家沒有很大的危機需要他繼續領導。從現在以後，這職位僅是一個負擔，而沒有甚麼樂趣了。政務的繁重已經使他衰損，而「第一夫人」的責任，益以華府的天氣，使柯夫人的健康大為衰退。

他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一個很切實際的原因，但是幾個月以後我才發覺出來。

我自然沒有把我倆的談話告訴任何人。各報紙正在推測柯總統是否要三屆連任。柯總統的聲望正在最高峯，他既是由副總統接任總統，所以他再連任一次並不違反總統不得三次連任的慣例。

顯然柯總統任滿以後，要我與他同去的意思，沒有通知柯夫人。後來我發現，甚至他不三屆連任的決議也未與她討論。

等我把柯總統的話告訴她，她笑了，說，結婚這樣多年，她的丈夫還是自作主張，不與她商量而拿定了主意，她倒很喜歡。我問她對於他不再競選的意見，她說，「我對於柯先生的判斷深具信心，他若告訴我明早十時我會死，我也相信他的。」

八月二日，我與柯總統返回華府。那是他就任總統的四週年紀念日。在每早九時照例舉行的新聞記者招待會席上，他請各記者於午間回來聽取一個特別的宣布。同時他在一張紙條上寫着：「我不擬於一九二八年競選總統。」他把這紙條給他的秘書桑德士，要他製印數十條。新聞記者由他的書桌經過的時候，他交給每個記者一條。

到會記者都拿到了以後，才准他們走出房間。於是大家都爭先恐後，瘋狂似的搶着打電話。

這決議是在多時以前作的。我曉得這事。我也曉得他是言出於衷，即言即行的。沃爾蒙州的美國人若說「我不擬，」便是一個最堅決的表示。它的意思是，「我決不去作，雖萬人以為

不可。」對於新英格蘭的美國人，自主自決是他的最神聖的特權。那年秋天，一些共和黨的領袖來白宮勸他再度競選，他們領略了柯總統的這種性格。

第十四章 總統下台

柯總統在全國最孚人望，可是人民所崇拜的一切，他却都予以反對，這倒有點奇怪。他不大喜歡當時流行的事物，而且害怕它們所產生的結果。那年秋天，人民盛傳翌年六月共和黨大會要推舉商務部長胡佛為候選人。胡佛的一個擁護者稱他為「超人」。一天下午我們在街上散步的時候，柯總統於長時間沈默之後對我說：

「好，他們要選舉那位「超人」胡佛，我曉得他是要遇到麻煩的。他將必須耗費國家的金錢。但是他不肯花到可以挽救經濟危機的數目。

「然後民主黨將要上台，他們花錢將如流水。但是他們不曉得用錢的道理。於是他們想教我再回來，為他們節省金錢。但是我不肯再回來了。」

他用最倔強的態度講「不肯」二字，我曉得他是即言即行的。於是我也曉得他所以不再競選的實際原因了。他預料美國要有經濟災難。在以後幾年內，他的預言都不幸而中。他真是有先見的思想家。

胡佛那年夏天競選，來看柯總統。這小個子對這事很辛苦。他告訴桑德士，說他接見胡佛

一人。與胡佛同來的，包括他的祕書阿克遜，柯總統說不能讓他們進來。桑德士很着急，我也很着急。我倆都是阿克遜的朋友。

「我們還是請阿克遜進來，」我說。「我甯願對付這小個子，不願得罪阿克遜。」

柯總統看見我們違背了他的意思，面容很惱怒，態度很囂強。他同胡佛坐着，攝影記者在照像。他不肯與胡佛談話，胡佛是一個羞怯而敏感的人，感覺非常不安。最後攝影記者請柯總統對胡佛講話。

「讓他講吧，」小個子氣憤憤的說。「他要當總統了。」

這是一次異常不成功的會晤。

一九二九年一月，我們旅行返回華府。胡佛已於前年十一月獲選總統，再過幾個月，柯氏夫婦就要搬出白宮去了。我們約定，在柯總統出去住定邀我以前，我暫時留在特務隊。然後我們再相偕往西部海岸去作釣魚打獵的旅行。我同他一樣恨不得馬上就離開白宮。我在華府住了十五年，仍舊渴想回到那海闊天空的郊野，過戶外的生活。

在柯總統當政的最後幾個月，他應允給他作一幅畫像。畫家是格拉夫頓。他住在維納旅館，告訴我他的困難。他一再嘗試，想抓住柯總統的像貌，抓住他的人格，畫出他的神情。他完全失敗了。這小個子太難捉摸。他表現給這畫家的不是他的真面目。構成他的性格的那不可捉摸的東西，不肯顯出來。格拉夫頓很失望，很着急。他夜裏不能入睡。他認為柯總統的像是畫

不成了。他決定作最後一次嘗試，不成就算了。

畫像的地方是在二樓西北那一個房間。格拉夫頓作他的最後的努力的時侯，是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柯總統進來，走到放着他的椅子的那一個小台上。他望窗外看陽光，對格拉夫頓說：

「早上好。天可能下雨。」

格拉夫頓吃了一驚，灑了一罐松香油。他看見那油洒在鋪在地板上的美麗的地毯上，驚駭得不知所措。

「唔，總統，我大對不起！」他說。「請派人把地毯送到洗染店，由我付洗染費。」

柯總統看着他，兩眼閃着光亮。

「請不要爲這舊地毯煩惱，」他說。「我不久就搬出這裏去了。」

格拉夫頓目瞪口呆，然後放心下來，笑了。一言不發，他抓起他的畫筆，開始來畫。魔障被打破，問題解決了。格拉夫頓短時間內作完他的工作，畫得非常之好。他把這小個子畫得微妙微妙——半貓頭鷹，半小鬼。

我自己對他的估計恰正是如此：他的外貌聰明而莊嚴，可是他肚子裏裝滿了跳皮與笑樂。二者在他是完全混合而協調起來。一般人之嚴肅與幽默的兩方面是分開而各不相謀的。在柯立芝總統，這兩方面揉合混雜，不可分辨。在我看來，這是人類性格的一大進化，因爲我們應當用由幽默感所產生的寬容與理解看人生之嚴肅的方面，而我們的笑樂應當建立在我們對人生的

精神目的之理解上。

柯總統把政治當作是行政的工具，他的政治觀同傑佛遜是一樣（他自己雖然是共和黨人）：人類一方面完盡他的精神上的不朽之業，同時與他的同類謀求所以共存之道。所以他認為最好的政府像一只最好的錶，各部份都完美無瑕。在他的時代，政治上的趨勢是小政府依賴大政府，州與地方政府自動把權力讓給聯邦政府，有才能的人不肯服務於桑梓而想在全國出風頭！他對於這種趨勢非常不滿意。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他對國會的咨文說：

「國會的職責不是在地方政府，而是在全國政府。國會應當特別注意，不要侵犯各州的權利。地方自治是我們的一個最寶貴的財產。有地方自治才能有國家的安定，實力，自由與進步。地方政府容或有不完善的地方，然而聯邦政府沒有權力予以干涉。」

柯立芝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個偉大的總統。那只有讓歷史去裁決。在我看來，他是世界上最可珍貴的一樣東西：他是一個好人。他體諒他人，他聰明，他富於感情，他有智慧。他有時候好發脾氣；有時候我覺得還是離開他好。但是我發現他實實在在是一個令人讚仰且令人滿意的人；一個和平而悅人而忠誠的朋友。他的感情，猷如他的思想，是深沉而直率的。我喜歡他的為人；我愛他是一個好朋友。

一九二九年三月三日的華府，天色暗淡，一切都像無精打彩。

一天忙於籌備胡佛總統就職典禮，夜裏我不能入睡。我正在讀着一本書的時候，白宮來了

電話，是夜裏十一時。

「是上校？沒有睡覺嗎？」是柯總統在講話，聲調還是同平常一樣平穩。

「沒有，我躺在床上看書。」

「你在讀甚麼？」

「肯塔旗州史。」

「哼。我很喜歡你的欣賞書籍的能力增進了。你來自宮要多長時間？」

「十分或十五分。」

「好。請你就來。」

我把電話耳機放下，十五年的習慣使我一躍而起。五分鐘我穿好了衣服。十分鐘我到了街上，手足都有些不自在。

我進入白宮，上了二樓。柯總統的房間的門開着。他正坐在窗下一把直背的有扶手的椅子內，兩手放在膝上。

「請進，上校，我在等候你，」他說。他手指着他爲我在窗子的對面所放的椅子說，「請坐在那裏。我想談一談我們的計劃。」

我倆展開一幅美國的交通地圖，計劃我們作釣魚打獵的旅行路程。我倆越談越高興，不曉得柯夫人已經走進來。

「你們的計劃太好了，」她說。「答應我給我帶些東西回來。」
她謝却了我們請她參加討論的邀請。

「我過來只是爲道晚安，」她說。「我要去睡了，休息一下。明天要很忙的。」
她轉向我，微笑着。「你倆可以坐下去談，隨便到甚麼時候。」

忽然我領悟她是願意離去白宮的，柯總統也是一樣。然而我心中不免泛起一陣憂鬱之情。
我倆又繼續研究我們的旅行計劃，不知不覺的已經到早二時半。

他伸出他的手，用力握住我的手。我把我的左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你走，我很艱過，」我說，「但是我們的好日子是在未來。」

他未回答我，我也不要他回答。他對這樣的事情是不擅長的。

「再見，」我說。

「再見，上校，」他回答。

走到街上，我不自覺的想起威爾遜總統於一九一八年的一个冬夜由行政辦公室出來所講的幾句話：「天在下雪。交通要受阻礙，更多的人要沒有煤燒。要有更多的苦難呀！」

我設法打破我的憂鬱，快速的走回維納旅館。

第十五章 胡佛——經濟凋敝

我在白宮的期間，就任總統時的情況，要以胡佛爲最良好。在全國，經濟繁榮像春潮一般上漲。美國人人可以致富的理想就要成爲事實了。一九二九年三月四日，柯總統與當選而即要就任的胡總統走上國會議事廳的台階時，天上的陰雲並不是一個象徵。美國國民的和平，繁榮與滿足是空前的。街上的羣衆快樂而安閑。多數人認爲他們所享受的幸福是由柯總統給他們造成，所以在柯總統卸任離開華府時都來聯合車站歡呼給他送行。

我在開往諾桑波頓的火車上送別柯氏夫婦。我們的別離是愉快的；我們不久就可以重行聚會。我返回白宮不感覺任何興奮。從世界大戰以來，胡佛担任各種政府的職務，我就認識他。他當總統想來也不會有甚麼差異——一個羞怯，沉靜的人，他所作的一切都講究效率。白宮內當然要有一些變動，但是不會有甚麼重大的改變。一切恐怕是照舊進行，我仍舊無聲無臭的作我的特務。

我所未會預料到的一個改變，是設置了三個總統的祕書。以往歷任總統只有一個祕書，而這位祕書也常常無事可作。然而胡佛總統的祕書却很忙碌。他們把工作送給他們的老闆，三個人所拿的文卷既比一個人所拿的多得多，所以胡總統的文卷永是堆如山積，批不勝批。常常在週末我必須等候胡總統到拉必丹他的釣魚營。在我們即將動身以前，三位祕書必要進去與總統作最後一分鐘的會談。幾個鐘頭以後，胡總統就疲憊不堪的出來。他常常在我把帽子遞給他的時候，兩眼瞪着我，好像認不出我的樣子。然後他就搖一搖頭說，「呵，是的，史塔齡上校

。我們準備好去了嗎？」

三個祕書都是很可愛的人物，在理論上他們是各有職司的。會隨胡總統在商務部並創出一超人」一詞的阿克遜，是主持人事。阿氏是一個大個子，快活的人，六呎高而頭髮灰白。他早先是一個新聞記者。曾任衆議院議員的牛敦，照料立法一方面的事情。胡總統在政治上比威爾遜還外行，所以在他與參衆兩院的接觸上，牛敦對他有很大的幫助。里柴過去作過特務，在胡總統當選以前常爲他工作，照料私人一方面的事情。他的特務的訓練自然使他常常出頭露面，但是後來他的能力及他對胡總統的忠誠，使他大露頭角。後來波士頓一個新聞記者趙司齡接替了阿克遜。

胡佛總統個人是一個很能幹的人，當然他同歷任總統都一樣的忠心，一樣的誠實。我感覺，他的障礙是他當工程師時所養成的一些習慣，以及他把人類當作是一個抽象的單位，而不當作是性格大大不同的個人。比如他認爲一切的任務都可以由適當的計劃及專門家的監督而完成，而他可以服務并幫助美國人民，不必把他們當作能自力創造的個人。我認爲胡佛總統用一個祕書還要好些，這個人應當有了解人民的天才，可以當人民與總統之間的一個媒介，可以請總統往何處去發現人民的精神，因爲這是他需要理解的。

他演說的技術不高明。他的演詞是預備好的——他花費很多的時間在上邊——但是他在讀演詞的時候永不向上看，而且他拿演講稿與他的腰齊，所以他的頭低着，他的聲音不能由擴音

器傳出。爲改正這一個缺點，我設計了一個金屬的架子，上邊附着一個燈，爲放置演講的稿子。這架子安放得與他的眼睛平行，并恰在他右邊，如此，在他講演講稿的時候，他的頭可以高抬着，并偏斜一點，使聽衆可以看到一付很好的他的側面像，并使擴音器可以把他的聲音清晰的擴大出去。

七月二十四日，前任柯立芝總統回到華府，簽字凱洛格白里安和平公約。我往車站去迎接他，同着桑德士與阿克遜。看他一個人由火車上下來，沒有人保護，沒有人注意，很令人覺得希奇。他看來身體很健康，惟獨他的手腕上繫着綳帶。

「我釣魚受了傷，」他說。「現在差不多好了。」

我們到維納旅館，差不多整天我與他在一起。等只剩我們兩個人的時候，他告訴我他仍舊在尋找一個職業，但是他所遇到的每一個機會，都是他不能接受的，不是因爲那工作與政府有關，就是因爲他必須利用他曾任總統的招牌。

他最願意接受的是一個人壽保險公司經理的位置，但是他的一個朋友現在担任這一個職務，這小個子不願意把他排擠下去。過些時候，他的朋友就要退休了，那位置就可以由他接任。同時他正在忙着寫他的自傳。

我倆坐着談論往昔的事情，並作我們釣魚與打獵的計劃。這小個子對釣魚的興趣，比早先更大了。

又送他離去，不免悵惘，我頗不快意的返回我的職位，曉得那是極爲寂寞的。我喜歡我的新老闆，但是他的態度超然，不肯與人接近。在他就任不久的時候，他與我散了一次步。從那以後，胡夫人來了，我就跟在他倆的後面走。有人說他不高興特務的監視。或許他是的，因爲有時候我們必須拒絕他的要求，特別是他要在危險的路上把車開得更快一些的命令。在我看來，他把我們當作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障礙，等他曉得我們是爲他的福利設想，我們便處得很好了，雖然他常常衷心希望我們不跟隨着他。當英國首相麥唐訥來拜訪他的時候，他倆坐在拉必丹河岸，討論國際事情。麥唐訥幾次回過頭來看，看我倚靠在一顆樹上。也顯出很不安的樣子。

「那個人可以聽見我們的講話。」他對胡總統說。「你不可以叫他離開嗎？」

「他不肯離開，」胡總統面帶慘淡的神情說。

麥唐訥更注意了。「他是誰？」他問。

「他是一個特務，」胡總統說。「他們必須看着我。」

麥唐訥很感覺興趣，於是後來走過來與我談話，探問我們的工作的詳情。他好像認爲這是一個很好的制度，說英國的重要人物沒有這樣的保護。

一九二九年十月，美國的經濟大恐慌到來。不到一年以後，有四分之一的工廠工人失了業。自殺的人非常多。物價像墮落的流星一樣低落。薪給與工資大爲減削。薪給高的中年僱員被裁撤，代以薪給僅能糊口的青年人。街頭巷尾陡然添了很多的小販。

最初，沒有人理解這現象的性質。政府也曉得這是經濟上的一個大變態，但是不久就可以過去，人人又可以度安富尊榮的日子。

政府極力設法解決失業問題。在經濟凋敝初期所建議并實行的辦法，現在已經被忘記了，因為那些辦法沒有收到效果。胡佛總統解決失業問題的主張與他的繼任者不同。他說：「這不是我們聽任美國人民挨餓或受凍的問題。這完全是我們如何防止飢餓與寒冷的問題。」他的主張是頭痛醫頭，零星救濟，認為普遍救濟有損國民的尊嚴。他的理論是，人民若為金錢而工作，只要給他錢他就可以工作。關於人們購買力的低弱，他說等人民所有的東西用完了自然就會去購買。其空一定造成刮風，貿易之船就可以向前開行。他的辦法可能有效；我們永不會曉得的。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總統改選。藥方也改變了。

經濟凋敝對於特務隊的影響很大。我們須得加強警戒；通常使我們麻煩的事情更加多起來了。匿名信，恐嚇信，怪客，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全國的特務機關都忙於檢查給白宮寫信的人。寫給胡總統的信有的告訴他怎樣治國，有的想要一槍打死他，有的想要與他結婚——這些信都由每天白宮收到的信件中清理出來，移交給特務總部。寫信者若是簽了他的姓名，或那信是由一個小城中寄來，檢查起來比較容易。若是一封由大城市寄來的匿名信，這問題就比較複雜了。這些信都不讓它到達總統的手中，除非總統不願我們的勸告，偏要看一下。在這時候，他一定不免在他早晨收到的郵件中發現一兩封恐嚇信。恐嚇信通常是收到預期的效果的。大多

數此類的信件，爲神經反常的人所寫，而在大多數的情形，寫信的人并無意採取行動。但是我們是不敢斷定的，所以我們必須把每一封信認作是當真。

親自帶信來給總統的人，我們盡量予以招待。我們不願欲煩擾他們，或威嚇他們。我們設法取得他們的信任，一步不離的跟隨他們，最後把他們送交給他們的親戚或朋友或瘋人院。他們大多數對於和善而友好的待遇的反應是很好的。

一天，一位打扮得很標緻的小個子的老太太來了，坐在接待室，她的事情只肯告訴總統，不肯告訴任何人。她的聲音與笑貌很有教養；她是一位舊派的上流女人。我同她談了很長的時間。她是美國南部人，不久我們就發現彼此都認識而愛好的地方。

「你曉得，」她過了一會說，「除總統以外，我是不肯把我的祕密告訴任何人的，但是你這個人太好——你簡直是我的堂兄弟——所以我要把我的心腹話告訴你。情形是這樣：

「我與威爾斯親王（英國王儲）訂了婚。不久我倆就要結婚了。我想叫胡總統曉得這事，等白宮有宴會的時候，可以邀我參加。這樣我便可以被介紹給一般要人，等宣布結婚時，他便可以請我作上賓。

「他若不這樣做，英國政府即將不滿，可能使英美兩國國交發生破裂。」

「天哪，」我說。「這當然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我真後悔我昨天夜裏沒有睡得好。關於這件事情，我須要清楚的想一下。也許新鮮空氣可能有助於我。你我兩人

把這